

狗洞

新科状元鲜于信，坐着大轿往尚书府而去。刚喝过酒，靠在枕头上想打个瞌睡，尚书府派人来请，他只好即刻动身。尚书郦安道是他的恩师，这一科的主考官。

鲜于信醉意未消，坐在轿子里想：“郦安道老先生召见我做什么呢？呃，呃，是了，是了，定然看中了我这个新科状元。要招我做个乘龙快婿，哈哈……”

转过绿水红桥，到了朱门府第。鲜于信在尚书府大门前下了轿，就有门官出来迎接。见了门官，鲜于信倒有点尴尬，前天来尚书府拜见恩师，他一毛不拔，没给这门官送过一个钱的小包的。

“嘿嘿，门官，前天难为你了。”鲜于信搭讪说。

门官装做不懂：“有什么难为不难为的？”

“我的长班不晓得这里府上的规矩。若是晓得了，他禀报一声，这门包银子，我就办下了。他没有禀报，我也就没有带在身边，真个难为你了。”

门官说：“那就算了吧！”

“算是算不得的。等我……”鲜于信差点说出来：“等我做了你们尚书府的姑爷，”还好他警觉，连忙改口说：“等我，等我上任之后，一并有赏。”

门官冷笑一声：“赏？这个‘赏’字，我看你收回去吧。状元爷，我家老爷吩咐，到书房请坐。”

门官领鲜于信来到书房。这里窗明几净，挂的名画，摆的古瓷，书架上排满了经史子集。西窗外是个花园，绿蕉冉冉，翠竹森森。白粉墙边，一座假山好不玲珑。鲜于信点点头说：“到底是尚书府的气派！”

门官说：“状元爷请坐。老爷吩咐，有个帖儿请你过目。我与你烧茶去。”

见了帖儿，鲜于信喜不自禁：“真想不到，我状元爷一到，就请到书房里坐，又给我这么大一个红帖儿。帖儿帖儿……不用说，定是郦府小姐的庚帖了，待我拆开来看！”

这封套边上写着四个小字。鲜于信双手捧着念道：“‘亲手开……亲手开……’，咦，这第四个是个什么字？亲手开……折……，不对……啊，定是个‘拆’字。‘亲手开拆’。喏，这个‘拆’字，要是给那些草包来认，定要读成‘折’字，岂不成了笑柄。不要管它，待我亲手拆开来看。”

拆开封套，他又见到四个字：“呀，这第四个字好面熟，‘笃’……不象‘笃’字，‘恭维大……马’，不对，这‘马’字头上怎么还有个东西？恭呀，维呀，大大大……唉！真正该死！到底是什么字呢？呃，呃……‘驾’。嘻嘻，的的确确是个‘驾’字，‘恭维大驾’。”

他再往下看：“啊呀，写了些什么呀？”他用手指头点着，一“个字一个字往下念：“西狩，啊，表一道，渔阳平鼓，吹词一章……先世……啊呀，不象是小姐的庚帖，怎么有这许多累累赘赘的话在上面？我那长班——啊呀，长班又不在身边，要不问一问他就是了。怎么办呢？哦，有了，门官，门官——”

门官进来说：“状元爷，茶就有了。”

“门官，茶倒不消。我状元爷如今要用着你了。你可识得字么？”

庚帖是写着姓名、籍贯和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的帖子，旧时定婚，男女双方先要互换庚帖。

“倒识得几个。”

“什么，你也识字？好啊，你且把这帖儿上的字细细地念一遍给我状元爷听。”

门官忍不住笑了：“哈哈，天下哪有中了状元还不识字的？”

“状元老爷不识字，这成什么话！你这门官哪儿知道，连日来我状元爷被同年相邀，多饮了几杯酒，两只眼睛朦朦胧胧，糊里糊涂，看不清帖子上写些什么，所以叫你念给我听。你怎么挺起了大肚子，拉直了毛竹一般的喉咙乱叫，什么‘中了状元不识字’，倒象我状元爷没念过书，非要你门官给念不可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还不快念。”

门官接过帖儿念起来：“恭维大驾……”

“念也可以，不念也可以。”鲜于佶心里还得意呢：“这四个字我没认错。”

“不念也可以？那我就不念了。”

鲜于佶急忙说：“我说‘恭维大驾’是客套话，可以不念。念下面的！”

“念就念：‘西狩表一道，渔阳平鼓吹词一章，笈释先世水经序一首。’”

“还往下念啊！”

“不是念完了吗？”

门官是念完了。他听了实在不晓得讲的什么，装模作样说：“啊，念完了。是那个意思，哦，就是这个意思……”

门官憋不住了：“什么那个意思，这个意思！这是三道文章的题目。”

“题目。呸——我状元爷还不晓得是三道题目，要你来讲！”

门官说：“晓得就好。我家老爷身体不爽，请状元爷就这三道题目，代他做三篇文章。”

“啊呀，你家老爷是我的恩师，我是你家老爷的门生，情逾父子，我自当代劳。这三道题目何难之有？我状元爷一挥而就。容易之极，容易之极！”

哪来的这样一位不识字的状元爷？郦尚书为什么偏要他代做文章？其中中原委得交代清楚。原来这鲜于佶只好吃喝玩乐，哪有工夫读书。他花钱买通考官，把同学霍都梁的卷子换成了他的名字。主考郦安道不知底细，把他选作头名状元。前天众门生拜见恩师，郦安道听他谈吐粗俗，起了疑心，所以今天请他到府中，叫他做三篇文章作为复试，吩咐门官暗中看着他点儿。

门官说：“状元爷做文章，我来磨墨。”

鲜于佶想，让门官在一旁看着可不成，就说：“我状元爷做文章，岂容你站在边上，伸出五根萝卜般的指头，抓起一段臭墨，在砚台上叽咕叽咕，象推磨一样？要知道做文章最怕分心。你快走吧，不要打断了我状元爷的文思。”

门官只好出去了。鲜于佶一个人在书房里可急得要命，做文章这种把戏，他出了娘肚子从来没有干过。他叮嘱自己：“慌不得，慌不得，快静下心来，想个对策才好——对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”

“门官，进来。”

门官进来问：“状元爷的文思如何了？”

“这三道题目极其容易。我状元爷还有桩要紧事情，文章带回去做，今晚在灯下一挥而就，明天一早送来。来，长班，打轿……”

门官说：“我家老爷吩咐，文章要在这里做。”

“带回去做好送来，难道不是一样吗？”

“既然一样，就在这里做吧。实话相告：这篇文章是天雄关节度使贾大老爷请我家老爷做的，要得很急，你就快做吧。”

“做就做，何难之有？一挥而就。”

鲜于佶只会强嘴，哪里做得出什么文章？他东张西望，发现书桌上有砚无笔，就象得了救一般，大叫道：“门官，怎么连笔也没有一支？倒要我状元爷做文章，真是笑话！我家里倒有好笔，待我回去取来。长班，打轿——”

门官拿出一支笔来：“状元爷，有笔在此。”鲜于佶没好气，接过那支新笔，放在嘴里乱咬。“状元爷，这不是端午吃粽子，不要把笔咬坏了。”

“这叫开笔头。开笔头都不懂，真是笑话。如今有了笔，我状元爷就一挥而就。容易啊，容易！”鲜于佶心里在骂：“这个门官死盯住我，真是我的冤家对头了。”没法子！他拿着笔摇头晃脑，又念起“恭维大驾”来。门官心里有数：这狗头是做不出文章来的了，吓他说：“哎呀不好！贾大老爷派人飞马到此，立取文章。状元爷，我叫他自己进来取吧。”鲜于佶更加慌了，一个已经对付不了，再来一个怎么办？真是催命鬼！他急忙说，“你不知道，见了陌生人，我是做不出文章来的。”鲜于佶只想把门官赶出去，门官偏偏站在一旁盯住他。他只好耍起赖来：“你这个门官不是人，我状元爷在这里做文章，岂容你在边上放了一个喻冬臭狗屁？”“哪个畜牲放屁？”“看你一张放屁的面孔，还想赖？喔哟，我肚皮痛了，我要出去出恭。”门官知道他想溜，就说，“里面有便桶。”“我用不惯便桶。”“还有厕所呢。”

“我也用不惯。”

“那就去你的——”门官转身出去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咔嚓一声下了锁。

哎呀呀，把门都锁上了。“门官，帮个忙，松动松动吧。”

“哈哈，你今天要我松动松动了？前天你进门的时候，你的手为什么不松动松动？”

鲜于佶一想，嘿，正是为了前天没给门包。“好人哪，门包明天加倍送来。谢谢你，开了门吧！……门官，门官，门官伯伯，门官叔叔，唉，门官爷爷啊！”

凭他叫太公，门官也下去理他。鲜于佶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了，郗安道那老头子叫他来是做什么的。刚才高高兴兴踱了进来，如今总得变个戏法出去才好。还好，还好！花园里那块假山靠着粉墙。他悄悄地爬出窗子，爬上假山，手攀着树梢儿。腿正要往粉墙上跨，只听得门官叫了起来：“谁在爬墙？”吓得鲜于佶一跟头栽了下来，跌了个嘴啃泥，真个“状元及第”了。

墙是爬不得了，总要找一条出路才好呀。忽听得汪汪几声狗叫，鲜于佶沿着粉墙，朝着狗叫的方向走去。呀，墙脚下有个狗洞。阿弥陀佛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鲜于佶往地上一趴。做什么？钻狗洞。他使劲一钻，钻不过去，再使劲，还钻不过去。他只得摘下乌纱帽，脱了大红袍。寒心哪！他想：官场之中，象我这样的大有人在，他们能飞黄腾达，为啥我就苦成这样？唉，只此一条路，该钻只好钻。可是人家还不让钻呐！”谁不让钻？那条大黄狗。大黄狗心里说：此洞归我所有，岂能让他人钻？就汪汪汪汪大叫起来。

大黄狗一叫，若是引了人来，这狗洞想钻也钻不成了。鲜于佶急忙朝大黄狗作了个揖：“狗伯伯，狗叔叔，我的狗爷爷，你不要叫了，请让开一点儿。我状元爷来钻狗洞了……”说罢猛地一钻，竟让他钻了出去。

“哈哈，跑到活路上来了，快快溜之乎也。”

醉皂

雍丘县县衙门的皂隶当中，数资格，陆奉宣最老，数年纪，陆奉宣最大：又老又大，所以他是老大。

这位陆老大爱讲点笑话。一天，老爷退堂，他从县衙里出来，人家问他今天老爷审什么案子？他说：“审了三桩奇事。头一桩，儿子告老子忤逆不孝。第二桩，和尚同尼姑打架，尼姑一抓抓掉了和尚的一根辫子，和尚也这么一抓，抓掉了尼姑的一嘴胡子。那第三桩不得了，来了十七八个江洋大盗，劫走了要饭教化子这么大的一个砂锅。我家老爷扑嗤一笑，说‘这个事情弄不来，下去，退堂，退堂！’”说得人家笑痛了肚子。

陆老大正讲着笑话，伙计们走来说：“老大，今日没得事了，我们吃酒去。”

“好啊！”陆老大酒量不大酒瘾大，就跟着大伙儿去到酒店，围着八仙桌坐定。

跑堂的说：“诸位头翁请点菜。”

陆老大说：“菜不用点，你拿好吃的来就是了。”

跑堂的一转身，就把酒菜都拿来了。大伙儿豁拳吃酒。正吃得高兴，陆老大的儿子来了。

“哎哟喂，我的爹爹，我找了好半天了，你倒在这块吃酒。老爷有事情叫你去哪！”

陆老大说：“乖乖，什么老爷有事情，是你嘴馋了吧？要吃什么，你说。”

“真的老爷有事情。”

陆老大没得办法，只好站起来就走。伙计们说：“老大，你去只管去，这三大怀你要背了去。”

陆老大咕嘟咕嘟，又吃了三大怀。本来已经醉了，加上这三大杯，他说起话来就颠三倒四：“呃，饭已醉了，酒已饱了，失，失陪了……”

陆老大回到县衙，老爷见他跌跌撞撞，就说：“你又吃醉了？这里有个帖儿，差你去西园请赵相公吃酒赏月。”陆老大接过帖儿要走，老爷把他唤住，又吩咐说：“那赵相公是个读书君子，你说话须低声细气，不要吓着他。”

陆老大答应一声。又转身要走，老爷又唤住他说：“你要速去速回。”

陆老大听得烦了，不由得唠叨起来：“你这个人，太，太罗嗦了！自古上，上命差遣，概，概不由己嘛……”一边说，一边出了县衙，往西园而去。走在路上，陆老大被凉风一吹，只觉得头发晕，眼发花，路高路低也看不准了，踩下去一脚深一脚浅的。他关照自己说：“站住，站住，你给我站住……”还好，总算站住了。“咦，每天吃酒，吃到肚子里，今天的酒吃到腿里去了。我才往前走了三四步，它倒往后退了七八步。有了！我拿手儿搬着腿向前走，不怕它不听我的话。”他弯着腰，双手捧住左腿往前挪一步，再捧住右腿往前挪一步。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走得气喘力乏。

总算到了西园，门虚掩着。陆老大想：好！省得叫门。他闯了进去，放

皂隶是衙门里的差役。

忤逆指的是不孝顺父母，在封建社会里是一种严重的罪行。

“头翁”是对皂隶的尊称。

眼一看，兴致来了：“啊哈哈哈哈哈，好大的一个花园！你看，桃绿柳红，那边黑滋滋的，好象是白兰花。有趣啊，真有趣！”

陆老大游起园来，把送帖儿请吃酒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一会儿闯到篱笆边，一会儿撞到花架下。这样东闯西撞满地走，脚步越来越乱，身子越来越歪，“不好，不好！我要跌了，我要跌——哎哟，”他真个跌倒在地上了。

平白无故跌倒在地，人家见了岂不笑话。陆老大瞪着白眼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我昨天就知道今天要在这一块地方跌交的……爬起来，爬起来……”他双手撑地，刚挣扎起来，“哎呀，又要跌了，又要跌——”话音未落，他身子又着了地，“唉，早知道还要跌交，方才我就不爬起来了。唔，我偏要爬起来……哈哈，被我爬起来了！”

陆老大定睛一看，旁边就是个金鱼池：“哎哟喂，差一点跌进去。”金鱼池的水面上映着荷叶的影子，正好一条金鱼游过来，他喜得拍手大笑，“哈哈，金鱼在荷叶上乘凉哪！”见到鱼，他又想起酒，“我来摸几条回去下酒吃。”他一伸手，金鱼钻到水底去了。“咦，你跑到水底去，不怕淹死吗？慢来！我想起来了，鬼会变鱼，这条鱼会不会是鬼变的？”他自己吓自己，越想越怕，“哎呀，不好，见鬼了！”他拔脚就跑。亏得这一吓，他才想起了送帖儿请吃酒的事儿来。

总算找到了书房。陆老大一看，门也虚掩着。花园门不关，书房门也不关，这是什么缘故？原来赵相公约了一位小姐今夜来书房相会。他左等右等不见人来，伏在书桌上睡着了。

陆老大挨身而进，正要张嘴叫唤，忽然记起老爷的吩咐，就捏着鼻子，屏住喉咙，吐出一丝儿细细的声音来：“赵相公……”

赵相公睡得正熟。陆老大在左边叫了几声，没叫醒，“哎，这位相公年纪轻轻，耳朵不灵。”又到右边叫了几声，也没叫醒，“咦，两只耳朵都是聋的。待我朝他第三只耳朵……呀，第三只耳朵生在哪块啥？”他一急就连叫了几声：“赵相公，赵相公——”

“原来是小姐！”赵相公在睡梦里听见这不男不女的声音，还当是小姐来了。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面前一个葫芦脸，嘴边一圈黑不黑黄不黄的胡子，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，“你，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么，我是雍丘县衙门里的老大。”

赵相公定神一看，才看清了他的装束，哼了一声：“什么老大，不过是县衙里的一个皂隶。”

“呀，你是读书之人，怎么不知谦恭礼貌？自古道，‘敬其主宜尊其下’——呃，呃，”陆老大以为见了赵相公，老爷的差事也就办完了，往赵相公的椅子上一靠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“这狗才怎么睡着了？皂隶，皂隶！你快醒来！”赵相公想着小姐就要来了，得赶快把他打发走。

“老爷要升堂了。伙计们，小心侍候。嗨——”

“呀，这里是我相公的书房。”

陆老大睁开眼睛望了望，说：“你的书房？我还当是我家老爷的公堂哩。”

“你是来做什么的？”

“你是问我！哦，哦，我没有说吗？我家老爷请我来差你去吃月赏酒……”

“敢是差你来请我去吃酒赏月？有帖儿吗？”

陆老大瞪大了眼睛说：“帖儿？我一进门就交把你了……明明白白交把你了。”他伸手搔头，却摸到了一件东西，原来帖儿插在帽沿上哩。

赵相公约了小姐相会，哪有心思去吃酒赏月？他对陆老大说：“你回去上复你家老爷，说我今日身子不快，不能去了。改日面谢。去吧！”

“赵相公，你为什么身子不快？”

“伤了些风。去吧！”

“为什么伤风？”

“读书辛苦。”赵相公被他缠得哭笑不得，“你还要问吗？去，去！相公我还有些文字未曾做完。”

“是了，赵相公还有些蚊子未曾捉完。我就等一等吧！”

陆老大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转到一面大镜子前面。他看见自己的模样，当作对面又来了一个皂隶。“伙什，你来了，敢是老爷等得不耐烦，又差你来了！你回去说，赵相公有几个蚊子未曾捉完，捉完了，我就扯他来。你回去，回去吧！”忽然又叫道：“伙计，你回来。我告诉你一个笑话……”

陆老大朝镜子走去，镜子里的皂隶也就朝他走来。他悄悄地对镜子里的皂隶说：“方才赵相公把我当作小姐，亲了我一个嘴——”他一边说一边学，嘴碰着镜子冷冰冰的，吓得他叫起来：“你满嘴的胡子，怎么敢和我亲嘴？”他一举手，镜子里的皂隶也一举手。“嗨，你这个混帐东西，你，你要打人？你不认得我是雍丘县衙门里的老大？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”说着，捋了捋袖管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

镜子是玻璃做的，哪里经得起这一拳！赵相公忙说：“这是镜子呀！”

“禁子不在牢里看管犯人，倒打起我皂隶来了。我叫他知道点儿厉害！”陆老大说着，朝镜子直冲过去。赵相公急忙赶过来，一把扯住他：“这是镜子里的人影儿。”

陆老大看见赵相公的影子和自己的影子在一起，叫了起来：“赵相公，一个打一个不够，你还帮他，两个打我一个？哼哼，不要说两个，再加几个，我都不怕。”

赵相公又好气又好笑，把他一推，推出了书房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“哎哟，不好！”陆老大这时候有点醒过来了，“老爷差我来请人，我没把人请回去，这，这……嗯，方才这赵相公把我当小姐，我就——”他装出女声，贴着门缝儿叫一声：“赵相公，开门来！”

“小姐来了。”赵相公开门一看，还是络腮胡子葫芦脸，恨得把门关上，再也不去理他。

陆老大摇摇头说：“这种读书人，只顾小姐，连我家老爷请吃酒都不去。不去拉倒！不关我的事。待我回复了老爷，再和伙计们吃酒去。”

请医

未晚先投宿，

鸡鸣早看天。

有个招商客店，门外挑着一盏灯笼，灯笼上写着这两句话，招徕过往客商。店主人姓王，上了年纪，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，人家都称他王伯伯。

前日店里住下一对秀才夫妻。那秀才旅途劳顿，又受了点儿惊恐，染成一病。他娘子心里怎么不急？这里人生地不熟，真叫她束手无策。王伯伯知道了，急忙帮她去请医生，行行走走，来到医生家门口，他直着嗓子问道：

“先生在家么？”

先生才起身，打了个呵欠，问道，“你是什么人？一大清早来做什么？”

“请先生看病的。”

先生开了门，把王伯伯让进屋里去坐了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！你来请我，这就对了。我家是四代行医……”

王伯伯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令尊行医，传给先生，先生再传给令郎，只有三代，怎么说四代行医？”

先生哈哈大笑，说道，“昨天夜里，我添了个孙子，儿子再传给孙子，就是四代了。我家行医，是三方尽知……”

“该说四方尽知吧！”

先生放低声音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有一方的人家都被我医绝了种了。”

这先生也真有本事！医得东边才出丧，西边又入殓；南边买棺材，北边气又断。不请他算走了运；若请他嘛，十个医死九个半。

先生朝王伯伯一打量，觉得有些面熟，问道：“老伯伯尊姓？”

“招商店的王某。”

先生听了，吓了一跳：“你，你是个人，还是个鬼……”

“我是个人呀！”

“记得你吃过我的一帖药。”

“吃了先生的药，我病就好了。”

先生又惊又喜，不住口地说：“难得，难得！你吃了我的药，倒还活着，真是千里挑一！”说着，拿来药箱叫王伯伯背着，俩人一起出门。

“先生，请打这条路走。”

先生摇摇头说：“走不得，走不得！这条路上刚被我医死一个人。”

“那么从那条路绕过去。”

先生搔搔头说：“那条路上，我也弄出个话柄来。一天我出门看病，打那条路经过，有几个小孩在踢球，那球正好滚到我脚跟前。我踢了一脚，把球儿踢进一口破棺材里去了。小孩缠住我要球儿。这有何难？拾了来还给他们就是了。哪里知道我刚刚伸进手去，被破棺材里的死人一把拉住。他说：‘我就是吃了你的汤药死的，你还要让我吃你的丸药呀？’嘿，他把球儿当丸药了。”

“那么打大街上走吧！”

先生一听，脸都发白了，急忙说：“大街上越发去不得！有一家人家请我看病，我把疟疾当成伤寒，叫他家买了一担艾草，打了一大条艾绒席子，

入殓：给死人换上衣服，装进棺材。

把病人放在当中，骨碌碌一卷，两头点起火来一烧，烧出《百家姓》里的一句话来了：‘乌焦巴弓，，把病人烧成了一块焦炭。他家里人要把我捉去见官。幸好有位老者出来说情，他说：‘先生也不是存心把人医杀。叫他买口棺材，入殓送葬就算了。’你想，我哪里有铜钱银子买棺材？只得拿家里一只药柜来当棺材。抬棺材叫不起人，正好我一家四口：我老婆，儿子，儿媳，加上一个我。药柜里装着死人，四个人抬还沉得很哪！我老婆说：‘喂，老头子，唱个《蒿里歌》接把力吧！’我就第一个唱了：‘我当郎中 命运低，蒿里又蒿里！’我老婆怨气大，接着唱第二句：‘你医死了人儿连累着妻，蒿里又蒿里！’你猜我那儿子怎么样？他把杠棒朝地上一甩，唱道：‘你医死个胖子抬不动，蒿里又蒿里！’我那儿媳劝我，叫了一声‘公爹’，唱道：‘从今只拣瘦子医，蒿里又蒿里！’你说，那条大街我还能走吗？”

王伯伯一听，只好领他尽走冷僻的小路，拐弯抹角，来到了招商客店。王伯伯先进屋去，向小娘子说，先生请来了。

小娘子说：“秀才病虚的文人，请先生悄悄地进来。”

王伯伯传了话，领了先生进去。哪里知道先生走到秀才面前，突然一声大吼，震得屋顶的灰尘都掉了下来。

王伯伯和小娘子齐声埋怨道：“先生，叫你悄悄的，怎么嚷起来了？”

先生说道：“这是做郎中的法门，大喝一声，把病人吓出一身冷汗来，病就先好了一半。闲话少说，快叫病人提起脚来把脉。”

“把脉都把手腕，哪里听说过把在脚上的？”

先生说：“你们知道什么，古人说的‘病从脚跟起’，把脉自然要把在脚上。”

秀才只好提起脚来。先生一看，说道：“哎呀，秀才脚上这双靴子该吃一帖药。”

“靴子怎么也吃起药来？”

先生说：“靴子是牛皮做的，有病无病我知道。我就是个牛皮郎中嘛！”

娘子叫秀才伸出手来，对先生说道：“快情把脉吧。”

先生一本正经把起脉来，把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这是产后惊风了。”

王伯伯在一旁忍不住笑：“先生，秀才是男人，怎么会生娃娃？你说到妇科去了。”

“噢，我明明听得是女人在说话嘛……哦，哦，那是秀才娘子，我还当病人是女的呢。”说罢又把脉，把了半晌，忽然惊叫起来：“哎呀不好！脉息都没有了，病人不中用了！快去买棺材吧……”

小娘子一听吓得魂飞魄散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一边哭还一边叫：“秀才呀，秀才呀……”

说来也奇怪，小娘子叫一声，秀才应一声；小娘子连叫三声，秀才就应了三声。

“奇了，奇了！人断了气还会作声？”先生仔细一看，自己笑了起来，“不要慌，不要慌！我把脉把到手背上去了。”

真是一场虚惊！

乌焦巴弓：《百家姓》中的第五十六句，戏曲和小说中常用这一句形容东西烧焦了。

《蒿里歌》：古代出丧唱的一种挽歌。

郎中，医生。

先生把了半天脉，也说不出病情，心想不如猜他一猜，就问：“秀才是不是浑身似火烧？”

小娘子回答说：“不热。”

“那么一定是发冷。”

“也不冷。”

“哦，不发烧也不发冷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口干舌燥。”

“也不口干舌燥。”

“茶不思饭不想，这该对了吧？”

“倒是吃一些的。”

先生一听火了，气呼呼地说道，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我猜不出来，不医了。”站起身来就要走。

王伯伯把他拉到一边，悄悄地告诉他说：这秀才是旅途劳顿，又受了点惊恐。先生一一记下，转身向小娘子一字不漏背了一遍。

小娘子说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先生真是个神仙了。”

“什么神仙，都是王伯伯对我说的。这个容易，我拿点药，秀才吃了定可药到病除。”先生打开药箱一看，原来多时不开，里面老鼠做了窝！他翻了半天才找出药来说道：“这叫八宝龙飞夺命丹，拿去放在舌头上，用口水咽下。”

秀才一吃这药，就哇哇地呕吐起来。

先生说道：“秀才虚弱得很，倒了胃口。小娘子，你来一服试试。”

小娘子说道：“我没有病，吃什么药？”

“没有病，吃了好补身体嘛！”

小娘子吃了，也哇哇地呕吐起来。

先生说道：“小娘子服侍秀才辛苦了，所以也吐。王伯伯，你也吃点。”

王伯伯说：“我不吃，我不吃。”

“你这老人家就不在行了。你可知道，吃了这个药，你就齿落重生，发白再黑。”

王伯伯听说药这样好，多要了一些吃了，呕吐得翻肠倒肚。

先生叹口气说：“唉，你们连药都不会吃，怎么能生病！走开点，我吃给你们看。吃药有个法门，要伸长脖子，张大嘴巴。把药放在舌头上，用口水一咽，就咽下去了。”他吃了一颗，一缩舌头，“怎么样？不是没有吐吗？”说完又吃了一颗——不好，恶心起来了。他拚命忍了又忍，还是熬不住，哗啦一下，吐了一地，半天才缓过气来。他仔细一看，转身骂起人来，“都是你们的不是，催得我好急，我拿错了药，拿了我老婆洗脚用的明矾了。”

他一边骂，一边背起药箱，三脚两步溜走了。

借靴

太阳刚往西斜，张担换好一身干净衣裳，等着上灯的时候，到前村一家大户人家去拜寿吃酒。他好久没进荤腥，肚肠干得发毛，想到今晚筵席上有的大鱼大肉，不觉手舞足蹈起来。可是脚上那双布鞋，实在教他扫兴，且不说旧，前头还开了个小窗户，脚拇趾都伸出来乘风凉了。

张担先前家里很有点儿钱，父母一去世，他吃喝玩乐，把一份家当都花光了，成了个穷光蛋。穷管穷，还得讲究点儿面子。他想：“今晚拜寿吃酒的都是体面人，见了我这双鞋，岂不要笑话我？有了，听说后村的刘二新做了一双皂靴，何不借来穿上这一回，也好撑撑门面，出出风头。好，就是这个主意！”

刘二是个新发迹的财主，正趴在桌上打算盘，忽听得一阵狗叫，又听得敲门敲得凶，他吓得心惊肉跳，心想莫非强盗来抢劫了？

“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！”

刘二不敢开，又不敢不开，走过去才打开一条门缝，就看见一只脚伸了进来，吓得他连忙侧过身子，用肩膀把门顶住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，夹住我的脚了——”

刘二一听是张担的声音，这才放下心，开了门。“哎呀呀，原来是贤弟。得罪，得罪！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？愚兄实在想你，想得饭也吃不下，茶也不想喝。”

张担说道：“二哥，我想你想得更苦，一路走还一路念：二哥，二哥，二哥……”

刘二笑道：“怪不得刚才我一连打了二三十个喷嚏。贤弟，你今天来有何贵于？”

“有事相求。只是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
“贤弟，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情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什么事，你快说吧。”

张担听他这么说，心里想成了，就说：“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是来借……”

“喔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借我南山的田，北庄的地，可以，可以！”

张担摇摇头说：“谁敢租你的田地。你要的租谷多，交不起！”

“那末，你是要借金子银子？好，要多少？我如数称给你。”

张担又摇摇头说：“谁敢借你的金银。你要的利息重，还不起！二哥也不用猜了，我明说了吧，今晚我到前村拜寿吃酒，要借你新做的那双皂靴穿上一穿。”

一听要借皂靴，刘二犹如五雷轰顶，哆哆嗦嗦，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贤弟，这‘借靴’两个字，你就搁起来，再也别提了。”

好个二十几年的交情！为了一双皂靴，脸就变了，真是从何说起？

刘二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哪里知道，愚兄为这双皂靴花了多少心机。我请了天下两京十三省的皮匠，不要说工钱，你算算，就路费花了多少？皂靴做好了，我何曾穿过半日，用纸儿包了一层又一层，挂在客厅的大梁上……”

张担不耐烦再往下听，就问：“你就说，到底借还是不借。”

刘二舍不得借，又不好意思说不借，只得编出一篇话来难为张担：“贤弟，你老弟要借，我就借给你。不过这双皂靴，你穿起来实在费事，先要祭它一祭，磕上三个响头，才能穿上脚去。要不然，你穿在脚上就头疼发烧，

害起伤寒病来。”

“怎样祭法？”

“小意思，只要备乌猪一口，白羊一只，鹅一只，鸡一只，外加好酒一坛。祭完了，你拿去穿上就走。”

张担一听火了，说道：“我有那么多银子，做他十双八双皂靴，一辈子也穿不完了，还向你借？”

“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简省一点，你买乌猪一口，鸡一只，鱼一尾来。”

“也买不起。”

看样子，张担不把皂靴借到手是不走的了。刘二只得说：“再不然，只备清香一炷，净水一盏，也就罢了。”

张担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这倒可以。净水你家水缸里舀一盏；清香嘛，也只好借用你家的了，我来不及上街去买。”

刘二心想：我只进不出是有了名的，想不到张担这小子比我更厉害，借我的皂靴，还要我倒贴清香净水！他狠了狠心，顿了顿脚，咬了咬牙，说：“罢，罢，罢！清香净水也免了，你就朝皂靴磕个头吧。我，我把皂靴借给你。”

他把凳子搁在桌子上，爬上了桌子，又爬上凳子。踮起脚尖，从大梁上取下一个纸包来，油纸、棉纸、竹纸、一层又一层，拆了十七八层，才露出包在里面的那双新皂靴来。

张担看见皂靴，伸过手去就要拿。刘二把皂靴紧紧抱在怀里，说道：“走开点，走开点！我这对皂靴怕陌生人，你不要吓坏了它。你就站得远远的，朝它磕个响头吧。祭文我来念：

“维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主祭者张担，谨祭牛皮大王、马皮将军、羊皮元帅、狗皮先锋、檀头判官、锥子祖宗、猪鬃奶奶、黄蜡、胶水诸神，但愿借去靴子，坚牢长用，早去早回，丝毫无损。若是怠慢靴子，定遭千刀万剐。呜呼哀哉！尚享。”

“呜呼哀哉，”刘二念到这儿，忍不住流下眼泪来。他轻轻地抚摸着皂靴，嘴里嘟囔道：“靴子呀靴子，可怜你今天要出门去，叫我刘二如何放心得下……”

张担说：“二哥，我头也磕了，快把皂靴给我吧。”

“慢来！”刘二还拿看皂靴躲闪。“贤弟，你借靴子，是借一只，还是借一双？”

“借靴哪有借一只的？当然是借一双喽！”

张担窜上一步，夺过了皂靴，叫道：“天都黑了，灯都上了，人家拜过了寿，都上席啦！”

刘二急忙追上去拦住，说道，“早哩，早哩！皂靴借给你穿了，你可得记住：假如掉了头，裂了帮，断了线，磨了底，统统要办罪。轻则充军，重则杀头。贤弟，你可要千万小心呀！”

张担挣扎着一边往门外走，一边苦苦哀求：“二哥，你快放我走吧！什么时候了？人家筵席上，菜都快上齐了。”

刘二还紧拉着张担不放，说道：“早哩！早哩！愚兄还有句话要说。请问，你出生以来，可曾穿过靴子？”

“笑话！想当年我张三爷多么阔气，难道连靴子也没有穿过？”

“那末请教，这靴子怎样穿法？”

“套在脚上，朝下一蹬……”

“坏了，坏了！”刘二一听慌了神。“可万万使不得！你这么一蹬，我这双皂靴不就完了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穿的时候千万放轻一点儿。我这靴子有个比方……”

“有个屁放？你有什么屁，只管放吧！”张担猛地挣脱身子，背着皂靴就跑。这也难怪他，为了晚上赴宴饱餐一顿，他中午就没吃饭，只灌了几碗凉水，这时候已经饿得脑袋发晕啦！

张担来到前村，走近那家做寿的人家，正想脱下鞋子，换上皂靴，斜眼儿一觑，奇怪，怎么门前黑洞洞，不象个摆宴请客的模样。他三脚两步跑上前去，只见大门紧闭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了。

“开门，快开门！张三爷来赴席了。”

里面看门的已经睡下了，应了一声：“客人都散了。”

“散了吗？不好了！喂，喂，不管什么剩菜，烫一壶酒给我吃，也算我领了情了。”

看门的说：“剩菜分给我们伙计吃了，酒嘛，连酒缸都翻了个身，缸底朝天了。”

张担听了暗暗叫苦，回家去吧，哪里还走得动？他不怪自己，反而怪起皂靴子来。他指着皂靴骂道：“都是你这个不争气的！不是为着借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？”他往地上一横，恨恨地说：“就拿皂靴当作枕头，睡一觉养养神再说。”

那刘二在家里，哪里睡得着觉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尽叨念被张担借去的皂靴，他骂了张担又骂自己：“都怪我耳朵太软，被人家一哄，就把一双崭新的皂靴给哄走了。自己舍不得穿，倒借给人家穿去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傻瓜！”他越想越不自在，下床来叫醒了伙计小二，吩咐他点了灯笼，跟他一同去找张担讨皂靴。

他一路走一路说：“小二啊，我为我的皂靴，把心都操碎了。你把灯笼举高点儿，照照我的脸，看怎么样了？”

小二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老爹，你比早上瘦乡了。”

“啊，是了，怪不得手摸下去，觉得下巴只管尖下来了——咦，你跑得好快，我是有心事的人，怎么跟得上你；快拿灯笼来照照，这里为啥一高一低？”

小二说道：“老爹，正修路呢！”

“偏偏又碰上修路，真倒霉！小二，你那张三爷是从这条路上走的吗？坑坑洼洼的，我的皂靴受得了吗？小二，你快回家去，不管大小伙计，拿鞋底打屁股，把他们统统打醒，叫他们带着锄头铁锹，来把这段路扒平，让张三爷回来还我皂靴的时候好走。”

“老爹，算了吧！要是张三爷回来不走这条路，不是两头都落了空？还是向前迎上去吧！”

他们行行走走，来到前村已是半夜三更。刘二心急慌忙。不留神绊了一交。

“哎哟哟，膝盖都跌烂了，什么东西拦在了路当中？”

小二说道：“修路修到这里，是块拦路石吧。”

“你张三爷从这里走过，要是也绊这么一交，我的皂靴就是铁打的，也要踢绽了帮，磨穿了底。小二，把拦路石搬开。”

小二把灯笼递给刘二，弯下身子去搬，哪里搬得动。

“真是个饭桶！你拿着灯笼，看我搬。”刘二弯下身子去搬，那拦路石仍旧纹丝不动。

小二拿过灯笼来一照，什么拦路石，是个人睡在路当中脑袋下面还垫着一双皂靴，原来就是张担。

刘二从张担的脑袋底下抢过皂靴，破口大骂起来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穿了我的皂靴吃得烂醉，还把皂靴横在地上。”

这一骂，把张担惊醒了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都是你，缠了我这么半天。我赶到这里，人家客也散了，门也关了，灯也熄了，人也睡了。还说我吃得烂醉。谁赴了什么席？谁穿了你的皂靴？”

“你没有穿，我可不信。”刘二凑着小二手里的灯笼，翻来覆去，看了又冒，咦，真的没有穿过。他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贤弟，皂靴好好的，没有穿了头，裂了帮，断了线，磨了底。好，好！照这样子，你下次来借一定再借给你。二十多年的交情啦，没有说的！”

张担苦笑说：“二哥呀，这一次就够我受的了。下次再来借皂靴，我张担岂不要活活饿死？”

连升店

天色已晚，王明芳还没有找着个住处。

出考场时，王明芳乐得摇头晃脑，几篇文章做得十分得意。可是此刻，他好不烦愁，投了几个客店，没跨进门就让店主人给轰了出来。这一夜叫他怎么过啊？

行行走走，来到一条胡同尽头，他抬头一看，“好！连升店。”这一回他打定主意：任店主人怎么轰，他也赖着不走了。

“店家，店家——”里边没人答应。他拉开嗓门喊：“店里有人吗？”

这一喊，喊出个人来了，是连升店的店主人。他心想：这时候了还有生意上门，得赶快往里请。这个“请”字还没出口，他就咽下去了。

“快往下站！老子没有闲钱。”

闲钱就是多余的钱，没有多余的钱，这是打发要饭的人说的话。王明芳一时没转过弯子来，没听出店主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店家，我是来投宿的。”“投宿的？你找错门儿啦！我告诉你，往东走，上了坡，白粉墙，大屋顶……”

王明芳就是从东头来的，那白粉墙，大屋顶，分明是座破庙呀！要饭的都住在那里。他这才明白，店主人把他当做叫花子了。

“岂有此理！真是狗眼看人低。我是进京赶考的堂堂一举子。”

店主人一愣，把他从头看到脚，从脚看到头：头上，一顶破头巾；脚下，一双烂鞋子；身上，红黄蓝白黑，补丁叠补丁，一件布衫早认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了。

“不象，不象！哪位举子老爷象你这个模样？”

“我不象举子象个什么？”

“象只烂柿子！”

王明芳好生气，可是看看天黑下来了，只好捺住性子。

“店家，行个方便吧！我住一夜就走。”

“好吧，我瞧瞧去，有没有闲着的屋子，得看你的造化了。”

店主人进去点了支蜡烛出来，领了王明芳拐七弯八，来到一间屋子眼前。

“请吧！”

王明芳借着烛光往里一看，乱糟糟的，尽是柴草。

“这柴草屋。叫我怎么能住？给我找间上房。”

“上房？那是上等举子老爷住的，你不配。”

“那就住厢房。”

“你也不配。那是过往客商住的。”

“住楼上也行。”

“啊哈，住楼上？楼那么高，你不怕头晕？那是官老爷们住的。你将就点儿，就在这儿住下吧！说实话，我给你找这么个地方，是心疼你。你带了被吗？没有。带了褥子吗？也没有。就把这柴草扒拉扒拉，铺上点儿，盖上点儿，不就够了暖和了？”

王明芳心里挺委屈，冲着店主人哼了三声。

店主人急忙拿袖管捂住鼻子。

“呸呸呸，你往下站：别往我跟前凑合。你的口臭。”

“怎么？我人穷，连口都是臭的？”

“不臭，你往别处去！”

王明芳没奈何，叹了口气，走进柴草屋，钻进了草堆里。

一夜无话。第二天，天还没大亮，店主人就起了身，吆喝伙计们烧水，等老爷们一起来，侍候他们洗脸。正忙乎着呢，忽听得一阵锣声自远而近，铿锵铿锵，在店门外站住了——报录的来了。

店主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大开店门，把报录的请了进来。

“你们报的哪一位？”

“王老爷中了。”

店主人心里一乐：想不到我这店里的举子老爷也会有中的。往后我还能不沾点儿光吗？甭说，一定在上房。他到上房问了一遍，有姓唐的，有姓黄的，就是没有姓王的。甭说，一定在楼上。

“伙计们，快上楼去。催老爷们起来，老爷高中啦。”

楼上住着个姓崔的，在被窝里迷糊着哩，一听“催老爷……高中了，”一骨碌滚下床来，顾不得穿袜穿鞋，披上件蓝衫就往外走：“哈哈，我中了！哈哈……”

店主人一听有人应着，赶紧上楼去，迎着姓崔的说了声“恭喜”，就跪下磕了个响头。咦，这老爷怎么光着脚丫啊！

“哈哈，我中了！哈哈……”

“快请下楼，王老爷。”

姓崔的愣了：“哪个姓王？我是崔老爷！”

店主人也愣了：“什么，什么？王老爷中了，你姓崔的干么瞎嚷嚷？请回，请回，早着呢，再睡一会儿吧。”

姓崔的回屋去了。店主人朝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恨恨地说：“倒霉，大清早起白磕了个响头。”

店主人下楼来对报录的说：“我都问遍了，没有姓王的。”

报录的说：“你再想想，昨晚可有人来住店？”

店主人拿手指弹着脑门儿，想了好半天，才想起昨晚关店门的时候来了个穷酸。“他怎么配呀？管他是不是哩，也该把他打发走了。”店主人心里想着，就来到柴草屋跟前，没好声气地喊：

“哎哎哎，醒醒醒！天不早了。还睡个什么？该出去奔奔啦！”

王明芳没脱衣服鞋袜，打个滚儿就起来了，出得门来一看：“原来天已大亮，我要看榜去了。”说着就往外走。

“回来！你这个读书人这么不通情理，住了一宿，连个‘谢’字也不说就走了么？不谢倒也罢了，还要带着点儿走啊？”

“不是店家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。”王明芳摸遍了全身才掏出两个小钱来：“店钱，赏钱，都在内了，不成敬意。我可没带走你的什么啊。”

“你自己瞧瞧，前前后后，上上下下，一身的小草棍儿。这怎么办，送你个整人情。两个小钱你留着，饿了买火烧吃，这一身的小草棍，算我送你的，你带着走吧！”

王明芳走到店门口。店主人又叫住了他：“我送你个整人情，你说说，你倒是姓什么呀？”

“姓王”

“姓唐？”

“王。”

“哦，姓郎？”

“王。三横一竖的‘王’。”

店主人在心里嘀咕，看他浑身上下，哪一点儿配姓王。“哦，你是三点水旁的那个‘汪’吧。”

“没有三点水，就是三横一竖——‘王’。”

店主人这一下慌了手脚：“哟，闹了半天您是王老爷，您怎么不早说。干么在这儿呆着？快跟我来！请，请这边走，上房里请。”

“上房，上等举子老爷住的地方，我不配。”

“我特意把上房给您留着呢。来吧，来吧。”

“你往后靠些，我的口臭。”

“口臭？谁说的？我得闻闻。嘿，喷香喷香。您别打哈哈了，快跟我来。请进——请坐！”

店主人让王明芳坐下。正要磕头，忽然想起不能象头回那样又白磕一个响头，就转身出去找报录问：“王老爷是有了。他的大名是……”

“明芳。”

“贵处呢？”

“徐州沛县。”

问明白了，店主人回到上房：“老爷，请问您哪，贵处什么地方？”

“徐州沛县。”

“嘿，好地方！您的大名？”

“明芳。”

店主人急忙整帽，理衣，掸靴，朝着王明芳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：“王老爷大喜了！您高中了！”

“怎么，我中了？”

“报录的来了，在外头侍候着老爷您哪。”

王明芳喜从天降，站起来就往外走。店主人连忙把他拦住。

“老爷，您就这样穿看见报录的吗？如今全都是势利眼，遇到仁人君子还可以，万一遇见小人，瞧老爷您穿得褴褛点儿，就把您搁错地方啦。伙计们，给王老爷拿新衣裳。”

新衣裳拿来了，店主人接着，提着领子，拉着袖子：“王老爷，小店家侍候您更衣。”

王明芳从没有人侍候过，觉得挺不习惯：“我自己穿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！理当侍候。您请伸进袖子。”

王明芳抬起手正要伸，店主人却把衣裳收起了。

“您是姓王？”

“姓王。”

“您的大名？”

“明芳。”

“贵处呢？”

“徐州沛县。”

“嘿，穿吧，没错儿。”

店主人侍候王明芳穿好衣裳，挺合身，住下一瞧，那双鞋已经“狮子开大口”了。店主人连忙喊：“伙计们，给王老爷拿靴子来！”

靴子拿来了，店主人接着，跪在地上，让王明芳坐着，伸出脚穿上靴子。

“老爷，您换下的这双鞋就赏给小店家吧。伙计们，把王老爷这双鞋跟我的祖宗牌儿供在一起。”

王明芳从头到脚、焕然一新。店主人瞧着他，忽然哭了起来。

王明芳说：“你为什么哭？莫非舍不得么？”

店主人抹着眼泪说：“哪儿的话！有个缘故，我说给您老爷听。当初我爸爸在世，就想穿这么一身衣裳。好容易给他做得了，不想还没上身，他就过世了。今儿个老爷您穿上了，我猛这么一瞧，真仿佛是我爸爸。”

王明芳又好笑又好气，吩咐他：“快传报录的进来。”报录的进来，磕了头，双手呈上报单。王明芳接了过来，只见大红纸上写着：“捷报：贵府王老爷明芳，得中第八名贡士。”

报录的说：“恭喜老爷，请老爷殿试。”

“知道了，去吧！”王明芳打发了报录的，就要起身去殿试。店主人弯着腰，缩着头，紧紧跟着。

“小店家送王老爷。”

“免了吧。”

店主人跟出店门，“我再送王老爷。”

“回去吧！”

店主人一直跟到胡同口：“我还送王老爷。”

王明芳转过身来，板着脸说：“店家，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？哼，势利的小人。”店主人吓得连连后退，一个踉跄，后脑勺撞在墙上。

“骂到我心尖儿上啦！没想到他也会中。这真叫：有眼不识金镶玉，错把茶壶当尿壶。”

打砂锅

山阳县有个老汉，名叫吴成，老伴已经去世，留下个儿子叫吴伦。

吴成年纪老了，眼睛花了，耳朵也不便了。该谁来照顾他老人家呢？当然是儿子吴伦。那吴伦游手好闲，只在外边鬼混。这天太阳已经偏西，老人家还没吃午饭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却不见吴伦回家。老人家问了左邻又问右舍，都说他儿子又去赌场耍钱了。吴成叹了口气，只好坐在门口等，直等到别人家都烧晚饭了，才见儿子回家来。

吴伦看见老爹坐在门口，朝着他吹胡子，就问：“你这老头儿，坐在这儿干吗？”

“我在等你呀！”

“等我干什么——哦，你有话说，就在这露天地里说吗？让我的高朋贵友看见了，说我家教不严，岂不要取笑于我？起来，起来，有话家里说去。”

父子俩进了屋里，吴伦在地上一坐：“有什么话，你说吧。”

吴成说：“你这小奴才，又耍钱去了吗？”

吴伦满不在乎：“耍钱就得了，干吗说‘又耍钱’了？”

“你这小奴才，什么时候了？我还没吃午饭呢。”

“什么，你跟我要饭吃？嘿，难道你说我是你的儿子，我就是你的儿子了！”吴伦从地上跳起来，在老爹身边一站，“我身长个大，肩膀儿跟你一般齐，咱们得哥儿们相称了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儿子跟老子论哥儿们？你这小奴才，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。”吴成气昏了，顺手抓过一根棍子就要打。

“哈哈，你敢跟我大战三百回合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”吴伦夺过棍子，把老爹推倒在地，又溜出门耍钱去了。

吴成半天才挣扎着爬了起来。他越想越气，到县衙门告他儿子一个忤逆不孝。

这山阳县的县太爷新上任，还是第一次升堂。他大摇大摆走上公堂，左右两排衙役齐声高叫：“咩——咩——”

县太爷心里老大不高兴，就发话了：“老爷升堂，你们理当喊‘哦——’才是，这‘咩咩，咩咩’的，象个什么？”

众衙役说“太爷，你新来乍到，怕还不知道咱们这个县叫什么名儿吧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！太爷怎么会不知道？咱们这儿是山阳县嘛。”

“得！是山羊县。山羊不是‘咩咩，咩咩’叫的吗？太爷，我们‘咩’得快，您太爷就官儿升得快。”

众衙役都是精灵鬼，心想这太爷第一次升堂，得讨个吉利。县大爷听了心中果然喜欢，吩咐说：“好，好！你们就快快地‘咩，起来！”他光顾着说话，没想到砰的一下，脑袋碰在柱子上了。这一碰，倒碰出了他的兴致来，他随口念起一连串的儿童歌：

“这头儿，
一蹬儿，两蹬儿，
上头画着个红杏儿，
……
六月六，看谷秀，
春打六九头，

.....
小耗子，上灯台，
偷油吃，下不来。
早知下不来，你就不该上，
谁知上去，嘿嘿，下不来。
.....”

县太爷在堂上刚坐定，吴成来喊冤了。

众衙役禀报：“太爷，有人喊冤。”

县太爷一听大喜：“嗨，买卖来了！”

有人告状打官司，县太爷就有竹杠可敲，就有油水可捞。他站起身来，兴冲冲地往外走。

众衙役喊住他：“太爷，有人喊冤，您怎么往外走？”

“买卖上门来，岂有不出去迎接之理？”

众衙役说：“慢着，慢着！还是传他上堂来的好。”

吴成来到堂上，县太爷瞧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这老头儿，何人杀死你父，何人逼死你母，你从实讲来。”

吴成“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”，分辨说：“太爷，无有此事，无有此事！我是来告我的儿子吴伦忤逆不幸的。”

县太爷听了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说：“胡说！你不好好养活他老人家，你还来告他老人家？”

吴成急忙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！我告的是我的儿子。”

这个糊涂太爷才明白过来：“哎呀，我闹拧啦！我还当你是他儿子呢。”

吴成哭笑不得，说：“太爷，你瞧，老汉偌大年纪，满头白发，怎么会是他的儿子呢！”

“那你不会是‘天老儿’吗？”

县太爷叫众衙役去抓吴伦。吴伦是山阳县出名的无赖。衙役们都怕他，哪里敢去抓。

县太爷倒有点儿胆量：“你们这个怕打，那个怕骂。好好，让我太爷自己去抓。”

众衙役心想：让太爷自己去抓人，这太不象话，急忙说：“大爷，慢来：这里有个乡风：原告传被告，一传就到。”

县太爷一听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好，老头儿，你听见了吧？原告传被告，一传就到。你是原告，你儿子是被告，快去把你儿子抓来。”

“太爷，我那儿子甚是凶恶，老汉不敢前去。请太爷差个人去。”

县太爷说：“老头儿，‘待我赐你三千人马，将李家庄团团围住，拿住李氏嫂嫂，刀刀见血，剑剑抽筋。为父的眼观旗角起，耳听好消息。’”

乱七八糟的，他在胡扯些什么呀？原来县太爷是个戏迷，眼下这事儿让他想起了昆剧《白兔记》里的那一段话，就咿咿呀呀念了起来。念到“耳听好消息”，他扔出一支火签，转身回后堂吃酒去了。

这可叫吴成为难了。他在心里骂：“好一个糊涂的太爷！什么原告传被告，一传就到！天下哪有这样的话！”没奈何，只得拾起火签去抓他儿子吴

天老儿是一生下来头发就白的人。

火签是传讯被告或犯人的凭证。

伦。才走出衙门来到街上，正好吴伦从对面走来。

吴伦听说老爹上县衙门去告他，心里也有点着慌，碰上他老爹，装着笑脸说：“嗨，老爷子，您耽在这儿干什么？我知道您饿了，这不，我把饭也弄得了，酒也烫上了。走吧，跟我回家吃饭去。”

吴成气呼呼地说：“哼，我不饿了！”

“哎，您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？”

“跟你这个小奴才。我将你告下了。”

吴伦假装吃了一惊：“您将我告下了？您瞧——”他拍了拍胸脯：“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您把他告下了？哪儿告的？哦，山阳县。怎么不见有衙役呀？什么，太爷让你自己来传我？我不信，没个凭证，知道你是哄人还是吓人。”

凭证还能没有，吴成拿出火签。吴伦一把抢了过去，啪的折成两段，扔在地上，转身就跑。

吴成急坏了，一边追一边嚷嚷：“他跑了，他跑了——”

事有凑巧，迎面来了个卖砂锅的，名叫贾老西。贾老西山西人，来到山阳县学做买卖。他舅舅先介绍他到煤铺当学徒，没想到跟掌柜的怄了气，给赶了出来。他又去找他舅舅，舅舅给他两个钱儿，让他做个小买卖，卖砂锅。今天他头回挑了担子出门，边走边吆喝：“砂锅，砂锅——”哐当，砰啪，哗啦啦……怎么啦？吴成不是在追他儿子吴伦吗？眼看快追上了，吴伦一闪身，闪过砂锅担子跑了。吴成呢，一闯闯在砂锅担子上，把砂锅全打烂了。

吴成只想抓住吴伦，还要往前跑，没防着自己让贾老西给抓住了。

“好个老头儿，你打了我的砂锅就跑啊？”

吴成这才知道闯了祸，只好站住脚，朝着贾老西叫了声：“大哥！”

“大锅？连个小锅也一口没给我剩啊！”

吴成又朝贾老西拱了拱手，说：“哎哎哎，我老汉有礼了。”

“打了我的锅，倒是你有理了？”贾老西扯住吴成问：“你说，是官罢还是私休？”

吴成问：“什么叫官罢？什么叫私休？”

“嘿，”贾老西大喝一声，“你这么大大年纪，连这也不懂呀？官罢就是公堂上见，私休就是拿钱赔我的锅。”

吴成哪有钱赔锅，别说口袋里一无所有，连肚子也空空如也。贾老西听他说没钱，就说：“那好，到山阳县衙门打官司去。”

吴成不肯定，贾老西定要他走。俩人拉拉扯扯，上了公堂。正好县太爷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又升堂了。

县太爷一拍桌子说：“哎哎，撒开，撒开，撒开啊！”

贾老西说：“撒开？我一撒开，他要是跑了呢？”

县太爷说：“他好不容易把你找着，他会跑了？撒开，撒开。他要是跑了，你跟太爷我要人。”

县太爷还以为吴成拿着火签把吴伦传到了。他对吴成说：“哎呀，老头儿呀！这小子这么大的个子，看样子挺扎手。你把他给拽来了，真是不容易！我问你，我把他打死了，你心疼不心疼？”

吴成没料到县太爷弄错了人，把卖砂锅的贾老西当成了他儿子吴伦。他目瞪口呆，没法回话，只“噢噢”了两声。

县太爷说：“好，你不心疼就行，没你的事儿。走你的，走你的！”

吴成一走，贾老西可急了。他喊了起来：“太爷，你怎么把他放跑了？太爷自己说的，他要是跑了，就跟您要人。我，我得跟您要人……”他嗓门大，声音尖，这一喊，把屋梁上的灰尘都震下来了。

县太爷发了火：“哈哈，耳闻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当着我太爷，你还这个样儿呀！今儿要是不打你呀，惯了你的下次——来，重打四十。”

“太爷，你为什么打我？”

“打你个咆哮公堂。”

众衙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贾老西揪在地上，“一五，一十……”结结实实打了四十大板，打得他又哭又叫。

县太爷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！起来说，起来说。”

贾老西哭着说：“他打了我的锅啦。”

“他打了你的锅了？那是呀！你不给他饭吃，他不打你的锅？要是依着太爷我呀，还踹你狗儿的锅台呢——来，再打四十。”

“太爷，您为什么又要打我！”

“打你个忤逆不孝。”

贾老西又挨了四十大板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县太爷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！有什么话，你起来说。”

“哎，老爷，他不是我老子。”

“胡说！他不是你老子，难道是太爷我的老子吗——来，再打四十。”

“太爷，你还要打呀？”

“我打你个当堂不认父。”

贾老西再吃了四十大板，挣扎不起来了。

县太爷说：“别哭，别哭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贾老西说：“太爷，我是外省人哪。”

“啊，你是他外甥？就算你是外甥，能有亲娘舅大吗？——来，再打四十。”

“太爷，你有完没完，为什么尽打我？”

“打你个六亲不认。”

贾老西前前后后，一连挨了一百六十大板，县太爷还叫他起来说，他还起得来吗？

“太爷，我是外省人，是山西省人。”

县太爷搔搔头说：“你是外省人，哎呀，我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贾老西还能说什么呀？他心里想：这倒不错啊！把我打成烂酸梨似的，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好半天，他才哼哼唧唧地说：“我是个做小买卖儿卖砂锅的，今儿个头一回出挑儿，碰见刚才那个老头儿追一个小伙子。他没抓住小伙子，倒把我的砂锅打了。我是扯他来这儿打官司的。”

“拧啦，拧啦！”县太爷这才明白过来，瞧瞧贾老西说：“刚才那老头儿在我跟前告了他儿子忤逆不孝。我让他去把儿子抓来。你们俩人来了，拉拉扯扯的，我瞧你这个年纪，他那个岁数儿，拿你当成他的儿子啦。这么说，太爷我打屈了你啦。哎呀，你的锅全打了？”

贾老西回话：“可不是，一个薄砂吊儿也没剩。”

县太爷说：“小买卖不容易啊！这么着吧，我赏赏你。”

贾老西听县太爷这么说，心想：他明白过来了，倒还是个好官，就不知道他赏多少。

县太爷说：“我赏你一百，怕不够吧？”

贾老西忙说：“太爷，我这小买卖儿，没有那么大本钱，用不了一百，有八十就够啦。”

“你可得合计好，别吃了亏呀。”

“八十够了，吃不了亏。”

“那你可别后悔。”

“不后悔。”

“这是你自己讨的。”

“是我自己讨的。”

县太爷大喝一声：“来呀，打他八十。”

贾老西吓昏了，大叫：“太爷，太爷，您不是赏我八十两银子吗？”

“太爷要的是银子，给的是板子。我就打你个自讨八十。”

这八十大板打下去，贾老西不哼也不叫了。众衙役禀报说：“太爷，这小子给打死了。”

县太爷的戏瘾又来了，念起昆剧《斩黄袍》里的几句：“待我赐他金井御葬——住了！想这卖国的臣子，哪有金井御葬？”一拍桌子，叫了声“来呀——把他拖到荒郊去。”

众衙役抬了贾老西的尸首到荒郊去了。

县太爷这时候只觉得全身三万六千个汗毛孔，没有一个不畅快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嘿嘿，想我做了几任县太爷，唯有这打砂锅一家，被我断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有了，待我打本进京，奏明圣上，定能步步高升。呀，山阳县，山羊县，衙没们说得倒也不错，他们‘咩’得快，我的官儿也就升得快。待我自己来‘咩’上几声：咩，咩，咩咩……”

做文章

春天不是读书天，
夏日炎炎正好眠，
秋有蚊虫冬又冷，
收拾书箱好过年。

这首打油诗，说的是不肯读书不求上进的公子哥儿。父亲做大官，岂愁吃和穿？想要当官也容易，背后有座大靠山何必辛苦把书读，不如整天吃喝玩儿。

这个故事说的徐子元，他父亲在朝为官，是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徐子元这个相府少爷，三年读了一本《百家姓》，只记得“赵钱孙李”四个大字。难道生来就是白痴？不是。他结交了一批官宦子弟，整天东游西荡，玩儿还来不及，哪有读书的心思？父亲见他如此这般，倒也有几分担忧，就命他回原籍去，一来好侍奉母亲，二来离了那帮酒肉朋友，也好安心攻读诗书。

那徐子元带了一班家将书童，出了京师，日行夜宿，回原籍而去。那一日，经过一座柳林，正巧有个人上吊自尽，徐子元命家童将他解了下来，问其原因。原来那人姓单，名非英，虽然家境贫寒，却十分好学。可怜他父母双亡，又碰上了荒年，无依无靠，难以度日，才寻了短见。徐子元听他说的可怜，就把他带回家去，充当一个贴身奴仆。

一日，徐子元在书房闲坐，忽然想起单非英来，不知他聪明不聪明，叫了他出来，要试他一试。

“单非英，公爷今天有一桩大事要你办，不知你办不办得来。”

单非英说道：“公爷有什么大事？小的愿办。”

“这桩事情太大了，恐怕你办不了。”

单非英听他这么说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只得说：“请公爷差使。”

“倒茶！”

嘿！一桩大事，原来是倒茶。单非英倒了茶来，双手奉上，说了声：“公爷请用茶。”

徐子元点点头说：“嗨，看你不出，真有点本事呢。公爷就倒不来茶。你再到厨房去，给我拿点心来吃。”

单非英才走，书童上来禀事：“公爷，考期到了。”

徐子元一听说“考”字，浑身发麻，就骂了起来：“滚，滚！你不说说哪里有好吃的，哪里有好耍的，说这个‘考’字做什么？你想吓死公爷不成？”

书童忙说：“公爷，你不用急。这次派下来的试官是我们老相爷的门生。启程离京之时，老相爷再三关照，要他先把试题透给你。昨天试官才下马，就来拜见我们老夫人，留下了试题。老夫人叫公爷照题作文，好去应考，包你一考就中。”

书童说罢，把试题在书桌上一搁，转身就走。他心里兀自在笑：“叫公爷做文章，不是逼公鸡下蛋吗？”

徐子元在书房里真个急得团团转：“哎呀，好不明白的老相父！好不明白的老夫人！你们的儿子有什么学问，做得来什么文章？唉！莫要逼死人

“单”作为姓，要念作“shàn”。

啊！”

单非英端了点心来：“公爷请用。”他见公爷愁眉苦脸，又是摇头，又是摆手，就问：“公爷，你啥子不舒服？”

“哎呀，公爷周身都不舒服！”

“我去请个医生来。”

“唉，我又不害病，请啥子医生！只因你老夫人拿了一道啥子题目，要我照题作文。单非英，你刚来不晓得，把我颠倒吊起，三天三夜也滴不出一滴墨水来，叫我做啥子文章啊。”

单非英走到书桌跟前一看，那题目是《子曰学而时习之》。他念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公爷，这个题目不难，好做。”

“废话”就是好做，公爷也做不来。你快上街去看看，有没有卖文章的，给公爷买一篇回来。”

单非英想笑又不敢笑，说道：“柴米油盐都好买，哪里去买文章呀？”

徐子元瞪着眼睛说：“公爷有的是钱。有了钱，啥子买不来！”

“公爷，别的东西买得来，这学问嘛，要自己学才学得到。我来磨墨——”单非英添了水，磨好墨，把纸和笔摆得停停当当，说道：“请公爷做文章。”

徐子元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一家人都坐着吃饭，叫我一个人坐着遭罪。真是气人！”他在书桌前坐了下来，才抓起笔就把题目忘记了。“唔，单非英，你刚才说的是啥子题目呀？”

“《子曰学而时习之》。”

“是吗？”徐子元朝题目一看，叫了起来：“什么‘子月’，明明是‘子曰’。你当公爷连个‘日’字也认不得？‘日’是太阳，‘月’是月亮，莫把太阳和月亮搞混罗！”

单非英知道跟他说不清楚，不作一声，站在一旁。那徐子元嘴里“子曰”“学而”，“学而”“子曰”，嘟哝了半天，还没写出一个字来。

“单非英呀，公爷做文章，比生娃娃还恼火。人家生娃娃虽然恼火，肚皮里究竟有货色，我是一点货色也没有呀。”

单非英问：“公爷，你平时读的书呢？”

“公爷平时哪里读什么书，老相爷给我请过不少老师，不是被我撵跑了，就是被我打怕了。”

单非英说道：“公爷实在做不出，府里人多，何不请人家代做一篇。”

徐子元听了大喜：“对，对！请人家代做一篇。求远不如求近。单非英，就请你代我做一篇。”

“我恐怕不行。”

“行！你茶都倒得来，文章一定做得出。”

“倒茶是小事。”

“唔，做文章未必是小事。公爷说话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叫你做，你就要做。不然，你逃脱了，公爷我就逃不脱了。”徐子元说罢，把单非英拉到书桌前面，叫他就座。

单非英拗他不过，只得坐下来。他一看砚台就叫道：“这天气真热，刚才磨的墨，转眼就干了。待我去叫个人来磨墨。”

徐子元一把按住他，说道：“不要去叫，不要去叫。旁人知道你代我做文章，岂不当作笑话去讲？公爷还是要点面子的。”

“公爷，你不晓得，我做文章就磨不得墨。我一磨墨，把手磨软了，就写不成字了。”

“墨让我来磨。公爷别的不会，磨墨倒是家传。我曾祖写字，爷爷磨墨；爷爷写字，爹爹磨墨；爹爹写字，是我磨墨；今天你写，我磨墨……哎呀，你不成了我的爹爹了。”

单非英心里暗好笑。他拿起笔来，文章一挥而就。徐子元接过来一边看，一边叫好：“这一点象只桃子，这一撇象把大刀。写得好！写得妙！比我爹爹还高明。单非英，今天你费心了，公爷赏你二百钱，拿去买顶帽子戴。这篇文章你先送到上房，去请老夫人过目。”

万万想不到文章送到上房，又引出了一桩奇事来。

原来对江有个崔天官，单生一女，才貌出众。老夫人早就放在心上，日前托李尚书去崔府给徐子元说亲，本以为门当户对，一说便成。哪里知道崔天官定要给女儿选个有才有学的女婿。那老头儿听说徐子元是个草包，就一口回绝了。单非英把文章送到上房，正好碰上李尚书来拜望老夫人回话。老夫人看了文章不喜欢，她没想到儿子转眼间有这么大的长进，顺手将文章递给了李尚书，李尚书一边看一边摇头晃脑，连声叫好。他说既然这样，何不让徐子元带着文章，过江相亲，崔天官看他文章写得这样好，哪有不允之理。老夫人听了正中下怀，急忙吩咐书童，去书房请公爷更换衣裳，立即起身。

徐子元听了书童的传话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哎呀，好不明白的母亲！这篇文章哪里是你儿子做的。去相啥子亲罗，忧人，忧人！”

徐子元正在发愁，单非英却来向他道喜，连声说：“恭喜公爷，恭喜公爷！”

徐子元说道：“在别人倒是喜事，到了我身上就成了祸事。文章是你做的，我连念也念不下来。那个崔老头儿要是问起来，不是要我的命么？再说我公爷这副尊容……”

“我看公爷，品貌不错嘛。”

“还不错呢！你不晓得，我那几个同窗书友，把公爷挖苦惨了。他们胡诌了几句歪诗，你听着：

好个徐子元，容貌世无双：

一个尖下巴，半座塌鼻梁；

八戒门前过，错认美猴王。

你看惨不惨？”

单非英朝他看了又看，说道：“公爷不说，倒也看不出来；听这么一说，真还有点猴相。”

徐子元又气又急，吼道：“连你也糟蹋起公爷来了，还不快替公爷想个法子。”

“做文章可以请人家代，未必相亲也请人家代呀！”

徐子元一听这话，眼睛就亮了：嗨，这话倒听得！他把单非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，心里琢磨说：这个单非英，文章都做得来，相亲也一定能行，不如请他再帮个大忙。徐子元主意打定，双手拉过单非英，把他按在椅子上，向他连连作揖。吓得单非英手脚无措，不知怎么才好。

“单非英啊，单非英，你知道我向你作揖，为的啥子？”

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
“就是请你过江去，代我相亲。”

单非英大吃一惊：“公爷，这个相亲，小的实在不能去。”

“揖也向你作过了，你还不快去呀？我就给你跪下。”咕咚一下，徐子元果然跪在地上，磕起响头来。

单非英是个奴仆，生死都只凭主子一句话，哪敢再违抗，只好答应了，到里间去更换衣裳。

这时候，书童来请徐子元动身：“公爷，马备好了，快请上马。船在江边候着，老夫人叫小的侍候公爷过江去相亲。”

“我不去了。”

“你不去，谁去？”

“我请单非英代我去。”

书童可不服气了：“什么，让单非英这小子去？我是书童，他是随从，风吹梨子树，疙瘩碰疙瘩。如今叫我替他牵马，还要喊他‘公爷’，我不去。”

“你敢不去？”

书童见徐子元扳起脸来，就说：“小的不敢不去。不过，我不喊他‘公爷’，还是喊他‘单非英’。”

这还行，一喊不就戳穿了把戏？徐子元只好答应他，喊单非英一声“公爷”，赏给他一百钱。

书童一听高兴了：“喊十声呢？”

“赏你十百钱。”

“喊一百声呢？”

“赏你一百钱。”

别看公爷是个草包，不会读书认字写文章，一提到“钱”，他心里可亮堂了，精到了家。喊一声一百钱，喊十声该十个一百钱，就是一吊钱。喊一百声该赏多少呢？当然该是十吊钱——一百个一百钱。结果呢，喊一百声也是一百钱，和喊一声一个样。公爷鬼得很，就会蒙骗小书童。

书童一盘算，喊十声，赏十百；喊一百声，赏一百。一点也不错，就怕喊多了记不住。

徐子元说道：“你就在你那丝带上打疙瘩，喊一声‘公爷’。打一个疙瘩，回来算疙瘩帐。”

“要得！回来算公爷的疙瘩帐。”

书童跟随单非英，一步一个“公爷”，兴冲冲地过江去了。

一只鞋

玉岗山下老俩口，毛大福和毛大娘，两口子都是行医的。

毛大福是外科，刀创火烫，跌打损伤，各种无名肿毒，他都医得了；毛大娘是产科，安胎接生是拿手，这一方的娃娃没有一个不是她接的生。老俩口不但医道精通，而且从来不收谢礼，碰上穷苦人，还送汤给药，因而远近闻名。老俩口虽然家境清寒，无儿无女，只因一心扑在医道上，倒也过得快活。

一天，毛大娘翻过玉岗山，去为刘家二娘接生。这位二娘是头胎难产，十分危险，幸好毛大娘赶到，接下娃娃，母子平安。刘家好不欢喜，拿出一两银子、五尺红布、一双鞋面，外加一块印花帕子送给毛大娘。毛大娘做出的规矩，一概不收。刘家无奈，就杀了一只鸡，留她喝酒。毛大娘本来贪杯，就坐了下来，不再推却。刘家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挨次敬了她一杯。毛大娘喝多了，心头象一团火在烧。她赶紧起身，再不然就倒也，倒也。

她出得门来，走在路上，人就清爽得多。只见一轮红日渐渐西沉，照得满坡的映山红格外喜人。她随手摘了一朵插在头上。红花映着白发，好精神！吃多了酒就怕吹风，她上了山岗，偏偏遇上一阵冷风，不由得头昏眼花，身子摇晃起来。她想：走快些，走快些！可是两只脚不听话，踏了个空，倒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毛大娘睡得好香，哪里晓得山后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。这老虎来到毛大娘身边，用鼻子闻了一闻，然后轻轻地走过来，走过去。它那神气，好象有什么急得不得了的事，要找毛大娘帮忙，可又不敢惊动她，只好靠着她伏下，等她醒来。

毛大娘一直睡到月上树梢，只觉得脑壳闷胀，口渴得很。

“老老，老老——”她还当睡在自己家里，叫着她老伴，“你烧碗酸辣汤来给我醒醒酒……算了，算了，你怕麻烦，舀碗冷水来也要得……”咦，怎么不答应？她翻了个身，一只手碰到老虎的顶花皮，“呃，清明都过了，还拿羊皮袄当铺盖呀？”她顺着摸下去，摸到老虎的嘴巴，“我说怎么叫不应他，原来他躺倒睡熟了。咦，他的胡子怎么这样稀稀朗朗硬梆梆——”她揉揉眼睛，睁开来一看，叫了声：“妈呀！”想爬起来跑，可是手脚好象棉花做的，怎么也爬不起来，只好闭上眼睛，等老虎把她吃掉。

老虎用嘴碰了碰她的手。

“哎呀，我的手遭它啃了。”

老虎又用嘴巴碰了碰她的脚。

“哎呀，它在咬我的脚了。”

老虎伸出爪子，拉了拉她的衣裳。

“哎呀，我一身都遭它吃完啦……嗯，我怎么不痛呀？哦，哦，它把我囫圇吞下肚里了。”

毛大娘眼睛眯起一条缝，看见自己还躺在路边的大石头上，那只老虎正在抓她的衣裳。

“你要吃就快点吃呀，莫要把人吓死罗。”

老虎摇摇头。

“怪呀，又不是在做梦。喂，你不吃我，又缠住我不放，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？”

老虎拍了拍自己的肚皮，又去拉她的衣裳。

“哦，我明白了。是不是你家有病人，要请我去把脉开方？”

老虎点点头。

“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那你就快快带路，到你府上去走一遭。”

老虎带了毛大娘，爬坡过岭，来到一个山洞口。老虎点点头，意思说：“到了，到了！”毛大娘心里有点慌：“未必然我送上门去给它当点心？”正想转身，老虎吼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我又没有走，你吼啥子嘛？你要我进山洞去，我进去就是了。”

毛大娘进去一看，里面还躺着一只老虎。原来请她的是一只雄虎，洞里躺着的是一只雌虎。毛大娘走拢雌虎，只见它气喘喘汗淋淋，肚皮发胀，快要下虎娃了。她不慌不忙，取了点药，喂雌虎吃下，又缓缓地给雌虎按摩肚皮。没多久，雌虎下了两只小虎。

两只老虎喜得朝着毛大娘摇头摆尾。毛大娘嘛，她也松了一口气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你做了爹，你当了娘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二天有病痛，带个信来。哟，天都快亮了，我该走罗。”

哪里知道，雄虎还是拦住她不放。她低头一看，哦，雄虎脚上有伤。她摇摇头说：“对不起！这该外科，我家毛大爷在行。我回去跟他说，叫他明天早上来看看。你们尽管放心。”

毛大娘回到家里，从吃酒讲到醉酒，再讲到碰见老虎，毛大福惊叫起来：

“你，你，老虎把你吃掉了吗？”

“你也真糊涂！老虎把我吃掉了，这会儿我还能跟你摆龙门阵？”毛大娘讲到接下两只小虎，不由得眉飞色舞。是嘛，除了她毛大娘，哪个为老虎接过娃娃？“老老，我忙了一夜，你嘛，也闲不着。雄虎脚上有伤，这是你外科的事。明天早起，你去看看。”

毛大福听他老伴说得有板有眼，倒要见识见识。第二天吃罢早饭，背起药箱，硬起脚杆上山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这天清早，就在这玉岗山上出了一桩人命案子。本地有个无赖叫丛薪的，赌钱输得红了眼，带了一把刀，到这玉岗山上来拦路抢劫。正好有个银商叫宁泰的从这里路过。丛薪把他追到路边乱树林里，一刀杀死了他，抢走了他的包裹。

说来也巧，那只雄虎听毛大娘说得明白，就早早地出洞来，接毛大福给它治伤。它走近乱树林，正看见丛薪在行凶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吼了一声，窜进林里，朝丛薪扑去。丛薪一惊，拚命逃跑，慌不择路，一下子就从陡坡上滚了下去，脚上的一只鞋跑掉了，哪顾得上拣。雄虎从地上叼起这只鞋，转过身来，又看见宁泰丢下的一把扇子，一起叼了带回山洞里，再来到路边，毛大福正好上山来了。

毛大福一见雄虎雄赳赳地站在那里，不免有点心惊胆寒，忙说：“虎呀，虎，我是到府上去治伤的，你莫咬我。”

雄虎闻了闻药箱，点点头，领着毛大福来到山洞。毛大福拿清泉把雄虎的伤口洗干净，敷了丹药，再贴一张拔脓生肌膏，说道：“当即止痛，三天结疤。告辞了！”

四川方言：“二天”是“以后”的意思。

四川方言：“摆龙门阵”就是说故事、聊天。

毛大福走出山洞，雄虎跟了他来，嘴里衔着一把扇子，朝他直点头。

毛大福看那扇子，制作精致，竹骨上还刻着几个字。他明白雄虎的意思，摆摆手说：“好意我领了，谢礼我不收。”

雄虎把扇子放在他面前，见他不停地摆手，就吼了起来。

“哎呀呀，天下哪有这样送礼的？好，好，好，你逼我收下，我只好收下了。”毛大福拾起扇子，下山去了。

再说那头。出了人命案，公差腿跑断。这县里两个公差，一个张标，一个李贵，奉了县官之命，查访谋财害命的凶手；三天为限，查不出，挨一顿板子；再三天，还是查不出，又挨一顿板子。他们俩一个屁股破了皮，一个屁股开了花。一天，两个公差一拐一拐从玉岗山上走下来，走过毛大福家门口，进去讨张膏药贴。张标见毛大福拿着扇子在扇风，夺过来一看，竹骨上清清楚楚刻着“宁泰解暑”四个字。他忙向李贵使了个眼色。李贵拿起铁链，哐当一声，往毛大福脖子上一套，上了锁就拉走了。

县官当即升堂，问道：“你叫毛大福，是做什么的？”

毛大福回答：“这一方，哪个不晓得我毛大福是个医生。我要回去了，好多病人等着我，二天老爷有病，外科找我，安胎接生，找我家大娘。”说罢转身就走。

“转来，跪下。你为何在玉岗山上杀死宁泰，快快从实招来。”

毛大福回话：“我是医生，只有把病人医好，哪里会把好人杀死？”

县官发了火，把那把扇子丢在他面前：“你去看来，扇子上刻着宁泰的名字。你拿这扇子扇风，宁泰不是你杀的，是哪个杀的……你说这扇子有个来路？好嘛，你说……”

毛大福老老实实说了一遍。县官瞪大眼睛说：

“哎，你给老虎治伤？疯话……老虎和你非亲非故，不吃掉你，还送你这把扇子？笑话！毛大福，看你一派胡言，不打你，你是不会招了。”县官一拍惊堂木，喊道：“大刑侍候……呃，你还有话说？你说嘛……要老爷跟你上玉岗山去查一查？老爷没得空，有空也不去。你一把骨头，老虎懒得吃你；老爷一身肥肉，老虎见了就开胃。好吧，老爷派两个人跟你去。张标，李贵，你们押着毛大福，到玉岗山去，和老虎当面对质，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不得有误。退堂。”

两个公差暗暗叫苦，押着犯人去和老虎对质，这不是陪着犯人去送死吗？他们愁眉苦脸，押着毛大福走出衙门，一步一挨，往玉岗山而去。来到山下，正好碰着毛大娘从外面接生回来，一个叫“老老”，一个叫“妈妈”，老俩口抱头痛哭。

毛大娘说道：“少是夫妻老是伴。老老，我和你一路去。”

毛大福点点头说：“妈妈，你为老虎接生，我给老虎治伤，未必然老虎会吃我们。我们倒是要找老虎把话问清楚。说走，那就走嘛！”

弯弯曲曲路，重重叠叠山。天黑了，又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坡陡路滑，他们走到半夜，才走近山洞。忽然一阵狂风吹过，前面跳出一只猛虎来。两个公差吓得抱头鼠窜，喊爹叫妈。老俩口看那老虎跳到面前来，摇头摆尾，说不出的亲热。

毛大福摸了摸它的脑壳，问道：“你是那只雄虎吗……哦，你点点头。是的。虎呀，虎，你可把我害苦了！你送我一把扇子，我不要；你逼着我收下，结果遭了这场冤枉官司……”

毛大娘接着说：“虎呀，虎，老老说的，你都听明白了？呵，你点点头，是听明白了。那你为啥一言不发？两个公差就在这里，你把话向他们说清楚，也好了却这桩冤案。”

雄虎听到这里，一仰头，咬住套在毛大福颈上的铁链呜呜叫个不停。

两个公差见老虎驯良，壮着胆子，慢慢走拢来。

张标说道：“虎老子，你咬住这铁链做什么……哦，你是要我们把这锁开了……嘿嘿，不行。这是王法！”

李贵举起刀，耀武扬威说道：“哪个毁了王法，就砍他的脑壳。”

差人平时就拿这种话来吓唬老百姓，这会儿照样拿来吓老虎，要老虎也服王法。老虎不管什么王法不王法，它听了不舒服，纵身一跳，向两个公差扑去。两个公差吓得屁滚尿流，话都说不周全了。一个喊：“毛大爷，你，你快把虎老子劝住。动不得，动不得！”一个叫：“虎老子，莫发威，莫发威！我马上开锁就是。”

张标开了锁，李贵解下铁链。一个说：“什么王法，屁法，在这里，朝廷管不着。”一个说：“毛大爷，你快活动活动，求你在虎老子面前多美言几句，我们不敢得罪它啦。”

当哪一声，铁链落地，雄虎过来咬住它，往上一甩，套在自己的脖子上。这是做什么？

毛大福明白了：“两位公差，它要你们把它锁了。”

毛大娘说：“对，对！它要你们带它去见官。”

两个公差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我们硬是不敢！”

毛大福说：“你们尽管放心，它叫你们锁，你们就锁。”

“虎老子，那就多有得罪了。”两个公差又是作揖，又是打躬，才把雄虎锁了，牵着它走，它却又不走。

“呃，虎老子，把你锁了，你又不走。你究竟要怎样嘛？好，你不走，就回你的窝里去，我们还是把毛大爷锁了，带他走。”

雄虎听了，又发起威来，一声大吼，震得那乱树林纷纷落下叶子来。

还是毛大娘懂得人情世故，说道：“虎呀，虎，锁了你，你又不走。是不是要我给你的妻儿报个信……你点点头。看我猜得一点也不错。你放心去打官司吧。我这就到山洞里去报信。”

第二天，县官升堂。张标李贵禀报老虎带到。

县官问道：“死的吗？”

“活的。”

县官急叫：“哎呀，快关大门。”

“老爷，此虎不伤人。”

“此虎真的不伤人？那我就不怕了。五刑五法备齐，带老虎和毛大福上堂。”

老虎和毛大福上了堂。

县官问道：“老虎，报名来。”

毛大福代老虎回话：“老虎没有名字。”

“家住哪里？”

毛大福又代老虎回话：“家住玉岗山。”

县官一拍惊堂木，问道：“老虎，这把扇子是你送与毛大幅的……你点了头，是你送给他的。老爷再来问你，你从哪里得的这把扇子？说……你说

呀！从哪里来的……哼，大堂之上，怕你不招。来呀，与我重责四十大板。”

县官连叫三声，两个公差一动不动。他们悄悄对县官说：“老虎屁股摸都摸不得，你敢打吗？”

县官说：“那就免打。你快说，扇子从何而来……呢，你硬是不说？老爷就容不得你了。打，打，打！”

县官发了急，老虎发了火，吼了起来。亏得有毛大福在一边哄着它：“虎呀，这地方可比不得玉岗山，吼不得，吼不得！”毛大福又回过头去劝县官：“老爷，你也平平气。它是兽类，纵然挨板子，也不能承招。”

县官说道：“有招无招，暂且不说。先打它一个咆哮公堂。打哟，打哟！”

两个公差实在不敢打，悄悄对县官说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它要乱来了。我们不敢打。”

县官下不了台，发起狠来：“你们怕它乱来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未必它敢对我乱来。多来些人，把它按倒，我自己来打。”说罢，从位子上走了下来，卷起袖管，接过刑杖，高高举起……就在这时候，听到衙门外面一片嘈杂之声。

“看呀，又一只老虎上堂罗！”

“莫挤，莫挤！”

“快闪开，让老虎上堂。”

果然，又一只老虎来了，就是那只雌虎，嘴里衔着一只鞋。它后面跟着毛大娘，再后面，是一群看热闹的百姓。

那雌虎看见县官高高举起刑杖，要打雄虎，它大吼一声，猛扑过去。县官慌得丢了刑杖，也顾不得体面，一头往公案底下钻，惹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毛大娘叫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这只雌虎衔了一只鞋，是来报案的。你快坐堂问案呀！”

县官从公案底下爬出来，坐到了位子上。他喘着气，擦着汗，好容易定下神来问雌虎：“莫非玉岗山的人命案子，与这一只鞋有些干系？你说，这鞋又从何而来……你快说呀！”

两个公差说：“它硬是不开腔，是不是打……”

县官忙说：“莫乱来，念它们生于山野，不知朝廷法度，王刑王法，一概免用。可是这一只鞋，一只鞋……”真是人多眼多，这时看热闹的百姓里面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向县官禀告：就在出事那天，他碰见赌棍丛薪，一拐一拐，只穿着一只鞋。

县官听了，说道：“这就八九不离十了。快拿丛薪到案。”

丛薪一抓到，就真相大白。毛大福无罪，当堂开释。老两口捏了一把汗，松了一口气，回家去了。还有那老虎两口子，自回玉岗山去，两只小虎已经饿得呜呜叫，等着妈妈给它们喂奶呢。

送饭

牢头，牢头，十人见了九人愁。

监牢里看管犯人的叫牢头，又叫禁子。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牢头嘛，就得在犯人头上捞钱。哪怕是亲姨娘、二大舅，谁进来坐牢，也要捞他一把。

话说有这么个牢头，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想钱。噯，有个新来的犯人叫孙继高，还没敲出他一个钱来。这孙继高是个穷秀才，吃了冤枉官司坐的牢，身上虱子倒不少，钱呢，一个也没有。牢头把他叫了出来，拳打脚踢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顿，还是敲不出一个钱来，就罚他桂花树跟前站着——就是叫他蹲在尿桶边上。

牢头打人打得累了，往板凳上一躺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忽然牢门外面一声大叫，那声音又尖又响，象打了个炸雷。

“开门！我是送饭的。”

犯人坐牢，饭得由家里送，这是古时候的规矩。

“送蛋的——送到孵房去孵小鸭子。”

“送饭的。”

“哦，是送炭的，送到炭行去。”

“哦，你听错了，我是给我二叔孙继高送牢饭的。”

哈，来得正好！在孙继高身上没捞到钱，我就在你送饭的身上捞。牢头一骨碌爬起来，问道：“送饭的，你可有钱？你可有礼？”

送饭的说：“我无钱无礼。”

牢头一听火了，脱下一只鞋子，在地上打得噼啪噼啪响，一边打一边吼：“好，无钱无礼。孙继高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……”

送饭的一听急了，带哭声嚷嚷道：“别打我二叔，我有钱有礼。”

可不，一吓唬就把钱给吓唬出来了，牢头心中暗暗得意：“瞧你这个送饭的，早说有礼有钱，也省得我打烂了一只鞋底。”他从门洞里伸出一只手来说道：“要我开门，有钱拿钱来，有礼送礼来！”

送饭的身上只有一个小铜钱，只好掏出来，放在牢头的手心里，叫一声：“大爷，你替我收着。”

果然钱到门开，牢头一看，咦，送饭的是个小姑娘。

“嘿，你人不大，喉咙倒不小。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岁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端午戴。”

端午戴，哪有叫这样的名字的？牢头一琢磨，嘿，这丫头叫我猜谜呢，好玩，好玩。他就猜起小姑娘在端午节戴的花儿来。栀子花？不对。南瓜花，不对。大椒花？也不对。

送饭的小姑娘说：“我妈说：清明不戴柳，变成老黄狗；端午不戴艾，变成老鳖盖。我在端午生，名字叫小艾。”

“哦，你叫小艾。你送饭，是转牢送，还是提牢送？转牢送嘛，你这碗饭让犯人一个个传过去，他们一个吃一口，传到你二叔手里，饭呐，就没有了。提牢送嘛，你把饭搁在这里，先到桂花树跟前找着你二叔，回来再把饭给他送去。”

“那我提牢送。”小艾刚放下饭篮，又提了起来，“不行，莫让狗把我的饭吃了。”

“胡说！监牢里哪来的狗呀？”

小艾放下饭篮，说了声：“请大爷看着。”她走进黑洞洞的牢房，在尿桶旁边找着她二叔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忍不住一齐放声大哭。

叔侄俩哭得伤心，那牢头却笑得开心。他想：好咧！我把这饭吃掉，中午就不用烧锅了，又省了两个钱。他从饭篮里拿出饭碗，刚刚扒了两口，一听不好，里边哭声停了，小艾就要回来取饭了，他急忙把饭碗放进饭篮里。真是小艾回来了，她一看饭少了，就蹲在地上哭起来。

“你吃了我的饭，你吃了我的饭……”

牢头强嘴说：“我可没吃，是狗吃的。”

“你说的，监牢里哪来的狗呀？是你吃的。”

“我吃的？嘿，你搜好了。”

这还用搜，牢头的胡子上还粘着饭粒儿呢。

牢头死不认帐，转眼一想，哄她说：“你从家里来的时候，饭是热的，路上风一吹，饭就冷了，就收缩起来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拿筷子把饭拌得松松的，“你看，饭不是跟以前一样多嘛，快给你二叔送去吧。他几顿没吃，肠子都饿细了。”

小艾没法，只好捧着饭碗，给她二叔送去了。

牢头心里想，才吃了几口饭，还推说狗吃的，太不合算了。他摸着下巴，眼珠子骨碌碌一转，看小艾的那只饭篮倒还值几个钱，就把它藏在墙角里，抓了一把稻草盖住了。

小艾侍候她二叔吃完饭，拿着碗筷出来，时候不早，该回家了。咦，饭篮呢？

牢头说：“啊，你带了篮子来的？大爷怎么没看见！”

“我就放在这里的，除了大爷你，又没人来过。”

“胡说！我大爷能拿你的篮子吗？”

“就是你拿的，就是你拿的！”小艾一边哭，一边叫。

牢头一想：不好，这丫头嗓门大，一哭一闹，叫人家听见了，多不好意思。要是让狱官四老爷听见了，更不得了，说不定这差使当不成，还得挨一顿打，还给她算了。他这么想着，就走到墙角边，用脚一踢，小艾的饭篮就从稻草下面滚了出来。

“小艾呀，小艾，你自己把篮子放在墙角里，还赖我大爷拿你的。让四老爷听见了，我大爷不就倒霉了吗？”牢头说漏了嘴了。

小艾抹了眼泪，笑了，她想起那个小钱来，把碗筷放进饭篮，转身对牢头说：“大爷，我还有个钱呢？”

牢头没想到小艾会来这么一招，搔着头皮说：“那个小钱，不是给我大爷作开门礼的吗？”

“我说请你替我收着，可没说给你。”

小艾当时真是这样说的！牢头招架不住了，就说：“那个钱嘛，大爷买了黄烟啦；黄烟嘛，大爷吸完啦。走吧，走吧！”

小艾就是不走，他牢头干嘛白要人家的钱呢？一想，他才说过，让四老爷听见了，他得倒霉。这四老爷是谁呢？管他呢，反正牢头就害怕四老爷。想到这里，小艾大声嚷嚷起来：“四老爷，禁子大爷把我的钱拿走了，禁子

大爷把我的钱拿走了。”

她这么一叫，牢头真个吓慌了。

“别叫，别叫！大爷是逗你玩的呀！”牢头掏呀，掏呀，掏了好半天，才把那个小钱掏了出来，“喂，喂！我大爷能要你的钱吗？给你，给你，去，去，去！”

小艾拿了钱，提着饭篮，走出牢门回家去了。

打桑园

四月天，麦苗青了，桑叶肥了。

钟离春 挎着个篮子，到桑园去采桑。她穿一件旧青布衫儿，扎一条旧青布裙子。养蚕，养蚕，织的绫罗绸缎，她这个养蚕姑娘，穿的却是一身粗布。

她来到桑园，刚刚采了几片桑叶，忽听得桑园外喊声震天。她急忙放下篮子，双手抱住一棵大桑树，往上一窜就上了树梢，手搭凉棚一看，只见乱哄哄的一群人马，有的往东跑，有的往西奔。

原来齐国的大王听说山里出了一头白毛野鹿，带了大队人马来围猎。他们把山前山后团团围住，齐声发喊，果然有一头白毛野鹿受惊跑了出来，正好在齐王马前跑过。齐王大喜，搭箭拉弓，嗖的一声，射中白鹿的后身。白鹿受了伤，狂奔乱跳，一眨眼工夫就跑得没影儿了。

齐王叫丞相传下旨去：哪一个捉住白鹿，官升三级，赏黄金百两。将官们谁不想升官发财，于是各带兵丁，分成几路去追捕那白鹿。

有个将官东闯西奔，来到钟离春家的桑园跟前。兵丁们都收住脚步，站着不动。将官着急了，他吆喝起来：“快走，快走！误了老爷的事，就杀你们的头。”

兵丁们说：“老爷，您没看见前面一个破栅栏挡了路，过不去啦！”

“一个破栅栏，敢挡老爷的路？这还了得！拆了它。”

“老爷，我们是大王手下的堂堂的御林军，去拆人家老百姓的破栅栏，多丢人哪！要拆，您自己拆去。”

将官一想：不好！我是大王手下堂堂的将官，去拆人家老百姓的破栅栏，不是更丢人吗？就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先跳了过去，你们跟着跳过来。”

这将官长得好肥，一跳不到三尺高，一头撞在栅栏上，仰天跌了一大交，正好看见桑园里的大桑树上，有个姑娘在哈哈大笑。将官又羞又恼，挣扎起来，朝着兵丁们破口大骂：“你们这些蠢才，呆看干什么？还不快去问问那个女子，白鹿往哪一边跑了？”

兵丁们说：“我们一不想升官，二不想发财，还是老爷自己去问吧。”

“对，对，是该老爷去问——喂，我该怎么称呼她呢？”

兵丁们说：“您拣大一点儿的称呼，人家听了高兴，准告诉您。”

将官一听这话有理，就拉开嗓门叫起来：“喂，我的姥姥的姥姥，比我姥姥的姥姥还大两辈的姥姥，您看见白鹿往哪一边跑了？”

兵丁们忍不住要笑，都说：“有这样称呼人家大姑娘的吗？太大了，得小一点儿。”

将官连忙改口说：“喂，我那外孙女的外孙女……。”

兵丁们笑得肚子都疼了，又说：“你得称呼人家大姑娘二姑娘才对。”

将官只好再问：“谁家的大姑娘二姑娘，您看见一头白鹿往哪一边跑了？”

这一回，钟离春才开了口，她说：“大驹子不来口不开，小驹子来了你自来。”

将官听了不明白：“什么，什么？我问她白鹿，她怎么说起驹子来了？”

钟离春传说就是战国时代齐国的无盐，她相貌极丑，四十岁没出嫁。她请见齐宣王，陈述解决齐国危难的办法。齐宣王采纳了，立她为王后。这个故事和《打桑园》这出戏没有什么关系。

兵丁们说：“老爷，那姑娘说您是只小驹子，不睬您。要等大驹子来了，她才肯讲哩！”

将官一拍胸脯说：“我的个头跟大骡子也不差多少，怎么说是小驹子呀？”

“人家姑娘不是说您的个头小，是说您这个官儿太小，得请个大官来问话。”

没奈何！将官只得去请丞相来。当朝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论官儿，没有比他更大的了。

“大姑娘，二姑娘，大驹子来了，您快开口吧……”

将官没把话说完，先挨了个耳光。丞相又吹胡子又瞪眼，说道：“你这个蠢才！我是齐国堂堂的丞相，怎么成了大驹子了？”

丞相喝退将官，仰起头来问：“你那丫头，可曾见过一头白鹿……”

钟离春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回答说：“我忙着呢，不管闲事！”

丞相听了心里老大不痛快：这个乡下丫头，好大的架子！她采桑养蚕，难道比大王围猎白鹿还重要？我倒要取笑她几句。他找到园门，踱着八字步走进桑园，哼哼哈哈的念了四句歪诗：

今天忙来明天忙，
急急忙忙来采桑。
绫罗绸缎穿不上，
采桑养蚕你白忙。

谁知道钟离春不但唱得好山歌，还编得好山歌。她心里暗暗发笑：这个酸老头儿说话不通，待我回敬他几句：

今天忙来明天忙，
急急忙忙来采桑。
采桑养蚕织绸缎，
大红大绿做衣裳。
你不养蚕穿绸缎，
问你臊得慌不慌？

这丞相原是齐国第一等的口才，万万想不到今天被一个乡下姑娘驳得哑口无言。他只得灰溜溜地溜出园去，请齐王自己来问话。

齐王带了几个保驾的将官，大模大样走进桑园，问道：“桑树上那野丫头，你可曾看见一头白鹿，身带一支玉箭，从这里跑过？”

他问一声，往前走几步，一连问了三声，正好走到大桑树底下。钟离春只当没听见，只顾自己采桑。

齐王哈哈大笑道：“这野丫头，原来又聋又哑！”

这一下可把钟离春惹火了，她冲着齐王，“呜咿呀——”一声大叫，吓得齐王噌噌噌一直退到栅栏边。

齐王气急败坏，取过宝弓，朝钟离春射了一箭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钟离春一伸右手，把箭接住了。齐王射了第二箭，又被钟离春用左手接住了。齐王那第三箭，直朝钟离春的脑门射去，钟离春不慌不忙，把头一仰，一张嘴，正巧把箭头咬住。好个姑娘，把三支箭并在一起，轻轻一折，折成六段，扔在地上。这会儿，她开口说话了。

“你这个昏君，你今天犯了三条法。你不认个罪，我不放你走啦！”

齐王听到“昏君”二字，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王有

王法，你一个乡下野丫头，有什么法？”

“你有王法，我有民法。你竖起耳朵好好儿听着：这第一条，你无缘无故闯到我这桑园里来。要是我闯到你那王宫里去，该办什么罪，你今天也得办什么罪。”

“第二条呢？你说。”

“这第二条，你无缘无故射了我三箭。要是我射你三箭，该办什么罪，你今天也得办什么罪。”

“你再说那第三条。”

“这第三条，罪就更大了。现时四月天气，你带领一帮人马，踏坏了麦苗，黎民百姓日后吃什么？他们当着你不敢言语，待你去后，恨天天高，恨地地厚，背地里谁不骂你这个昏君。”

钟离春越骂越气，从桑树上跳了下来，指着齐王，左一声“昏君”，右一声“昏君”，骂得齐王头脑发昏。

俗话说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齐王一看情况不妙，拉着丞相转身就走。

“哪里走？你们进得来，可出不去了。”钟离春呼啦一下，扳下一支桑树叉，拔脚就追。

众将官忙来保驾，乒乒乓乓，跟钟离春打了起来。别看众将官拿的是刀枪剑戟，吓唬老百姓有本事，真打起仗来都是脓包，被钟离春打得落花流水，各自逃命去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保驾。

桑园里只留下齐王和丞相两个，东奔西窜，在桑园里转了几圈也没找着门，被钟离春追上了。

“姑娘我有话在先，你这昏君不认个罪，不放你走啦！”钟离春右脚一弹，把齐王踢了个嘴啃泥，正要抬起左脚再踢，却被丞相双手托住。嘿，这姑娘的脚也真大，那只鞋就象小船一般大。齐王要是再挨她一脚，准没命了。

丞相忙说：“姑娘饶命！”“要我饶命，倒也不难，你叫昏君依我三件事。”

齐王这会儿才定下神来了，连声说：“依，依，三百件也依你。”

“这第一件，你的人马踩坏了黎民百姓的麦苗，该赔。”

“该赔，该赔！”

“这第二件，你的那些狗官，下乡来不是抽税，就是派差，该免。”

“该免，该免！”

“这第三件，你这昏君，老实实在王宫里待着，别再出来围猎取乐，惊动百姓。”

“行喽，行喽！”

钟离春把桑树叉一扔，说道：“行喽，那就快给我滚。”

丞相扶起齐王，四面一看，众将官一个也没有了，只好自己搀着齐王，一拐一拐，走出桑园。

钟离春拾起篮子，还采她的桑叶。她心里痛快，又编了个山歌唱起来。

人说大王比天大，
我呀偏偏要揍他。
打得他君臣滚的滚来爬的爬，
好比三岁孩子趴在地上抢西瓜。
打得他不敢再犯老百姓的法，
看起来，遇上大王还得再揍他。

阿必大

阿必大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儿，已经在李九官家做了将近一年的媳妇，这叫做童养媳。

阿必大怎么会做童养媳的？她原来姓陆，有个哥哥叫阿大，爷娘早就死了，还好有叔叔婶婶收养他们。一年前，叔叔欠了地主家几担租谷，经不起早催夜逼，急出了病来。可怜哪，不说买药，连煎药的炭也买不起。阿大跑到当铺，剥下身上一件破短衫，苦苦哀求老板当几个铜钱，好给叔叔买药买炭。哪里晓得老板把短衫攢了出来，“穷鬼”长“穷鬼”短骂个不停。阿大火了，拣起一把小铁锁攢了过去，损伤了老板额角。这一下可闯了穷祸！老板告到衙门，问了阿大一个白日抢劫的罪名，把他关进了牢监。叔叔一听说阿大吃了官司，又心痛又着急，没过几天就死了。留下婶娘和阿必大两个，这日子叫她们怎么过呢？熬了两个月，实在熬不过了，正好邻村的许媒婆来给李九官家说媒。婶娘想，阿必大跟着自己饿肚皮，不如让她走条生路，硬了硬心肠，收了李家十块洋钱，让阿必大到李家去做童养媳。

李九官一家三口：他、他娘子、他儿子。李九官是贩猪猡的，经常在外跑码头；他娘子是远近闻名的“雌老虎”，儿子才十五岁，外号叫“石秤砣”，百里方圆找不出第二个他这样的小矮人来，一尺两寸的长衫穿在身上还着地拖。旧年八月半，一家门到上海，白相了城隍庙，又白相大世界，走到哈哈镜前面，“雌老虎”一看自己，笑痛了肚皮，她变成了一只大南瓜。咦，她的宝贝儿子呢？寻了半日才寻着，小矮人在哈哈镜里变成了一只踏扁的灯笼。

阿必大呀阿必大，日后就是小矮人“石秤砣”的媳妇了。这且不说。阿必大来到李家门，头三日还好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做点轻便生活；过了三朝，“雌老虎”的喉咙粗起来了，从此她饭吃馊的，活做重的，四更睡觉五更起。“雌老虎”还看她不入眼，不是骂就是打。阿必大真叫作孽呀，身上被打得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

一天，“雌老虎”一早起来就发阿必大的脾气，嘴里叽哩咕噜：“我花费十块洋钱，一套花布短衫裤，领了她回来，指望她替我婆妈的手脚。想不到来了十个月，没有一样生活看得入眼的，仍旧事事要我操心。说她她不懂，骂她她不痛，光起火来打她几下，人家就说我做婆妈的太凶。唉，真是没有媳妇想媳妇，有了媳妇气死婆……”她洗好脸，梳好头，吃好早饭，一看天气蛮好，心想男人带了儿子“石秤砣”出门贩猪猡，一去就一个多月，一个人坐在屋里厌气，不如到观音堂去烧一趟香。主意拿定，“雌老虎”就大吼一声：“阿必大，你给我死出来！”

阿必大听了心惊肉跳，赶快出来叫了声“婆妈”，呆瞪瞪立在一边。

“死人，你在那里做啥？”

“给婆妈洗衣裳。”

“瞎说，我今天没有换衣裳。”

“昨日早上换下来的。”

“你昨日不把衣裳洗了，在做啥？”

上海话：“白相”就是玩儿的意思。

大世界是旧时上海的游乐场所。

哎呀！昨日阿必大搓棉条，纺棉纱，一早做到半夜里。婆妈听她一说，倒心疼起来了。是心疼阿必大吗？她说：

“你这个死人，一点点生活，用不着磨到半夜。你是存心跟我的灯油过不去。今朝我要出门去烧香，不要等我一跨出前门，你就从后门溜出去白相。我不在屋里，你要把生活做完，上半日弹棉花，下半日搓棉条，夜里纺纱。今朝看在观音菩萨面上，让你少弹一点，往日弹八两，今天弹半斤。”

半斤八两，还不是一个样吗？

“雌老虎”解开棉花包，抓了一把又抓一把，何止半斤，九两也不止。她对阿必大说：“你弹棉花，我烧香去了。”

阿必大苦着脸说：“婆妈，我的饭呢？”

“啥？生活还没有做，倒先想吃了？”

“我洗了一早上衣裳，还没吃早饭呢。”

“啊，你还没吃早饭，啥人叫你不吃？”

“锅里没有饭了。”

“墙角里有一盆在那里。”

“墙角里的一盆是猫吃的呀。”

“吃了一样会饱的。”

“冷的。”

“冷，放到太阳地里晒一晒就热了。”

“又酸，又臭，饭上都长毛了。”

“毛么，吹一吹就掉了。想吃就吃，不吃拉倒！”婆妈拎了香篮走了。

那猫饭，猫都不吃了，阿必大哪能吃？苦呀！好象黄莲树做凳子，坐着苦；黄莲树做踏板，站着苦；黄莲汁淘饭，满口苦；黄莲水洗浴，全身苦。

阿必大一边落眼泪，一边弹棉花；弹好棉花，正要搓棉条，忽听得有人敲门。

“妹妹，阿哥来了！”

阿必大听得是哥哥阿大来了，又惊又喜又伤心，呜呜地哭起来：“啊……阿哥呀……你真的回来了？”

“妹妹，不要哭。阿哥吃满了官司，回到屋里看了婶娘，就跑来看你了，你快开门呀！”

“阿哥，门不能开，婆妈晓得了要打我的。”

“啊，婆妈要打人？不要紧，阿哥来了，她不会打你的。”

阿必大才放大胆子开了门。阿哥阿妹一年没见面，一个在牢监里受罪，一个在李家门吃苦，各吐各的苦水，抱头痛哭起来。

阿必大揩揩眼泪说：“亲哥哥啊，妹妹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你要伸出一只手来救救我呀！”

阿大听了多心疼，想带了妹妹就走；再一想，不好，还是要等她婆妈烧香回来，商量商量再说。

李九官家里是个啥样子？阿大一看，客堂东首是厢房，厢房里柜是柜，箱是箱，簇新的被头好几床；客堂西首是羊棚，羊棚里没有羊，地上铺枯草，墙角挂蛛网，这是阿必大困觉的地方。

旧时一斤分作十六两，半斤就是八两。

“妹妹，这样冷的天气，你就困在枯草上，盖几块破棉花胎呀？”

“阿哥，我哪一天不受冻挨饿。昨日冻了一夜，今朝到现在还没有吃饭。”

“婆妈不给你吃？”

“她叫我吃猫吃剩的饭。”

“哼哼，不把你当人嘛！我回去跟婶娘讲，领你回去，再也不来了。”

阿大讲到这里，想起他身边带了点吃的东西。他出门的时候，婶娘讲空手望亲戚不象样，叫他买包点心带了去。他就在街上买了两包麻酥糖。

“呸，为啥送给‘雌老虎’吃，自己不会吃呀！妹妹，你吃，你吃。”

阿必大正吃着麻酥糖，“雌老虎”在叫门了。

阿必大慌了：“阿哥，你先躲一躲，躲一躲。婆妈看见陌生人在屋里，又要打我了。”

阿大实在生气：“打？她敢？有我阿哥在这里，啥人敢碰你一碰，阿哥就……”他伸出一只拳头。

阿必大更加害怕了：“阿哥啊，你刚刚吃了官司出来，不要再闯穷祸了。你先到门背后躲一躲。等我跟婆妈讲清楚了，你再出来。”

这时候，大门敲得冬冬响，“雌老虎”发火了。阿大只好躲到门背后。阿必大把麻酥糖塞进嘴巴，才去开门。

“死人，我叫破喉咙你听不见，你在做啥？咦，你的嘴巴边上一圈……你偷了我的啥东西吃了……啥，是麻酥糖？是偷了我的铜钱买的……啊，是你阿哥买的？你阿哥来了？”

“雌老虎”一听说阿必大娘家有人来了，黑脸一下子变成了红脸。她笑眯眯地说：“哟，必大，我的乖囡呀！你阿哥来了，人呢……啥，在门背后？常言道：亲戚来往，不坐客堂，便进厢房。门背后的阿舅哥，我倒不曾见过。叫他出来。”

阿必大把阿大叫了出来。

“雌老虎”开口说：“哟，你是阿舅哥吧，听说你在吃官司。我早想叫必大来看看你，实在没有空。现在总算回来了，我也放心了。你今朝来做啥？”

阿大说：“一则婶娘叫我来望望你，二则来望望必大……”

“好，好！你回去对你婶娘说，必大蛮好，人胖多了。”“雌老虎”把阿必大一把拎过来，捋起她的袖子，“你看，你看，臂膀象小腿一样粗。”

阿必大的臂膀倒真个粗，是“雌老虎”打肿的。阿必大一个“肿”字刚出口，“雌老虎”就拧了她一把，她不敢说下去了。

阿大说：“伯母，明朝是我叔叔周年，我来叫必大回去磕几个头。”

“啊呀！碰得不巧，她公爹出门去，家里人少生活多，必大走不开呀。再说，磕几个头，死人又不会活转来。”

阿大一肚子气，哗啦一下都放了出来：“我妹妹到你们家来是做媳妇的，不是卖给你们家的。你早打夜骂，叫她受冻挨饿，不当个人看待，今天要她回去磕几个头，你也不肯放——必大，跟我走！”

“你敢！”“雌老虎”龇牙咧嘴，发起狠来。

“你太不讲理！怪不得人家叫你‘雌老虎’。”

“雌老虎”双脚跳起来：“啥，我活了这几十年，要你来叫我‘雌老虎’——”举起手就是一记耳光，打得阿大脸上直发烧。

阿大再也忍不住，伸出拳头来，却让阿必大一把拖住了。

阿必大说：“阿哥啊，你不要再闯穷祸啦……”

阿大放下拳头，回头对妹妹说：“妹妹，我回去告诉婶娘，叫婶娘来领你回去。”

阿大说完就走了。“雌老虎”追到门口大声骂：“死出去！你想拐我的媳妇呀……”一直骂到看不见影子了才住口，又狠狠地打了阿必大一顿。

第二天，婶娘来了，走到村口，正好看见阿必大在场上喂鸡。

“必大——”

“婶娘——”阿必大放下鸡食，奔过去一头扑在婶娘怀里。婶娘伸出双手抱住她，她哇的一声叫起来，浑身是伤，一碰就痛啊！

婶娘没想到必大到了李家门会受这样的苦，今天见了哪能不伤心？她待这一对侄儿侄女，就象自己亲生的一般，连手指头也没碰过他们一碰啊。她含着眼泪说：“必大，好孩子，你不用哭，婶娘是来领你回去的。”

“领我回去？好。婶娘，快走吧！”

“不能性急。要跟你婆妈讲讲清楚。”

“不要跟她讲。跟她讲了，她再也不肯放我了。昨日阿哥就被她打了出去。”

“她欺侮你阿哥年纪轻，看见是我，她哪敢碰我半根毫毛。不要怕，你先去说婶娘来了，真不敢去，你就朝屋里喊一声。”

阿必大喊了声：“婆妈，婆妈——我婶娘来了！”

“雌老虎”听见了，心里卜卜跳。阿必大的婶娘也有点名气，穷人家的女人，家里地里样样做得，赛过男人家，练成了一身好力气，特别是两只臂膀，好象铁打的一样，所以有个外号，大家叫她“铁火钳”。啥人让她“铁火钳”钳住了，休想挣扎得脱。“雌老虎”想：阿大回去搬来了这样一个救兵，真要当心点。她装出一副笑脸，把婶娘迎进屋里，叫阿必大端凳、倒茶、烧点心。

婶娘晓得她是嘴上热闹，就说：“亲家母，你不用客气，我吃饱了来的。”

“啊，吃过了？那末少吃一点。必大，去煮两只鸡蛋。”

婶娘看她还在做戏，有意让她出点洋相，说：“亲家母，那末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“雌老虎”一听慌了，忙说：“婶娘，你叫我不用客气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必大，鸡蛋不用煮了。婶娘，你今朝来有啥事情？”

婶娘说：“我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一来望望你亲家，二来我家阿大昨日得罪了你，请你看在我面上，千万不要生气。实在是阿大这孩子从小死了爷娘，没有人管教，开口就骂，动手就打，一把年纪都长在狗身上了。”

“雌老虎”一听不对呀，昨日骂人的是我，打人的也是我。他分明在骂我，说我这一把年纪都长在狗身上了。

婶娘接着说：“亲家，我还要和你商量一桩事情。我自己不养儿女，所以把必大当作自己的女儿。今朝是他叔叔的周年，我想领她回去磕几个头，住几天。”

“唔，唔，这倒是一件大事情，照理是该去的……”

“该去的。那末就谢谢了。必大，跟婶娘回去。”

“雌老虎”想不到婶娘接得这样快，急忙一把拉住阿必大：“慢点，慢点，常言道：水牛屎歪地不壮，女人家说话不当。你家领必大回去，要等她

公爹回来发放……他公爹嘛，贩猪猡去了，今朝回不来么等明朝，明朝不来呢，等清明。再不来，等七月半、八月半、冬至。我看大年夜总会回来的。”

“照你这样讲，必大她公爹如果上船下船，头一晕，眼一花，跌进河里，尸首也收不回来，必大就一生一世不能回娘家了？”

婶娘几句话，把“雌老虎”气得半死。她眼珠一转，又想出一套话来：“你看必大穿得破破烂烂，回到娘家去，不是坍我的台吗？我看这样吧：今年冬里来不及了，等到明年春天，犁起地来，下起种来，锄起草来，摘起花来，纺起纱来，织起布来，染起来，裁起来，给她做两件新衣裳，让必大穿得象象样样的，送她回娘家。”

这叫“长聊闲话”，从今年讲到明年，婶娘决意要领必大回去，“雌老虎”一定不放，两个人越讲喉咙越粗，吵了起来。

“雌老虎”捋捋袖子，伸伸拳头，说：“你不要凶，我晓得你的大号。”

“我也晓得你的威名，叫雌——”

“雌啥？你说，你说。”

婶娘一想，还是给人家留点面子的好，就改口说：“雌亲家母。”

“亲家母有雄的吗？你这个‘铁火钳’”。

婶娘也不客气了：“你这个‘雌老虎’！”

“好！我活了四十多岁，从没有人当面叫过我‘雌老虎’，今天倒要叫你见识见识我这个‘雌老虎’。”说到这里就伸出两只手，叉开十手指头，扑过来抓婶娘的脸，“我就让你尝尝老虎脚爪的味道。”

婶娘抓住她的一只手，只轻轻往她背后一扭，就痛得“雌老虎”哇哇叫“救命”。阿必大在一边看得开心，心里说：你呀，邻居十家断九家，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

“嗨，你还敢凶吗？你的老虎脚爪还敢抓人吗？”

“不凶了，不凶了！”

“放必大回去吗？”

“那是不能放的……哎哟，放，放，放——”

婶娘这才松了手。她该领了阿必大就走吧？不。阿必大身上拖一条，挂一块，穿的好象丝瓜筋，能这样回娘家吗？要换上两件好的才能动身。

“雌老虎”说：“哪有什么好衣裳，做又来不及。”

阿必大这时候说话了：“我进门时候穿的衣裳，过了三朝就被你剥了下来，不是放在箱子里吗？”

“雌老虎”没话说了，只好拿出来让阿必大换上。

婶娘这才领了阿必大回去。她想好了，只要自己有口气，再也不让侄女受这童养媳的苦。

包公赶驴

陈州地界久旱无雨，闹了灾荒，真个是：

荒村野店少人烟，
卖儿卖女多可怜。

当年陈州灾荒，是包公来放的粮。如今包公老了，朝廷就派了杨金吾和刘衙内两个到陈州放粮赈灾。这两个人年纪不大，胆子不小，整天吃喝玩乐不说，竟把官价五两银子一石半的赈灾粮，改为十两银子一石。这还不算，他们收进的银子用大秤称，放出的米嘛，用小斗量，就这样敲骨吸髓，任意捞钱。真是漏船偏遇顶头风，天灾加上人祸，老百姓更没法活了。

包公人虽老了，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，黑胡须变成了白胡须，可是他的脸还是铁黑的，铁板一块。他老人家在京里听到了一点风声，心想：这放粮赈灾，事关百姓生死，就带了包兴和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四员随从，二下陈州。

包公才进陈州地界，就有人拦轿鸣冤。原来老百姓受了欺凌，吃了苦头，却不敢开口，都怕杨金吾和刘衙内两个，他们的来头大得很，老子都是朝廷大臣，都得罪不起。有个敢讲话的叫刘别古，领着众乡亲前来说理。杨金吾刘衙内说他聚众闹事，竟把他活活打死了。今儿拦轿喊冤的，就是刘别古的儿子小别古。

包公听了心里一琢磨，就换了一身打扮，要亲自私行察访。

包兴见包公有马不骑，有轿不坐，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要去步行察访，心里怎么能不疼。他说：“大人，杨金吾刘衙内两个如此残害百姓。你把他们捉起来，咔嚓咔嚓切下两颗脑袋也就是了，何必扮成个庄稼汉，亲自去跑腿呢？”

包公说道：“包兴，你跟随我多年，咋不知道人命关天，岂可草草？办案要有真凭实据。俗话说：‘河清要靠长流水，官清要靠两条腿’，得自己去跑，去看，去听。”

你看那陈州道上走着个老头，铁面银须，穿一身庄稼人的破衣裳，就是他黑老包。烈日当空，他走得汗流如水浇，口渴如火烧，四面看去，河干地裂，想找口水喝也找不到，只好坐在枯柳树底下歇口气。

这时候，忽然一阵“的得，的得”，声音由远而近。原来来了个骑驴的，涂脂抹粉，穿红着绿，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子。提起这个女子，陈州无人不知，她家住狗腿儿湾，是个卖唱的，名叫王粉莲。那些当官的吃酒作乐，都找她去唱曲儿，因此大小衙门，她可以直进直出，没人敢阻拦。

小毛驴四条腿跑得飞快，王粉莲骑在驴背上颠得受不了，急得直叫：“吁——吁——”

小毛驴可不听话，反倒撒起野来，只一蹦哒，把王粉莲摔在地上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，差点摔断姑奶奶的腰罗……”王粉莲一边叫疼，一边从地上爬起来。可是那小毛驴，抓来抓去抓不住，她就朝着包公叫起来：“喂，

包公就是北宋时候的包拯。他做官执法严明，不畏权贵，因而成了人民心目中的清官典型，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故事和戏剧。

金吾就是执金吾，是管理治安的长官，当执金吾的一般都是贵族子弟。

衙内指长官的儿子。

我说那个黑老头，你过来。”

包公一怔，问道：“大姐，你叫我做什么？”

“叫你做什么？你挺大的岁数，心眼儿咋那么笨？快帮我抓驴呀！”

“什么，叫老夫帮你抓驴？”

“废话！不让你抓，叫谁抓呀？快抓！”

包公帮她抓驴，两个人围着小毛驴团团转。小毛驴发了毛，乱蹦乱踢，一头撞得包公跌跌冲冲，一脚踢得王粉莲叫爹喊妈。最后还是包公把这小畜生抓住了。

“大姐，你可要牵好！”包公把小毛驴交给王粉莲，说道：“老夫要赶路了。”

“怎么，你要赶路了？那毛驴要不听我的，叫我咋办？你给我赶驴。”

包公这位龙图阁大学士，没见过有人对他这样说话。可是现在，他是个庄稼老汉，不好发火，他就说：“嘿嘿，你的口气好大！”“不是我的口气大，谁敢不听我的话？来，把毛驴牵着。”

“你的架子好大！”

“不是我的架子大，是你老头眼光差。你好好儿看看，我是谁？”

包公不认得，只好猜：“开粮店的。”

“吃粮不开粮店。”

“开酒馆的？”

“吃酒不开酒馆。”

“开绸庄的？”

“穿绸不开绸庄。”

“开当铺的？”

“有钱不开当铺。”

包公猜来猜去没猜对，王粉莲倒自己一五一十说了出来，原来是个卖唱的。

包公听了，心想：这个卖唱的女子和官府常来常往，倒要和她唠唠家常，就答应说：“大姐，老夫就替你赶驴。”

“黑老头，你替我赶驴，可有好处。一路上我唱曲儿给你听。”

“老夫不爱听曲儿，咱们还是唠唠家常吧！”

包公带住毛驴，顺手折了支柳枝儿当鞭子，等王粉莲上了驴背，叫了一声“驾”，小毛驴撒开蹄子就跑。

“黑老头，你慢点儿赶呀！”

包公忙叫：“吁——吁——”

“黑老头，你咋慢悠悠的？快点儿赶呀！”

包公忙举起柳枝儿快快赶。毛驴跑快了，她嫌颠得慌；跑慢了，又怕赶不上趟：快慢都不是，这卖唱的好难侍候。

“失陪了！”包公累得浑身是汗。他一肚的火，把柳枝儿一扔，管自赶路去了。

小毛驴见包公走了，又蹦哒起来，把王粉莲又摔了一交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，好个大胆的黑老头。你给我回来！”王粉莲急得直跳脚，“你给我回来，给我赶驴！要不，等姑奶奶见了杨大人刘大人，定叫他们判你个见驴不赶之罪。”

包公听她说到杨金吾刘衙内，急忙回来问道：“大姐，你认识两个放粮

官？”

“嘿，不认识，他们能请我骑驴去赴宴？”

“呃，呃，大姐，是两个放粮官请你去赴宴？”包公拾起柳枝儿，带住小毛驴，说道：“大姐，快请上驴。老夫替你赶驴。”

王粉莲乐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黑老头呀，我一说杨大人刘大人，你就乖乖儿替我赶驴了。你怕官不怕我。你可知道，官还怕我呢。他们两个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我哪一件不知道，把柄全在我手里握着哪！”她说得高兴，就象竹筒倒豆子，把杨金吾刘衙内贪赃枉法的事，一古脑儿倒了出来。

包公边走边听，一一记在心里。

“大姐，老百姓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你倒说了那么多，你胆子好大！”

“实话对你说，天底下我就怕一个人，我呀——就怕——”王粉莲说到这里，朝包公看了看，心腾的一跳：“我，我就怕你——”

“我替你赶驴，你怕我什么？”

“怕你这样一个黑脸的！他姓包名拯，人家都叫他黑老包。”王粉莲说着，又朝包公看了一眼，不由得心里犯疑，心神不定起来。

“我说黑老头，听你的口音，象是京城来的。”

“老夫正是从京城来的。”

王粉莲有点慌了：“我说老大爷，看你走路行动，不象个庄稼老汉嘛。”

“老夫本来就不是个庄稼老汉。”

王粉莲在驴背上坐不稳了：“请问老先生贵姓？姓李？姓赵？都不是。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：“你是不是姓包？”说到这个“包”字，那声音低得连她自己也听不见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大声点儿。”包公更听不见了。

“你姓——包？”这一回，这个“包”响得象放炮。

“对，对，对，老夫我正是姓包。”这一回包公听清楚了。

王粉莲骨碌一个翻身，从驴背上滚了下来：“啊，这么说，你就是包大人？”

“老夫正是包大人。”

王粉莲双腿往地上一跪，“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包大人，刚才我让你赶驴，又叫你黑老头，一路上还胡说八道，你可得多多包涵，大人不见小人怪呀！”

包公又好气又好笑，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你叫老夫黑老头，没错，老夫本来长得不白嘛。叫老夫赶驴，老夫没赶好，还得请你多包涵。大姐，你不是去赴宴吗？天色不早，快骑上毛驴走吧！老夫嘛，肚子又饿口又渴，也得找个地方讨口水喝，要口饭吃啦！”

王粉莲听包公这么一说，呆住了：“啥呀？说了半天，你不是包公？”

“什么？你把我当包公？你看看包公能象我这个样子吗？”

王粉莲把包公从头看到脚，又从脚看到头；头上一顶破草帽，脚下一双破草鞋，穿的一身破烂，是不象呀！再说，包公那么个大官，能给我赶驴吗？就问：“喂，你不是说从京城来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，是从京城流落到这里来的。”

“你不是说，你不是庄稼老汉？”

“老夫一路乞讨而来，本来不是种庄稼的。”

“那我问你是不是包大人，你咋说正是包大人？”

包公捋了捋胡子，说道：“你看，老夫胡子都白了，不是大人，难道还

是三岁孩童不成？”

王粉莲这一下可气疯了，指着包公的鼻子骂起来：“你这个死老头子，你把我吓懵了！你不是包公，咋冒充包公？”

包公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夫几时冒充了？你先叫老夫黑老头；听说是京城来的，改口叫老大爷；听说不是庄稼老汉，又改口叫老先生；听说姓包的，就下跪磕头，硬说老夫是包公。该怪谁呀？”

王粉莲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就说：“黑老头，你还给我赶驴。”

包公说道：“大姐，我肚里无粮，心里发慌。”

“黑老头，路不远了，一会儿我让杨大人刘大人赏你好菜好饭吃，走吧！”

包公正要会会那两个贪官，就又给王粉莲赶起驴来：“驾——”

再说那边杨金吾和刘衙内两个，他们听说包公下陈州来了，可不知道哪天起身哪天到，也不知道是骑马坐轿而来，还是私行察访而来，就派了个亲随的去打听。亲随的去了一天，不见回音。他们想包公今天是不会来了，又喝起酒作起乐来。两个贪官喝得半醉，还不见王粉莲到来，心中正在烦躁，忽见亲随的急急忙忙跑进来禀告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杨金吾忙问：“是走着来的？”

亲随的说：“是骑着来的。”

亲随的说的是王粉莲骑着毛驴来了，两个贪官还当包公骑着马来了，慌忙丢了酒杯，跌跌冲冲来到大门外面，低着头跪下。这可把王粉莲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两位大人行这样的大礼，我粉莲可不敢当呀！”

刘衙内抬头一看是王粉莲，叫了起来：“我的小奶奶，我们寻思来的是个黑脸的，没想到是你这个白脸的。”

杨金吾眼尖，看见王粉莲背后跟着个人，牵着一头小毛驴。他悄悄地把刘衙内拉到一边，说道：“你看后面，那个老家伙脸可太白。过去问问。”

刘衙内哼哼哈哈，摆出官架子，过去问道：“你这老家伙是什么人？”

王粉莲抢着说：“他呀，是赶着毛驴送我来的。一路之上他跑断了腿，肚子也跑空了。二位大人赏他一碗饭吃吧！”

杨金吾这才放了心，说道：“哎呀，小奶奶，你怎么找这么个糟老头赶驴？好，看在你的面上，赏他一碗饭吃。”

亲随的捧来一碗饭，上面堆着点鱼和肉。包公接过来一闻，啪的倒在地上，喂了小毛驴。

刘衙内火了：“！你这老家伙！老爷赏的饭，你敢拿去喂驴？不叫你死也叫你脱层皮，左右，把他绑了。”

杨金吾凑着刘衙内的耳朵说：“黑老包到陈州来，看这老家伙的神气，说不定他就是。他骑马坐轿来，我们奈何他不得；如今他私行察访，正好落到我们手里。我们只当不知道，结果了他，岂不是好。”

刘衙内连连点头，大喝一声道：“这老家伙胆敢闯进衙门，行刺朝廷命官。左右，快把他一顿乱棍打死。”

王粉莲见了这架势倒着急起来：“他是替我赶驴的，这么大年纪，怪可怜的，二位大人放了他吧！”

“你懂得什么？”杨金吾喝退王粉莲，吩咐左右：“快给我打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门外一声高叫：“包大人到！”

两个贪官惊呆了，哪里顾得上什么黑老头，吩咐左右退下，慌忙出来迎

接，只见王朝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四员随从，威风凛凛，随后来的是包兴。那包兴精神抖擞，捧着一件黑蟒袍，一顶乌纱帽；可是后面，不见骑马的黑老包，也不见坐轿的包老黑，却跟着个十四五岁的穷孩子。他是谁？就是拦轿告状的小别古。

两个贪官把一伙人接了进去，问道：“包大人为何未到？”

包兴说道：“包大人早已到了，就在你们这衙门里呀！”

两个贪官顺着包兴的眼神看过去，看到了那个黑老头，这才明白他真是包公。他们象两根树桩站在两边，一个失了魂，一个落了魄。

王朝马汉赶快给包公松了绑，倒也方便，不用另外找绳子，就拿这绳子把杨金吾和刘衙内绑在一起。他们勾勾搭搭，本来就是栓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。包兴请包公更了衣，转过身来，摘下杨金吾和刘衙内的乌纱帽。

老子当大官，儿子一定也当官。他们说，他们的乌纱帽是从娘胎里戴出来的，遇上黑老包，这一回可戴不成了。

包公立即升堂，搜出的大秤小斗是物证；小别古，还有那王粉莲是人证，杨金吾和刘衙内只好从实招认。包公可不管他们的老子官有多大，拿虎头铡，咔嚓咔嚓，把两个一起铡了。

王粉莲吓得浑身发抖，跪在地上直磕头。包公吩咐她回狗腿儿湾去，今后做点正经事。

小别古见冤仇已报，自然欢喜；可是想着他爹爹，又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包公走到他跟前，抚摸着他的头刚说了一句：“娃娃，你不要悲伤……”忽然头晕眼花，地转天摇起来。这一天，他跑断了腿，饿断了肠，赶了半天驴，挨了半天绑，又累又饿，竟晕过去了。

包兴赶快把包公扶起，叫人取水来给他灌下。小别古跪在包公身边，从腰包里掏出一团黑不溜秋的东西来，双手呈上，说道：“包爷爷，包爷爷，我这里还有个糠菜馍馍，你老人家快吃一口吧！”

包公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。他看了看小别古手里的糠菜馍馍，想到陈州百姓已经断粮多日，不觉老泪纵横，吩咐包兴道：“快，快给百姓开仓放粮！”

三家福

大年三十，已经是黄昏时分，村村户户都忙着送岁。

苏义老先生在外乡教书，本来小年夜就可回家，东家硬留下他写了一大堆春联，大门、房门、楼上、楼下、粮仓、猪栏……贴了个遍，剩下的还拿到街上去卖钱，拖到大年三十才放他起身。

寒来暑往，辛苦了一年，苏义才得了十二两银子。他一路走一路想：家里恐怕柴也完了，米也尽了，一到家，先余五斗米，再买一担柴，买鱼，买肉，春饼多少做一点，再沽半斤老酒，跟老伴高高兴兴过个年。

眼看快到家了，绕过河边一片竹林，就能望见村口那棵大榕树，苏义加紧脚步往前走。忽见竹林里钻出个妇女来，哭哭啼啼往河边奔去。苏义一惊：不好！莫非要跳河？他赶紧追上去拦住，一看，是邻居施泮嫂。

“施泮嫂，你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

施泮嫂是有口难开，低着头只顾哭泣。

“你说话呀！”

施泮嫂这才哽哽咽咽说了话。原来去年地主抽回她家租种的地，逼得他家三口人没法过活；施泮只好出门去，帮人在海上撑船。有道是“撑船跑马三分命”，施泮出门一年了，至今音信全无。

苏义点点头说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施泮嫂接着说：“今天听人说，上个月海上沉了船，我丈夫一定没命了。年夜岁边，我公公又害了病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……”说着又哭起来。

施泮嫂哭得伤心，苏义听得也伤心，他想来想去，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宽慰这个可怜人，就撒了个谎说：“你听谁说的沉了船？施泮明明活着嘛。”

施泮嫂一怔，忙问：“什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唔，唔……”苏义只好顺着谎往下编。“他前几天还有信来，寄到我学馆里，叫我转给你公公。”

施泮嫂收住眼泪，露出笑容，说道：“苏先生，快把信给我，也好叫公公放心。”

苏义假装在身上摸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哎呀，我一时慌忙，把信丢在学馆里，没有带来。”他怕露出马脚，又胡编说：“不但寄了信来，还寄了钱来。”

“还寄了钱？有多少？”

“寄了十……寄了十二两银子，在，在我身边……”话说出了口，苏义心里可在打鼓了：“唉，这十二两银子是我一年的心血呀！家里等着这钱余米买柴……”他踌躇了一下，还是把银子拿了出来。

“施泮嫂，这十二两银子来得可不容易呀！你有了银子，不能再寻短见了。”

施泮嫂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帮人撑船，风里来，浪里去，这十二两银子是不容易！我丈夫在外边好好的，又寄了钱回来，我怎么还想死呢？”

“对，对，千万死不得！这十二两银子是一年辛苦积起来的，拿回家去，欠人家的还人家，剩下的要省吃俭用。”

施泮嫂谢了苏义，回家去了。苏义本来归心似箭，三步并作两步行，这会儿拖一步，走一步，只觉得两条老腿又瘦又重。唉，银子就这样拿走了，一年辛苦换来的十二两银子，就这样拿走了。老伴问起来怎么回答呢？一天三餐都吃不成了，还过什么年？他走到家门口，脚刚伸出去又缩了回来。唉，

跟老伴怎么说呢？他在门外先想好了许多话，才咳嗽一声，跨进门去。

老伴见他回家来，万分欢喜，说道：“先生回来了？”

“你看见我回来了，还问什么？”

“咦，看你气色不对，是不是饿了？拿钱来！我赶快去余米，好煮饭给你吃。”

“怎么，家里没有米了？唉，没有米就不用煮饭了。”

老伴笑了，“不煮饭，你要挨饿呀！”

苏义把裤腰带紧了紧，说：“挨饿就挨饿。我也不怪你。俗话说得好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。”

“先生，你不要噜苏了，快把钱拿来。”

苏义板着脸一动也不动。

老伴急了，问：“你没钱吗？”

到这时候，苏义不能不说了。他从东家硬留着写春联说起，说到施泮嫂哭哭啼啼要跳河自尽……

老伴听到这里，急得跳起来：“哎哟！你救了她没有？”

“君子岂有见死不救之理！”苏义接下去说他怎样撒谎，最后把十二两银子都给了施泮嫂了。

老伴听说施泮嫂高高兴兴回家去了，才松了口气；可是想到家里灶冷锅空，不免皱起了眉头：“先生呀，你没留下半文钱，家里的米桶只好吊到屋梁上去了。年可以不过，饭总不能不吃呀！”

苏义摇头晃脑念起文章来：“‘子曰：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’开水一杯，亦足充饥。”

老伴说：“先生，你真是说得轻巧，拾根灯草。开水要柴烧，柴要拿钱买。你呀，开水也吃不成，等着饿死吧！”

老伴说的也是实话。苏义发起愁来，叫老伴一同想想办法看。向人家借吧，俗话说：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。他家贫穷，有钱的亲戚朋友早就断绝了来往，向谁借去？拿衣服去当吧！几件破衣服，有谁肯要？何况大年三十，当铺早关门了，就是有金银首饰，也找不到地方去当了。

借又借不到，当又当不成，真愁人哪！忽然老伴站起身来往外走。

苏义问她：“天都黑下来了，你往哪里去？”

“我去向施泮嫂讨一二两银子回来。”

苏义急忙起来拉住她说：“你去讨钱，我就到县里去告你一状，告你个讨钱害命之罪。你想嘛，你去讨钱，事情戳穿，施泮嫂要跳河，她公公也就活不成，这是两条人命哪！”

老伴一想这话有理，讨不得，讨不得！就说：“先生，你饿了，我也饿了。总该找点东西填填肚子啊！我看，你去偷些番薯来吃吧！”

苏义大吃一惊，连连摇头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我先生岂能为盗？偷番薯，此非君子之所为也！”

“你怕做贼丢脸吧？‘鸡饿不怕竹竿，人饿不怕羞惭’，这句话你听说过没有？偷几个番薯怕什么的？要么我去讨银子，要么你去偷番薯，此外没有别的路。你看着办吧。”

去讨钱，要死人；去做贼，要丢人。怎么办呢？苏义算来算去，宁可丢人，不可把人家害死。他把脚一顿说：“我，我就去偷番薯吧！”

天已黑尽，苏义背了个草袋，刚走出门，“汪汪”几声狗叫，吓得他倒

退了好几步。他吸了口气，壮了壮胆，才往村外走去。这黑天夜里看不清路，他高一脚低一脚，瞎摸瞎撞了一阵，看见前面黑糊糊一座屋子，知道是土地庙，这里就有块番薯地。

这块番薯地是邻居林家的。林家只有母子二人，儿子林吉才十五岁。二人手勤脚快，才能勉强糊口。说来也巧，吃过年夜饭，林妈忽然想起地里还留着一些过冬的番薯，怕有人来偷，叫儿子去看守。她吩咐儿子说：有人来偷，把他赶走就是了，切切不可打他。大年三十来偷番薯吃，一定是穷人，把人家打伤了，叫人家挨着饿，还要忍着痛过年，多可怜呀！林吉一一记下了。他来到番薯地里，心想小偷小摸总在后半夜，先打个瞌睡再说，主意打定，就走进土地庙，靠在神案上打瞌睡，刚有点迷糊，听得外面有脚步声，睁眼一看，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。林吉屏住气，躲在暗处看他做些什么？

进来的正是苏义。他到了番薯地里，心里一阵难过：自己一辈子正直清白，如今倒偷起番薯来了。再说人家孤儿寡母勤耕苦作，多么不容易，叫我怎么下得了手？忽然想起：我何不把心事禀告土地爷，也好叫神灵知道我苏义为了帮助人家，才迫不得已做出这般事来。他来到庙里，朝着土地爷跪下，磕了个响头，就如此这般地说起来，最后说：“神灵明鉴，我苏义并非贪心。”

苏义禀告完毕，心头轻松了许多，才爬起身来，走出庙门去挖番薯。这位老先生从来没做过农活，他先蹲下来用手挖土，谁知土太硬，他差点把指甲挖断了，才挖了碗口大小一个坑。看着不是办法，他换了个地方，捏住番薯藤往上拔，扑通，栽了个跟斗，藤儿断了，番薯还在土里。

“哎哟，哎哟，……土地爷呀，你要是有灵性，就派个神将来帮我一帮嘛。”苏义尽管自言自语，可是要吃番薯还得自己挖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他才挖出了一个，连忙往草袋里装，咦，草袋沉甸甸的，怎么已经装了好多番薯了？

真是件怪事，其实一点也不奇怪。那林吉听得苏义说得这样凄惨，便踮着脚尖，悄悄地跟在他背后；他见苏义又是挖，又是拔，栽了个跟斗，还有一个番薯没到手，心里又好笑，又觉得可怜，就帮苏义拔起番薯来。他手脚利索，一下子就拔了好多，统统装在草袋里。

苏义正在发呆，那边林吉还在把番薯扔过来，噼噼啪啪，一个又一个。

“哎哟，番薯还会自己从土里跳出来呀！土地爷真是有灵性啊！”苏义也顾不上挖了，番薯争先恐后跳出来，他尽往草袋里装还来不及。不多一会，草袋就装得鼓鼓的，苏义连忙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！我夫妻二人至少可以吃到大年初五了。土地爷，我苏义叩谢了。”

他一提草袋，好重！用尽全身气力，总算把草袋驮上了肩，跌跌撞撞走了几步，一脚踏空，连人带草袋栽倒在地。番薯搬不回去，还是吃不成。苏义默默祝祷说：“土地爷呀，你派神将帮我挖了这许多番薯，叫我背都背不动。求你再派个神将来，帮我抬回去吧！”

苏义再提草袋时，草袋果然变轻了。那“神将”不用说还是林吉。林吉在他背后用双手一托，就帮他吧草袋托上了肩。苏义一路走，林吉跟在他背后一路托着草袋。苏义眼神不济，在这墨黑的夜里，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喜得不住口地说：“咦，土地爷真灵！”

来到家门口，苏义刚说了声“到了”，没提防草袋忽然变重了，他身子往后一仰，跌了一交。原来林吉松了手，转身回家去了。苏义还以为他一到

家，土地爷就把神将召回去了。

“汪汪汪汪”，狗又叫了起来。苏义急忙敲开门，把草袋拖进屋里，气喘吁吁地对老伴说：“还好没有人看见。我都饿死了，快洗几个煮了，当年夜饭吃吧！”

第二天是大年初一，爆竹声把苏义吵醒了。他起床坐在桌边等着吃早饭。老伴是个大嗓门，端了两大碗番薯上来，嘴里叫道：“来噢，吃番薯罗！”

苏义耸起肩膀说：“你小声点儿不行吗？”

“吃番薯还怕人家听见？”

“偷来的锣鼓打不得。再说，大年初一吃番薯，叫人家听见了多难为情。你应该说：‘来噢，吃蹄膀罗！’这才象话。番薯有黄有白，黄的当瘦肉，白的当肥肉。瘦的你吃，肥的我吃。”

正在这时候，林妈提着个竹篮，林吉背着个布袋，到苏义家来了。这事情不说也清楚，昨天年三十夜，林吉暗暗把苏义送到家门口，就跑回自己家里，贴着妈妈的耳朵，叽叽咕咕，把刚才的事儿一五一十，都说给妈妈听了。今天大年初一，林妈叫儿子量了五斗米，自己打开碗柜，拿出一碗芥菜，一碗芋艿，一碗豆干，放在竹篮里。母子二人带了这些东西，来向苏义老先生拜年了。走到他家门口，正想敲门，听到里面老俩口在说话。

“蹄膀炖得真烂！”这是苏义的声音。

“炖了一大锅呢，你再吃也吃不完。”这是他老伴的声音。

“吃，趁热吃。这瘦的给你。”

“不要客气，要吃我自己会拣。”

林妈一听呆住了，悄悄地问儿子：“你不是说苏先生没钱过年吗？怎么蹄膀炖了一大锅？”

林吉也觉得奇怪，就敲起门来：“苏先生，开门，开门！”

苏义听出是林吉的声音，心里怎能不慌，悄悄地对老伴说：“不好了！他一定是知道了我偷了他们家的番薯，找上门来啦。”

他老伴也慌了，忙把碗里剩下的番薯倒回锅里，盖上锅盖。桌子上的番薯皮呢，苏义用手一掬，掬进袖管里。收拾停当，他才敢开门。

“林妈，请进，请进。清早到此何事？”

林妈向苏义夫妻俩道了“万福”，叫林吉放下米袋，向老俩口磕了个头。林妈说：“大年初一，向苏先生和先生娘拜个年，顺便带来了五斗米，几样菜。”

苏义“丈二和尚，摸不着脑袋”，忙说：“多谢美意。东西请带回，我们家鸡鸭鱼肉还吃不完哩……”

林吉口快，说道：“苏先生，你们家鸡鸭鱼肉吃不完，昨天夜里何必……”

林妈瞪了林吉一眼说：“小孩子，不可胡说。苏先生，就这点东西，不成敬意，请收下吧。”

苏义不动倒也罢了，他伸手一推让，番薯皮噼哩啪啦从袖管里掉了出来，羞得他满脸通红。

林吉顽皮，揭开锅盖一看，哟，什么炖烂的蹄膀，原来是一大锅番薯呀。

苏义夫妻俩只得把东西收下了，向林妈母子谢了又谢。前客未走，后客又来，来的是施泮嫂。她满面笑容，开口就说：“苏先生，先生娘，新春恭喜。我一来拜年，二来取我丈夫的信。”

苏义听说讨信，心里就发毛：糟了，要闯大祸了！我不如来个金蝉脱壳

之计，暂且避她一避。就对施泮嫂说：“信吗？有，有……我拿，我到学馆里去拿……”说着就往门外溜。他心慌意乱，不提防对面来了个人，跟他撞了个满怀。他定睛一看，来的正是施泮。

“啊呀呀，施泮，你，你回来了？”苏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他见施泮背着个包袱，拿着把雨伞，忙说：“你还没回家吧，先请到我家坐一坐。”说着，硬把施泮拉进了屋里。

施泮进屋一看，他娘子正在苏先生家，夫妻相别一年，悲喜交集。

娘子说：“丈夫，你到底回来了。”

施泮说：“娘子，我回来了。堂上爹爹可好？我出门一年，苦了你啦。”

“公公有病，正愁着这年关怎么过。幸亏你寄回来十二两银子，苏先生已经交给我了；还有那封书信嘛，苏先生丢在学馆里了。”

施泮听了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苏先生，我在外边帮人撑船，混口饭吃尚且为难，哪里寄过银子？也没有写过什么书信啊……”

娘子听他这么说，也愣住了。

林吉看看施泮，又看看施泮嫂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件事要问我只知道。”他就从苏先生动身回家说起，一五一十，说到苏先生偷番薯之前先向土地爷祝祷。他眉飞色舞地说道：“土地爷知道苏先生是个大大的好人，就召来一员神将，说道：‘神将听令！着你快快去帮苏先生挖番薯，护送他回家，不得有误。’那个神将嘛——就是我林吉。”

施泮和他娘子这才明白，连忙向苏先生道谢。苏义和他老伴又向林家母子道谢。

这真是：邻里相亲又相助，皆大欢喜三家福。

祭头巾

石灏戴一顶头巾，穿一身青衫，带了个书童进京赴考。

这一条路，石灏已经走了八个来回，每次都是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；这第九次，还是不能不走啊。一路之上，秋风萧瑟，木叶飘零，他不觉伤感起来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。是啊，八十二岁的人了，三年一科，一连考了八科，科科都名落孙山。二十四年的光阴付之东流，满腹才华一无用处。这一科，他原是不想来了，被亲戚朋友劝说不过，才勉强匆匆上路。

石灏来到京城，在那家住过八回的老客店住下。考试那天，他起了个早，无奈脚不灵便，磨磨蹭蹭赶到考场，两扇红漆大门已经闭上了。他急得大叫：“我是远道来的举子，远道来的……”还好考官开恩，叫人开了角门，放他进去了。他擦了擦汗，定了定神，一连做了三篇文章，倒做得十分称心，他寻思这一科有点兴头了，回到店里等候喜报。

好不容易等到放榜那天晚上，石灏要了一盏油灯，一壶香茶，吩咐店主人敞开店门，他拼着一夜不睡，等待报子来报录。

书童在大街上逛了一天，瞌睡早上来了。他可不耐烦等，就对石灏说：“老相公，你灯也有了，茶也有了，用不着我书童了。我睡觉去罗。”

石灏说：“你不说嘛，老相公倒把你忘记了；你这么一说，老相公想起来了，要派你做一件大事：你到大街上去，找那报录的报子……”

“老相公，报录，报录，都是报子报上门来的。派我们书童去找报子，好象没听说过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这小客店在小胡同里，七拐八弯的，报子几时才能找到？快去，快去！见了报子，你就把他们引到这里来。”

书童走了，石灏独个儿守着油灯，呷了几口香茶，一股怨气蓦地从心底冲了上来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一科再考不中，下一科我只怕来不成了……想我石灏从小熟读诗书，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春去秋来，年复一年，学得满腹文章，哪里知道功名不成，年华虚度。天啊，天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不见我石灏已是须发苍苍了么……”

坐到二更时分，石灏打了个呵欠，瞌睡上来了，忽听“当当”一阵锣声从容店门口经过。他急忙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喊：“报子转来，报子转来！石灏老爷就在这里，你们还到哪里去找呢？”

报子说：“老相公，我们报的是状元李佐谦。”

“哦，哦，报的是李佐谦……请问，这里面有个姓石的石……石灏么？”

“有没有，我们不知道，你等着后面的报子吧！”报子敲着锣走了。

到了三更，“当当”又一阵锣声，从客店门口经过，石灏喊住报子问：“你们报的是哪一位新老爷？”

报子说：“我们报的是榜眼冯文玉。”

“哦，哦，报的是冯文玉。请问，有个姓石的石灏，今科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谁知道是好是坏。老相公让开，不要误了我们的事。”报子敲着锣走

传说古时候有一次考试，考上最后一名的姓孙名山。“名落孙山”就是名次落在孙山后边，没有考上的意思。

这句话是说读书勤奋，在灯下读书读到半夜，第二天鸡叫头遍，又起来读书了。

状元是殿试第一名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是探花。

了。

石灏瞪着眼，张着嘴，心里说不出是酸，是苦，是辣，他在店门口呆呆地站了好一会，才垂头丧气回屋里去。熬了这大半夜，他实在支撑不住，往桌子上一趴，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一会儿，他大呼小叫地说起梦话来：“我石灏这一科是该中的罗！该中的罗！”

书童在大街上转了半天，这时候才回店来，听见石灏在梦里连连说“中罗”，不由得又喜又惊，叫道：“老相公呀，老相公，你叫我去找报子，我连报子的儿子也没找着。原来报子已经来过，老相公中啦！”

石灏睡得迷迷糊糊，听见书童说“老相公中啦”，猛的醒过来：“啊，啊，我老相公中了？”

书童在大街上直转到这个时候，身子又累又困，也迷糊着呢，跟着说：“老相公中了！”

石灏这一乐非同小可，叫道：“中了，中了！啊哈哈……”

书童也跟着大叫：“中了，中了！啊哈哈……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

“书童，你想我老相公满腹文章，能不中吗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老相公原是该中的。”

“书童，你说说，老相公中了第几名？”

“老相公中了第几名？”

石灏觉得奇怪：“是我在问你，你在问谁呀？”

“我在问你，你在问谁呀？”

石灏恼了：“你这蠢才，老相公到底中了第几名？你快说呀！”

书童搔搔头说：“我哪里知道呀！不是老相公自己说的中了吗？”

一场空欢喜！石灏气得捏紧拳头，狠狠地敲自己的头。这一敲，他倒想起一件旧事来了。

“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为什么我这顶破头巾换不成乌纱帽？当年我考中了秀才，去到头巾店里买头巾。我说：‘掌柜的，我多给你钱把银子，你卖一顶上好的头巾给我。’那个掌柜的很不会说话，他说：‘小相公，我给你结结实实做一顶，包你戴到……’”

石灏不忍再往下说，却让书童接了过去：“戴到老——”

“正是这个‘老’字！果然，就是这顶头巾，我戴了六十多年，戴到了八十二岁……”

石灏越说越气，一把扯下头巾，恨恨地说，“头巾老哥呀，头巾老兄，我头上有糖呀还是有蜜呀？你为什么紧紧地粘在我的头上，舍不得走呀？我一想起来，真气你不过！”他把头巾狠狠扔在地上，只差没踩上一只脚。

书童弯下身子捡起头巾，说道：“公鸡叫，母鸡叫，哪个捡到哪个要。老相公，这头巾你不要了，就归我啦。明天上街买花生吃，好拿它当个兜儿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老相公不要它了，也不能给你当兜儿用啊！老相公要做篇文章，祭它一祭。”

石灏吩咐书童剔亮了灯，磨好了墨，之乎者也，做起文章来。文章做好了，他吩咐书童把头巾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。

“书童，你听着。老相公读完祭文，你就朝着头巾叩头：一叩头，二叩头，三叩头，一连叩三个头。记住了么？”

“记住了。叩头我会，老相公快念吧！”

“你跪着，听我念祭文。”石灏把油灯剔得更亮一点，拿袖子擦了擦眼睛，哼哼哈哈地念起祭文来：

维大明宣德二年，秋八月，甲子之日，主祭生河南石灏，祭奠于头巾老兄之前曰：

头巾，头巾，压我头昏。科科不中，榜上无名。见多少人，穿紫袍，骑骏马，昂昂及第；偏我老儒，背包裹，搭航船，默默回程。作文告别，非我无情。而今而后，各奔前程。休矣，休矣，哀哉尚飨。

祭文念完了，石灏大叫：“一叩头——”

“呼噜，呼噜……”

二叩头——”

“呼噜，呼噜……”

“三叩头——”

“呼噜，呼噜……”

书童哪里去了？嗨，原来他早就趴在地上睡熟了。石灏自己上下眼皮直打架，往桌子上一趴，就昏昏沉沉睡去了。

天蒙蒙亮，一个脚子找到这客店里来了。

“老相公，三年不见了，恭喜，恭喜！”

石灏老眼昏花，听到“恭喜”二字，把脚子当作报子了：“哦，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？”

“早着呢，航船要等天亮了才开。你的铺盖箱子呢？”

“找我的铺盖箱子做什么？”

“老相公，你怎么忘记了？你老人家科科不中，都是我替你挑了铺盖箱子，送你到码头的。这一科想必又没有中，我特意来替你挑铺盖箱子，送你下船。”书童让他们吵醒了，睁开眼一看，对石灏说：“他是脚子，不是报子。你看，墙脚边搁着一副扁担绳子呢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他不是报子，是个脚子？”石灏这才明白过来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书童，快快把他赶了出去！”

书童把脚子轰了出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“开门，开门！”脚子真倒霉，生意没做成，一副扁担绳子倒丢在客店里了。他在门外又喊又叫。

“叫门的是哪个？”书童在门里问。

“我是……是报子，来报录的。”

“老相公，报子来了！”

“快开门，快开门！”石灏忙站起来。

门一开，石灏看见钻进一个人来，急忙问：“你是报我石灏的么？”

“我是来抱我的扁担绳子的。”脚子拿起他的吃饭家伙，一阵风似的溜了。

石灏气得双手发抖：“还是那个脚子呀，快把他赶出去！”

“不用赶，他早走了。”

“那就快把门关严实，不要叫那个脚子再来哄人。”

书童把门关严实，不多会儿，那门上响起笃笃笃笃的声音。

“宣德”是明代宣宗的年号。

及第：会试考中，称为及第。

“老相公，你听——又有人来敲门了。”

“又是那个脚子，不要理他。”

这时候，门外哇啦哇啦叫起来了：“我们不是脚子，是报录的报子。”

石灏怕再上当，要亲自问个明白。他走到门边，贴着门缝问道：“喂，外面叫门的，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外面答应：“我们是报录的报子。”

“呃，是报录的报子。你们报的是哪一家新老爷？”

外面答应：“我们报的是石灏新老爷。”

石灏转过头来，对书童说：“这回只怕有点谱了！”

书童说：“老相公，不要又让那脚子哄了去。”

“是呀，不要又让那脚子哄了去。”石灏点点头，又问门外，“你们既是报录的，为什么不敲锣呢？”

外面答应：“开了门，就敲锣。”

石灏实在不敢相信，摇摇头说：“靠不住，不要理他。”

书童说：“是呀，靠不住，不要理他。”

石灏正转身往里走，门外“当当”敲起锣来。

石灏一惊，忙叫：“开门，开门！不，不，我自己来开门。”说来也真巧，那盏油灯点干了油，噗的一下灭了。石灏晕头转向，满屋子摸也没摸到门。“书童，书童，你这个蠢材，还不快来帮老相公摸门……”

“老相公说要自己开门，还怪我呢。”

书童打开了门，两个报子抢进来向石灏磕头，连声说：“与新老爷道喜，与新老爷道喜！”说着呈上报单来。店主人听得了，点了一支蜡烛前来。石灏就着烛光，定睛看时，只见那报单上写着：

第一甲第三名探花河南石灏

报子下去领赏了。石灏拿着那张报单，抖抖索索，咬着牙念道：“河南石灏，河南石灏，你也中了，你也中了！哈哈，哈哈，头巾老哥呀，头巾老兄，不想祭你一祭，果然与你各奔前程了。来日我石灏戴的是乌纱帽，插着宫花，要在这京城里骑马游街了……”

石灏说到这里，不禁手舞足蹈起来，忽然两脚踏空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八十二岁的人了，怎么禁得起这一夜的折腾，这霎时的狂喜？

店主人忙将蜡烛递与书童，把石灏扶到椅子上坐下，叫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书童惊呆了，哭着说：“老相公欢喜死了。”

店主人拿了碗热茶来，给石灏灌下肚去，又是捶背，又是按胸。石灏这才慢慢苏醒过来，望着那张报单，不觉老泪纵横，说得好不凄凉：

“我一生苦读，就盼着这一天。不想盼到了这一天，我却须发苍苍，无能为力了。唉——高中了又有何用？又有何用？”

七品芝麻官

保定府有个小小的清苑县，小小的清苑县里，却住着位大大的姑奶奶。说起这位姑奶奶，她的来头可真大得吓人：丈夫西乐侯，经管七省，这就够大的了；她娘家哥哥更不得了，当朝阁老，姓严名嵩，独揽朝廷大权，满朝文武，谁个不怕。她自己呢？皇上亲自封的一品夫人。

小小的清苑县里，住着这么一位大大的姑奶奶，老百姓就够受的了。你不小心碰了她家的一根毫毛，她就要你的命。碰不得就躲得远远的吧，没准儿她家那些大小狗腿子还会找上门来，平白无故揍你一顿。这严氏一品夫人有个儿子叫程西牛，也弄了个兵备的头衔。程西牛手下有个狗腿子叫程虎，学过点武功，会耍几下刀枪。这一头蠢牛，一只恶虎，整天四处游荡，欺压百姓。

这年秋天，程西牛带了程虎和一班家丁出外游玩，在荒郊野里看见一个姑娘，头上插一枝桂花，手里提一只竹篮，从河边洗了衣裳回家。程西牛看这姑娘长得俊俏，就起了坏心，从后边追了上去。姑娘吓得没命地跑，跑进屋里就使劲把门一关，砰——程西牛正好把头探进去，啪——，不知道是门碰头，还是头碰门，反正程西牛的脑门上多出了一个青疙瘩。

程西牛火了，叫一声：“家院，一齐动手抢了她。”

程虎说：“少爷，慢来，慢来！抢呀，打呀，要是把这么个娇滴滴的姑娘惊坏了，你怎么和她成亲呢？再说你和她成了亲，两家就是亲戚了。不如回去禀报夫人，派人来提亲，还怕她不答应？”

程西牛是个草包，人家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听。他说：“言之有理！碰个疙瘩没有啥，休要惊坏一枝花。”

程西牛回家去一说，他娘可不答应。程家这样的权势，这样的富贵，这根独苗苗能娶一个乡下姑娘做媳妇？皇帝的女儿要娶也娶得来呀。可是程西牛非要不可，他娘拗他不过，只好依他，就派程虎去说亲。没想到那一家一不贪财，二不怕势，高矮不答应。父女二人把程虎好一顿臭骂，还捎带上程西牛和他娘一品夫人严氏。

程虎回来，不敢说夫人和少爷也挨了骂，只说人家不肯。严氏一听火了，叫儿子带了程虎和一班家丁前去抢亲。她吩咐说：“你们尽管前去把那女孩子抢来，谁敢多嘴多舌，只管打；谁敢阻拦，就捉了送官。你们就是把天戳个窟窿也没啥，有老娘来缝来补。”一面吩咐家院丫鬟：“前厅后院，张灯结彩，新娘一到，立刻拜堂。”

程西牛带领程虎和家丁，抬了一顶大花轿，带了一队吹鼓手，来到姑娘家，踢开门，抢了姑娘就跑。姑娘的老爹爹追上去，抱住了程西牛不放，让程西牛一脚踢在心窝里，倒在地上死了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能容姓程的一家人行凶？看，对面来了个人拦住去路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嘿，这个人胆子倒不小！程西牛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来管我少爷的闲事？”那人说：“你管我是什么人，路见不平，我就要拔刀相助！”“我看你这小子管不了！”“我定要管到底！”程西牛看他伸展双臂，拦在路当中，他心里火了，叫一声：“程虎，把这小子拿下！”

“阁老”是对宰相的尊称。

程虎抽出宝剑，带着打手一拥而上。那人就拔出刀来抵挡。程虎那两下子吓唬老百姓可以，碰上真有功夫的好汉，他就不是个对手了。

程虎喘着大气尽往后退，程西牛叫打鼓的拿了鼓锤，抬轿的抽出轿杠，一齐拥上去！好家伙，几十个人围着一个，也近不了好汉的身。程西牛一着急，拿了一柄宝剑绕到好汉背后，想来个腹背夹击。

这边，程虎拿着剑，大吼一声：“杀——”鼓起劲朝好汉猛刺过去。扑嗤——刺中了！可是刺中的不是好汉，好汉只一闪就闪开了，程虎这一剑，正好刺在从背后冲上来的程西牛的胸口上。

这可不得了！程虎傻了眼，家丁丢了魂。

“哎呀，新娘子不见了！”抬花轿的一看花轿空了。

“新郎官死了，还要什么新娘子？快把少爷的尸体装在花轿里，抬回去！”

程虎急急忙忙带了家丁，抬了个死人回府去了。

好汉看程虎一伙去远了，回头在草丛里找到了那个姑娘，又帮着她把她爹爹的尸首抬回家去。这位好汉是谁？原来满朝文武惧怕严嵩，也还有个不怕的人，就是老功臣老元勋定国公，他派这位好汉来保定府查访严程两家的罪行。想不到好汉才到这里就遇上这桩公案。他问明这姑娘姓林名秀英，就帮她写了一张状子，要她即刻起身去清苑县衙门告状。

再说那程府，张灯结彩单等少爷抢了新娘子回来成亲。站在门口等候的家院望见花轿回来，急忙禀报严氏。一时鼓乐喧天，爆竹震耳，蓬——叭，蓬——叭，劈劈啪啪，劈劈啪啪，好不热闹！不多时，花轿抬进厅堂，丫鬟们去扶新娘子，赞礼就念念有词：“一块檀香木，雕刻一马鞍，新人桥上过，四季保平安，新郎新娘就位——”

丫鬟掀起轿帘，往里一张，“怎么了！花轿里坐的不是新娘，倒是新郎……”定神一看，一声“妈呀”，都吓昏了过去。少爷胸口上插着一把宝剑，早已一命呜呼，上了西天！赞礼还在大声念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爹娘……”下面的事就不用细说了。那严氏刚才说，把天戳个窟窿也没啥，有她老娘来缝来补。想不到她自家儿子的胸口上给戳了个窟窿，她补也没法补，缝也没法缝，只好呼天抢地，嚎叫“宝贝儿”。她马上派人去捉拿林秀英偿命，可是空荡荡一间草屋，人呢？没啦！

林秀英到哪里去了？到清苑县衙门告状去了。

清苑县的县令姓唐名成，到任才三天。他翻了翻前任几个县令积下来的状子，一张张告的都是程府严氏，告她家强占民田，欺压百姓，其中人命案子就有一二十起。嘿嘿，别的案子，他们都办了；单这程府严氏的案子，他们怕烫手，搁在一边一件也不办。县令是个七品官儿，的确很小，那婆娘是一品夫人，果然挺大。七品官儿在一品夫人面前，比绿豆还小，不过是颗芝麻罢了。他心里说：我倒本信，青蛙也要跟长虫斗一斗，小鸡也得跟老鹰交交手。

“来人！”

书童进来问：“太爷唤我？”

“咱们到任三天了，今天出去遛跔遛跔。吩咐打轿。”

书童吼一声：“打轿！”

班头皂隶前来叩了头，就问：“太爷，你到哪个府上去拜客？”

唐成说：“我拜什么客？下乡查看去。”

班头说：“太爷，你刚到任，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规矩。”

“什么？下乡查看，还有什么规矩？”

“不是下乡查看的规矩，太爷呀，我们这保定府清苑县，有个严氏一品夫人，有权又有势，人怕鬼也惊。新官到任，得先去她老娘跟前作个揖，报个到，乖乖儿送一份厚礼。要是得罪了她老娘，嘿，轻则丢官，重则丧命。”

唐成笑着说：“厉害得很哪！我是个穷官，没有那么多的钱送礼。我要破破你们这里的规矩，一不送礼，二不拜客，下乡查看去。”班头和皂隶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太爷，都为他担心：“太爷，只怕那老娘怪罪太爷，就不好办了。”

唐成说：“她当她的一品夫人，我做我的七品县令，只要我站得正，不怕脑袋搬家。快打轿下乡去。”

本来嘛，太爷出门，有人鸣锣，有人喝道。唐成出得城来，一路上冷冷清清，皂隶不喝道，那锣嘛，半天才有气无力地敲一下，当——唐成心里很不高兴，连声叫道：“班头，班头，为什么鸦雀无声，一点儿不热闹？”

班头回话：“不敢热闹，怕惊动一品夫人。其实她哪里听得到，这也是先前做下的规矩。”

唐成一听更生气了：“哪有这种话？象这样冷冷清清，百姓怎么知道新太爷上了任，怎么会来鸣冤告状？吩咐下去，铜锣加上二十面，乱敲乱打闹起来，越热闹越好！”

这一来就不同了，铜锣敲得震天响，果然引来了一个人，拦住轿子喊“冤枉！”你道这个人是谁，就是林秀英。

唐成忙叫：“住轿！好！太爷下乡查看，就有人拦轿喊冤，这叫开门见喜，大吉大利！书童，把状子呈了上来。”

唐成看了一遍状子，心想，这案子事关重大，我倒要先看看我头顶上的那些老爷怎么审怎么断？就对林秀英说：“民女听了。你的冤枉太大，我的衙门太小。你到巡按大人那里去告吧。”

林秀英含着眼泪走了。唐成心里说：你这民女，且莫怨我这做父母官的。说不定你这案子还得落到我的手里，我一定为你作主。他也无心查看了，就命打轿回衙。

第二天，巡按升堂，左首是道台，右首是知府。唐成来拜见这三级顶头上司，他整冠掸靴，施了全礼，恭恭敬敬站在一边。巡按大人说了“贵县请坐”，他又施了个全礼，这才坐下。

道台问他：“贵县几时到任？”

“八月十三。”

知府问他：“到任这三日，拜客送礼忙得很吧？”

唐成心想：你对这里的规矩倒是熟得很呀！“卑职三日来的确忙得很！几位前任积下了成堆的状子，卑职都一一看了。昨日又下乡查看。”

“本当如此！”这回巡按说话了。“本巡按奉天子之命，出巡河北，查看民情，所积冤案，均须一一查清，依律办理。若有半点徇私舞弊，休怪本巡按铁面无情。”

道台知府两个听了，一齐肃然起立，说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唐成自然也得站起来。他拱着手说：“积案成堆，只告一人。昨日下乡查看，有民女拦轿鸣冤，告的也是那个人。怎奈那人权势煊赫，而我官卑职小，难以执法。”

巡按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权势再大，难道大得过王法吗？哼，真是无用！”

道台知府也跟着说：“真是无用！”

唐成无话可说。骂他“无用”的三位顶头上司到底怎样“有用”呢？接下来他就看见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中军禀报：“一品夫人驾到！”这一声犹如五雷轰顶，巡按心惊，道台胆怕，知府肉跳，一起离了座，堂前排定了，一串儿出去迎接。

巡按躬身说：“夫人驾临小衙，有何赐教？”

严氏也不还礼，吩咐丫鬟：“把状子给他。”

就这张状子，巡按看了传给道台，道台看了传给知府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具告状人一品夫人严氏，状告恶女林秀英，无故杀死我儿兵备程西牛，绝了我程家后代根苗，速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抵命。”

三位“有用”的上司，这时候都吓得目瞪口呆。好大一个公堂，竟然鸦雀无声。不想有个人说话了：

“这兵备是个武职，想必十八般武艺，件件精通，被一个小小的民女杀死，倒是一桩奇闻！”

巡按大人尚且屏息不语，谁敢如此放肆？严氏一看是个七品官儿就问：“这里满堂官员，都来拜见过我。这是个什么人哪？”

唐成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小官唐成，本县的县令，到任才三天，……”

严氏不等他把话说完，一把揪住他的领口，啪，打了他一耳光。“你是本县县令，为什么不给我捉拿凶手？”

这一耳光打得不轻，唐成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他心中怒火万丈，只好忍着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令郎被人杀死，可有地方到县衙禀报？没有。请问夫人可有片纸入衙？也没有。一无地方禀报，二无片纸入衙，我怎么知道令郎被人家戳了个窟窿？”

几句话问得严氏无言答对，她把眼睛一瞪，说道：“狗官，我现在告也不迟，你快给我去捉拿凶手林秀英。”

不用去捉拿，林秀英自己来了。只听得她在衙门外叫：“冤枉——”

中军禀报：“大人，有一民女喊冤。”

巡按说：“一案未了，又来一案。州有州官，县有县衙，叫她县衙去告。”

唐成说：“慢来！一品夫人能越衙上告，为什么民女就不能越衙上告？请大人三思。”

巡按只得传民女上堂。

林秀英上堂来，一边叩头一边哭叫：“大人，与民女林秀英伸冤！”

严氏没想到眼前这个乡下姑娘就是林秀英，更没想到林秀英敢来鸣冤告状，这不是老虎嘴里拔虎牙吗？她一把揪住林秀英的头发，喝道：“你是林秀英？好啊，我正要你给我儿子偿命。”她夺过皂隶手里的水火棍，狠狠骂道：“看我不打死你这小贱人！”

唐成上前架住，说：“夫人，这是公堂，不是你家的厅堂。”

“什么公堂不公堂，金銮殿上我也要闹他一场。”严氏举起棍子又要打。唐成夺下棍子，把她推到一边，“夫人，你是告状的，这民女也是告状

的。她上得堂来，各位大人一未问明，二未审清，你持棍行凶，咆哮公堂，目无国法，藐视朝廷，哼哼，成何体统？”

严氏这一下把气往唐成身上出，“呸！呸！”朝着唐成吐了几泡口水，“唐成，你这小小的芝麻官儿，敢来教训老娘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。”

“芝麻也罢，绿豆也罢，做官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”唐成接过林秀英的状子，双手递给巡按：“大人，请升堂。”

巡按看了状子，传给道台，道台看了状子，传给知府。状子上面写得明白：“告状人林门弱女林秀英，状告西乐侯之妻、严嵩之妹严氏……”三位“有用”的上司看到这些字眼，已是面色如土，看到末尾两句：“若要见证人，请问定国公。”他们就象一桶水从头淋到脚，浑身冰凉。谁不知道这定国公是位老功臣，老元勋，德高望重。严嵩尚且惹不起，他们惹得起吗？没料到他老先生管到这桩案子上头来了。

当官说好当也真好当，管他是非曲直，只看谁的势大，谁的钱多，顺着他们的意思办，包准错不了。象这程家告林家，林家告程家，朱笔一挥，判林秀英一个无故杀死程西牛之罪，拿这乡下姑娘偿了西乐侯公子之命，不就万事大吉了？说难当呢，可真难当。眼下这桩案子，这边有个当朝阁老，那边有个世袭王公。得罪了哪一边都不成。巡按、道台、知府三个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唐成却象个没事儿人似的，在一边自言自语：“权势再大，难道大得过王法吗？本县真是无用之辈啊！”

还是巡按聪明，他对道台说：“大人，本院公务繁忙，这两张状子，暂托贵衙审理，审明之后速报本院知道。说完起身就走。严氏一把抓住他：“你往哪里去？”“本院即发公文，了结此案。”严氏放他走了。

道台心里说：“你要性命，我就不要性命么？”他装起病来：“哎哟，哎哟……”知府问他：“大人怎样了？”道台指指自己的脑袋说：“我这偏头风又犯了。大人，这两张状子托贵府审理，……”说完起身就走。严氏一把抓住他：“你往哪里走？”“下官回衙就升堂审问，定要为令郎雪冤。”严氏说了声“滚”，也放他走了。

一个压一个，知府照此办理，叫过唐成来说：“这两张状子转贵县审理，”他早瞄准了公堂有个后门，不等严氏动手抓，就从后门溜走了。

巡按、道台、知府，三位有用的上司一个个都溜之大吉。唐成呢？他本来不想溜。他把两张状子拿在手里说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两张状子，三位大人都不敢审，都不敢问，偏偏批在我这小小的衙门审问。我有心审问，可惜是个小芝麻官，这里没有我说的话。好吧，既然批在我手里——”他在堂上一坐，喝道：“程家林家，都是原告，又都是被告。皂隶侍候，原告、被告，一起带了！”

皂隶拿锁链先锁了林秀英，转身朝严氏望了一眼。

严氏冷笑一声：“大胆！谁敢走近我，我就打断他的狗腿！”

皂隶哪敢上前，只好向太爷禀报：“太爷，她头戴凤冠，身穿霞披，带不了。”

“带不了？给我！”唐成接过锁链，走到严氏跟前，“是谁说不带老爷的刑具？”

“就是老娘我说的。你这小芝麻官，敢把我怎么样？”

“官大官小，都是朝廷的官。你家住清苑县，我就管得着你。”

“我是皇帝老子亲自加封的一品夫人，你管得了？”

“你没犯法，是个夫人，如今犯了法，就是犯人。”唐成把锁链往地上一扔，“带上，带上，不带可不能放过你。”严氏看这架势，心想不好，再耽下去要吃眼前亏。她趁唐成转身往堂上走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跑出衙门坐上轿，她又哭又骂，回府去了。

这里，唐成嘴里还在念叨：“呸！别说你是一品夫人，就是皇后娘娘犯了法，也不留情。皂隶，快给她带上。”

“太爷，她跑了！”

“什么，跑了？”唐成回头一看，可不是跑了，就问皂隶：“你们七八条大汉扯不住她一个婆娘？没关系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她没带刑具，把林秀英的刑具也松了。要不，人家准说我办事不公，锁了穷姑娘，放了阔太太。走，跟太爷回衙去，明天各位看我七品芝麻官儿审问一品夫人！”

那一品夫人又会撒泼，又会行凶，什么知府、道台、巡按，全不在她眼里，原以为唐成这么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儿，只消咳嗽一声，就把他吓住了。没想到唐成竟不买她的账，弄得她当场受辱出丑。她回到府中又气又恨，可是这官司就在唐成手里呀！封西乐侯的丈夫，当阁老的哥哥，都在京里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她左思右想，先把唐成稳住再说，于是备了一份厚礼，附了一封书信，第二天一早派程虎送到县衙门去；另派人飞马去北京，给她哥哥严嵩送去一信，叫他收拾唐成这个七品芝麻官。

唐成一看礼单，“好一份厚礼！我没给她送礼，她倒给我送起礼来了。”再看书信，“嘿嘿，厚礼之外，还许他当个道台。真个是既升官，又发财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唐成翻过礼单，在背后写了一首打油诗：

多谢夫人送礼来，
又许升官当道台。
可惜金银我不爱，
夫人留着买棺材。

唐成正想把厚礼原封退回，一琢磨，不好，证据送到手，岂能白送走？就吩咐书童将厚礼收下，存入库房，又命皂隶带火签一支，速传严氏到衙听审。

那严氏见程虎回来说唐成收下厚礼，不由得冷笑一声：“唐成呀，唐成，你这狗官终究也逃不出老娘的手心儿。老娘的礼你吞得下去，还是咽得下去？只等老娘的信一到北京我哥哥的手里，就有你好看的了。”她正想着怎样收拾唐成，程虎来报：“县衙门的皂隶高擎火签，来传夫人听审。”严氏这一下可发作了，坐了轿子来到县衙门，闯进公堂，一屁股坐在县太爷的公案上。

“唐成，我看你这芝麻官怎么审问我这一品夫人。”

唐成在里面刚吃完饭，听见公堂之上咋咋呼呼，吵吵闹闹，就带了书童出来。

“呀，这是你坐的地方吗？下来，下来！”

严氏又拍桌子又蹬脚：“小小衙门公堂上，老娘坐坐也无妨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你坐在这公案上，叫我怎么审官司？”

“你就站着审嘛。”

“你下来不下来？”

“我不下来。”

这婆娘耍赖，唐成身为一县之主，总不便和她拉拉扯扯，只好变个法子把她哄下来。“夫人且请放心，本县胸有成竹。请夫人下来，本县好升堂断

案——书童，与夫人看座。”

又是“且请放心”，又是“胸有成竹”，嗯，有意思！唐成收了她的礼，能不帮着点儿？严氏这么一想，才从公案上跳下来，坐在一旁的椅子上。

唐成升堂，传林秀英。一边是林秀英，哭哭啼啼，一边是严氏，咬牙切齿。唐成说：“民女莫哭，夫人莫怒。你们一个死了儿子，一个死了老父。本县胸有成竹，从来不装糊涂。你们有何冤情，一一说来。哦，一个坐着，一个跪着，让跪着的先申诉。”

林秀英就照着状子上的话，一句一句说起来。严氏坐在一边哪里听得下去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公堂上，只一挤，把唐成挤到了边上。她拿起惊堂木，在公案上乱敲乱打，“快把杀人凶手林秀英拉出去斩了！”

“呀，到底是我审官司，还是你审官司？”唐成也一挤，把严氏挤到椅子上去坐着，夺过惊堂木，啪的一拍，说：“严氏，本县问话，你儿子程西牛官居何职？”

“官居兵备之职。”

“嗟！大胆林秀英，程西牛堂堂兵备，一员虎将，你竟敢把他杀死。还不从实招来。”

“太爷明镜，想我林秀英是个乡间弱女，手无寸铁，怎能杀死兵备？”

唐成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！程西牛再草包，也能打你八九十个。”又问：“程西牛为何死在你家附近？”

“他带了家丁来抢亲，一脚踢死我爹爹，将我抢入花轿抬了走。正好遇见一位好汉，路见不平，厮打起来，我才免受欺凌。我亲眼见到，是他家的家丁误伤了人。”

“哦，有这等事？呈凶器上来！”

程虎呈上宝剑：“禀太爷，林秀英就是拿这柄宝剑杀死了我家的少爷。”

严氏也说：“正是这柄宝剑。如今人证物证都全了。唐成，你还不快与我断案！”

“啊，凶器就是这柄宝剑！书童，记录在案。林秀英，你去认来，宝剑是你家的么？”

“农家铁器，只有锄头镰刀，哪来的宝剑？”

唐成笑了笑说：“严氏、程虎，你们来认一认这柄宝剑。”

程虎一看破了胆，严氏一看也傻了眼。那柄上明明白白镌着七个小字：“程氏西乐侯珍藏。”

唐成说：“程西牛究竟被何人所杀，尚待查明。林秀英，你且下堂听传听审。”

严氏这时候才明白过来，什么“胸有成竹”、“且请放心”，这个七品芝麻官是做了圈套让她钻。她走过去把公案上的笔筒笔架统统撸到地上，又一屁股坐上公案，“狗官，你把凶手放走，你给我儿子抵命！”

“我凭什么给你儿子抵命？象这样的歹徒，无恶不作，死了活该！”唐成拿宝剑往桌上一拍，把严氏吓得乖乖地下来了。“升堂，来，带程虎——程虎，杀死你家少爷的凶器，可是这柄宝剑？”

“是，不是，是林秀英抢过这柄宝剑，把，把少爷杀死的。”

“大胆程虎，案情已明，你还抵赖？不动大刑，料你不招。来，大刑侍候！”

程虎心想，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。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就从实招了，

画了供。

唐成问：“严氏，程虎的口供，你都听见了吧？”

严氏虽然心虚，还撑着一品夫人的架子。“哈哈，老娘听见了，你敢把老娘怎么样？”

唐成说：“你说本县不敢把你这个一品夫人怎么样，你敢和本县对对口供吗？”

当下对了口供，唐成又问：“你敢画供吗？”

严氏拿起笔，画了供，“我画了，又怎样？”

唐成拿过口供，将脸一沉，大喝一声：“大胆严氏，纵子行凶，抢劫民女，又诬告良民，咆哮公堂……”

“还有吗？你说，你给我说。”

“还有贿赂官府，有厚礼一份，书信一封为证。你该罪加一等！来，撤了她的座位。”严氏坐在椅子上，双手叉着腰，翘起二郎腿：“哼哼，唐成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娘家有什么人？”

“我管你娘家有什么人。”

“我哥哥是当朝阁老严嵩，权大得很哪！”

唐成从案头拿起一部《大明刑律》，高高举起。“是你严家的权大，还是朝廷的法大？”

一个喊着：“权大！”一个吼着：“法大！”到底谁大？相持不下。书童禀报：朝廷降下圣旨来了。那圣旨上写着：“据定国公所奏，西乐侯之妻严氏，倚仗权势，纵子行凶，抢劫民女，强占民田，民怨甚大。即着清苑县速速查明，交大理寺审理。钦此。”有了这句话就好办啦！唐成喝道：“来！摘去凤冠，剥去霞披，将严氏锁了！”

皂隶听了圣旨，也个个气壮如牛，劈啦啪啦，把严氏的凤冠摘了，霞披剥了，丁令当郎，一条锁链把她锁了。

芝麻官儿唐成牵着这一品夫人说：“走啊，上北京去！”

十五贯

天色已晚，鸟儿叽叽喳喳都归林了。尤葫芦带着七八分醉意，背着十五贯铜钱，踉踉跄跄跑回家去。尤葫芦开了一爿肉铺，蚀了本，停业了半年多，借一点当一点过日子。他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皋桥。这一天，尤葫芦去求她帮忙。这位姐姐为人热心，请他吃了两壶酒，借给他十五贯铜钱做买猪的本钱，叫他重新开张。

尤葫芦高兴极了，他想过去买猪都是街坊秦老帮忙，明天买猪自然还要请他。

“秦老伯在家吗？”

秦老打开门，见尤葫芦背着十五贯铜钱，就问：“这许多钱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路上拾来的。”

“你呀，真爱开玩笑，这脾气还改不了！”

尤葫芦这才告诉秦老这是借来的本钱，约他明天一早相帮买猪去。

回到家里，尤葫芦又和女儿开起玩笑来：“你问铜钱是哪来的吗？唉，事到如今，瞒你也是无用。我今早出门去，正巧遇见张媒婆。她说卫员外的小姐出嫁，少个陪嫁的丫头。我收下这十五贯，把你卖掉了。明天一早就要过去，你收拾收拾吧。”说完倒头便睡了。

她女儿姓苏，叫戌娟。为什么姓苏不姓尤？原来是他母亲改嫁尤葫芦的时候带过来的。苏戌娟听义父这样说，伤心得连连叫亲娘。亲娘已经死去多年，哪里还叫得应？她哭干了眼泪，哭哑了喉咙，想想还不如一死，刚从砧板上拿起斩肉的斧头，忽然想起皋桥的姨娘是个好心人，不如去投奔她。主意打定，苏戌娟忘了吹灯，顾不上把门带上，连夜往皋桥去了。

这地方有个娄阿鼠，一不经商，二不种田，能骗就骗，能偷就偷，偷到了骗到了就去赌博。这一天，他又输得精光，一心想翻本，身边却一个钱也没有了。他东游西荡，想找个“财神菩萨”，正好从尤葫芦家门口走过，看见门开着，灯亮着，他想：尤葫芦又在杀猪了，赊他几斤肉，饱吃一顿再说。他闪进屋去，看见砧板上那把斧头。嗯，顺手牵羊，带了去换几个钱也好呀！再一看，尤葫芦呼呼大睡，枕头边亮铮铮的，摆着十五贯铜钱。真个财星高照呀，娄阿鼠眉开眼笑。嘿，赌本来了！

娄阿鼠一伸手，尤葫芦却醒了：“哪一个？不好，有贼……哎，原来是你，娄阿鼠，你欠我的肉债还没有还清，倒来偷我的钱了？”

娄阿鼠一看不好，顺手挥起斧头，卡嚓一声，把尤葫芦杀了。“尤葫芦，尤葫芦，你莫怪我手下无情。我不杀你，被你讲出去，我还怎么做人？我只好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扳倒葫芦泼了油，嘿嘿，拿起铜钱快快溜……”他正想溜出门去，听见打更的过来了，赶紧把脚缩了回去，躲在床背后；听那打更声远了，才吱溜一下窜了出去，几个铜钱落在地上也来不及拾，口袋里一颗赌钱用的骰子也掉了出来，他也未察觉。

第二天清早，秦老应约来找尤葫芦，看见他家开着大门，以为他早就起身了；进屋一看，尤葫芦横倒在地上。秦老叫了一声：“尤二叔！昨天醉成什么样子了，好好的床不睡，睡在地上。”走近一看，尤葫芦满身的血，早已死了。秦老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叫几声“大姐！”无人答应，奇怪，他女儿也不见了。当即声张起来，惊动了街坊。秦老说：“尤葫芦借了十五贯铜钱，

约我今早一起买猪去，如今人死了，女儿也不见了。”众街坊七嘴八舌说：“定是有人抢了钱，杀了人，把他的女儿拐走了。”

秦老忙叫张三李四到县衙去报官，又说：“我们快去追赶凶手。”

街坊乱哄哄的跟着秦老去追赶，里面还混进一个人来。谁？娄阿鼠。

苏戌娟那天夜里匆匆忙忙从家里跑出来，她不知道皋桥究竟在东北角还是在西南方？在野地里乱走了一夜，看看天色渐明，来到了三岔路口，看见前面有个赶路的人，背着包袱拿着伞，唤住一问，那个人正好要路过皋桥，就跟着他一起走。

他们走出不多远，秦老和街坊追上来了。

秦老拦住苏戌娟说：“大姐，你干的好事！”

苏戌娟说：“秦老伯，我想念姨娘，前去探望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

“你父亲被人杀死了。”

“怎么？我爹爹死了？”真如晴天一声霹雳，苏戌娟惊呆了。“爹爹——”

街坊说：“你还哭呢！你勾搭了这个男人，偷了铜钱，害死了父亲。你真是丧尽了天良啊！”

那个同路的人说：“怪不得她慌慌张张的。”说完，转过身就要赶路。

秦老伸手把他拉住：“走不得，走不得！你走了，叫哪一个替你抵罪啊？”

娄阿鼠也挤上前来，指手划脚说：“对啊，你要走了，难道叫我娄阿鼠替你抵罪不成？”

众街坊说：“不用多说，且看他包袱里有多少铜钱。”他们夺下包袱，打开一数，一个不多，半个不少，整整十五贯。“你，谋财害命拐女人，还想抵赖？”

那个人掉进了五里雾中，他说：“列位，我叫熊友兰，这十五贯铜钱是主人命我到常州去购买木梳篦箕的。这个女子，我素不相识，怎么可以把我当作凶犯呢……我的主人住在苏州玄妙观前悦来客栈里，列位不信，派人去一问便知。”

众街坊听他说得有根有据，拿不定主意了，只有娄阿鼠气势汹汹地说：“人在，赃在，尤葫芦不是你们杀的，难道是别人杀的不成？”

正在闹着，无锡县衙里的差役来了，说：“管他是与不是，进了衙门自然明白。”就把苏戌娟和熊友兰两个一起带走了。

娄阿鼠看他们走远了，心里暗暗欢喜：“想不到这两个人倒做了我的替死鬼。”

无锡县的知县姓过名于执，自以为善于察言观色，揣摩推测，判案英明果断。这一回审理尤葫芦被害一案，他听众街坊说熊友兰背着十五贯铜钱，与苏戌娟同路而行，就断定两人是勾结谋杀。

过于执升堂，先审问苏戌娟。他叫苏戌娟不用狡辩，“你既与熊友兰情投意合，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意。父亲阻拦，因而杀其父而盗其财，此乃人之常情。这案情就是不问，也已明白。”他用重刑把苏戌娟屈打成招了。再审问熊友兰，听罢供词，他反驳说：“你说你从苏州而来，往常州而去，为何不迟不早，正巧与苏戌娟相遇？你说你与苏戌娟素昧平生，为何她不与他人同行，偏偏与你同行？你说你那十五贯是主人与你办货的，为何与尤葫芦所失的分文不差？”他把熊友兰也屈打成招了，即命将二人解送到苏州府监押。

这桩人命案经无锡县初审，常州府复审，送到巡按都察院审批，案子就定下来了，巡按命苏州府知府监斩。

这一天，苏州府狱中的禁子唤出熊友兰，对他说：“熊友兰，恭喜你了。”

熊友兰听了一惊，“莫非，莫非……”

禁子宽慰他说：“人活一百岁，也难免一死。你也不用难过。”

熊友兰哭着说：“我含冤而死，死也不能瞑目啊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三审定案，木已成舟，你冤枉再大，也是难以挽回的了。”

熊友兰想到二老双亲，哭得更加凄惨：“想不到平地起风波。我家还有白发苍苍的爹娘，我这一死，谁，谁来供奉他们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禁子也偷偷地抹眼泪：“唉，你这官司如果落在我们苏州府况太爷的手里，就不会受冤枉了。我们况太爷爱民如子，真是包公再世。嘻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况太爷不过是奉命监斩，无权审问。他即使知道你冤枉，也无能为力啊。”

苏州府知府姓况名钟，这天奉命监斩熊友兰、苏戌娟二人。犯人提到，刽子手与他们松了刑具，灌了酒，然后五花大绑。

况钟低头一看，两个犯人年纪轻轻，竟然犯下了死罪，不由得感慨说：“父母生你们，养你们，望你们做个勤劳诚实的人，不想你们坏了心术，为非作歹，犯下了如此大罪。”说到这里不觉怒火中烧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不加严惩，处以极刑，哪里还有是非？”就命随从呈上斩旗来，他提起朱笔，看准犯人的名字正要点下去，两个犯人却一齐喊起冤枉来，“爷爷，冤枉啊！”声音哀怨凄楚，叫人听了肠断。

况钟心里一怔：两个犯人为何到了这个时候还喊冤枉？其中必然有些缘故，就收住朱笔问道：“你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，难道还有什么要申辩的？”

熊友兰哭诉说：“小人家住淮安，这个女子家住无锡，二人实不相识。只因她迷失路途，顺便指引同行。小人随客商陶复朱为佣，他命我带十五贯铜钱，去常州买木梳篦箕，现住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店，等小人办了货，一同去福建销售。”

苏戌娟哭诉说：“小女子与这客官实不相识，只因我去皋桥投亲，迷失路途，求他指引，被人猜疑，害得我含冤问斩，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？爷爷若能查清这客官的来历，就知道小女子也是冤枉的了。”

况钟听了疑惑起来，就命亲随去玄妙观前悦来店查问，自己拿起案卷，仔细阅看，反复思考：“嗯，一住淮安，一住无锡，二人素昧平生，怎会情投意合？一去常州，一去皋桥，正是同一条路，也就可能同行。只是这十五贯，是货款还是赃款……”正好这时候，亲随查问回来了，说确有个陶复朱住过悦来店，因为等不及伙计回来，已动身去福建了。陶复朱曾交十五贯与熊友兰，叫他去常州办货，悦来店伙计说确有此事。

亲随呈上悦来店的循环簿。况钟翻开一看，上面确有陶复朱熊友兰的名字，两人四月初八住店；熊友兰先走，四月十五离店，循环簿上写得一清二楚。

况钟忙问：“熊友兰，你们哪一天来的苏州？”

“四月初八。”

“你几时动身去常州？”

“四月十五。”

熊友兰的冤情已经明白。那么尤葫芦是谁杀的呢？如果不是苏戍娟，应当另有凶手；如果是苏戍娟，也该有真凭实据，岂可草草定下死罪？况钟心里念着：“斩不得，斩不得！”可是他奉命监斩，无权翻案，想到这里，又拿起那支朱笔来。

“冤枉啊——”两个犯人又一齐叫了起来，“爷爷，你爱民如子，怎么也不分黑白，眼看着小人含冤而死。”

那支朱笔好象有千斤重，一点下去就是两条人命啊！况钟举着，怎么也点不下去。既然知道是冤案，就该查个水落石出，怎么能当作例行公事，错杀好人呢？况钟放下朱笔：对刽子手说：

“两个犯人，与我暂且带到耳房，听我的命令行事。”

这时候谯楼上正打二更鼓。刽子手说：“太爷，你是奉命监斩，五更处决，迟延不得。耽误了时候，小的们吃罪不起啊。”

是呀，不要说刽子手吃罪不起，就是况钟，也有抗旨违令之罪。

况钟想，二更鼓已经敲过，要在五更之前把这案子复查清楚，怎么来得及呢？他叫刽子手把犯人带下去，转身吩咐亲随取来官印，点上灯笼，到都察院求见巡按大人。

况钟来到都察院，门官见了忙说：“太爷监斩辛苦了。”

况钟说：“正为监斩一事，特来面见都爷。相烦通报。”

“哎呀，老爷睡下多时，不便通报，太爷请回，明日早堂相见吧。”

“误了大事，你可担当得起？”

门官只好进去通报，不一会出来说：“小官进去通报，老爷十分着恼，传话出来说：太爷请回，明日早堂相见。”

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哪能等到明朝！况钟抬头看见那面堂鼓，就走上前去，举起鼓槌，狠狠敲了两下。中军立即出来传话来：“都爷有令：问是何人乱击堂鼓，若有状子，先打四十大板，等候传问，若无状子，加倍重打，赶出辕门——呀，原来是太爷。”

况钟说：“正是本府击鼓，又无状子，如何是好？”

中军笑着说：“太爷说哪里话来。小官进去禀报都爷。”一会儿出来说：“都爷请太爷客厅相见。”

况钟随中军来到客厅，静候多时，不见巡按周忱出来。谯楼打了三更鼓，咚咚咚三下，就象打在况钟的心上。刀下留情，时间可不等人啊！他一会儿立，一会儿坐，真个坐立不安。拜见上司竟如此之难！

等了半个来时辰，巡按大人总算出来了。这周忱一脸的不高兴，让了坐就问：“五更将近，贵府不去法场监斩，为何来此击鼓？”

况钟站起身来说：“两名犯人，罪证不实，因此连夜前来禀报，求老大人准予暂缓行刑，以便查明真相。”

周忱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何以见得罪证不实？这无锡县和常州府都是朝廷命官，国家良臣，见闻广，阅历多，审理此案决不会有什么差错。何况曾经本院复审，若有冤情，早已昭雪。我看，贵府就不必多事了。”

况钟问：“老大人复审时，可曾将那十五贯的来历查问明白？”

周忱和况钟都是明朝人，两个都是清官。《十五贯》为了衬托况钟，把周忱写成了一个老官僚，这是冤枉周忱了。戏剧是文学，不是历史，类似这样的事是常有的。

“唔，本院巡抚江南，所辖州县甚多，国家大事尚且无暇一一料理，这区区小案，难道还要本院亲自审问不成？本院审理此案，有常州府案卷可查，岂能捕风捉影？”

“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。依卑职看来，此案还须慎重审理。”

周忱一听这话，心里就火了，“视人命如儿戏”，说的不就是他吗？可是不露声色，装模作样地问：“本院有一事不明，请贵府指教。监斩官职责何在？”

“验明正身，准时斩讫回报。”

“好啊，本院委贵府监斩，贵府就当谨守职责，为何管起这分外的事来？”

况钟说：“老大人，那律典上载有一款：凡死囚临斩叫冤者，应再勘问陈奏。只求老大人作主，受冤枉的小民就有一线生机了。”

“贵府有所不知，这桩案件刑部已经批文下来。王法如山，谁敢违抗？我官卑职小，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去节外生枝。”

况钟当然知道，刑部批文下来就成了铁案，但是妄杀无辜百姓总不应该，他还要据理力争：“老大人，我们为官之人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民。如今明知冤情，怎能草菅人命，卑职实难从命。”

这时候谯楼打了四更鼓。周忱站起来一挥手：“贵府请速回，误了时刻，彼此都不便。”

怎么个“不便”？无非丢了乌纱帽。况钟说：“老大人怕担干系，不妨推在卑职身上，由卑职一人担当。”

“既然你有这样的胆量，何必到这里来多嘴？”

任凭况钟怎样求告，周忱只是摇头，一句话：“事关重大，本院难以作主。”

况钟心如火焚，取出身边的官印，双手捧着，举过头顶，对周忱说：“老大人执意不允，卑职就将这官印寄押在老大人这里。请老大人宽限数日，待卑职查明案情回报。”

周忱在官场里混了四十多年，从没见过况钟这样为民请命、顶撞上司的人，觉得他倒也难得！就叫他将官印收回，准允宽限半月，给他都察院令箭一支，去无锡、常州查访。

娄阿鼠以为熊友兰、苏戍娟两个早已做了他的替死鬼，万想不到况钟定要复查此案，把他弄得胆战心惊：“莫不是我露了马脚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一无人证，二无赃证，怕他什么？让我混在街坊里探探风声，也好见机行事。”又一想：“不好！人人都说这个况钟是包公转世，厉害得很，要是被他识破，想逃也来不及了，不如到乡下去躲个十来天，等风平浪静了再回来不迟。”主意打定，他就到乡下去了。

娄阿鼠刚走，况钟来了。他有都察院的令箭，又是现任知府，无锡县知县过于执不得不陪同查勘。地方上自有总甲侍候，领了两位大人来到尤葫芦家里，只见两扇板门紧闭，交叉贴着封条。况钟命启封。总甲撕去封条，推开门，让两位大人进去。

况钟一边看一边问：尤葫芦死在哪里？几时验尸埋葬？凶器放在哪里？她的女儿多大岁数？平时为人怎样……总甲一一如实回答。况钟命亲随记下。他转身问过于执：“贵县可曾亲自来这里查勘？”

过于执自命“英明果断”，心想：“我过某审的案，还能有什么差错？”

何况刑部的批文都下来了，还用得着你况钟来复查？他窝了一肚子火，没有好声气：“真凶实犯俱已拿获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

这样重大的人命案，这位县太爷竟连现场都没到过。况钟顺着大门、窗户、墙壁、肉砧……一件一件看过去。过于执跟在后面早已不耐烦了：“大人，可曾见到可疑之处？”

况钟反问他：“贵县你呢？”

过于执故作惊惶：“哎呀，这屋里处处可疑啊！”

“何处可疑？因何可疑？”

“若无可疑之处，大人何必前来？若非处处可疑，大人又何须细细查勘？”

过于执话里带刺儿，况钟也不去理睬他，继续仔细查勘，忽然发现地上有一个铜钱。亲随又从床后找出半贯之多，还拾到骰子一颗，一并呈与况钟。况钟看了，立即传街坊询问。不多时秦老和众街坊都来了。有的说：尤葫芦自从肉铺停业，只靠借当度日，哪会有半贯铜钱丢在床后？有的说：这半贯钱，莫非就是那十五贯中的？定是凶手杀了人，手忙脚乱散落的。可是熊友兰的包袱里明明是整整的十五贯。秦老说：“这样看来，那熊友兰也许并非凶手。他又从未在我们这地方露过面，一个来自外地的陌生人，怎么会与苏戍娟勾结杀人呢？”

况钟又问那颗骰子。众街坊说：“尤葫芦只爱吃酒，从不赌博。来往的亲友，大家都相识，也没有一个好赌的。”

况钟命街坊退去，再问总甲：“刚才这些街坊中有没有好赌的？”总甲回说：“一个也没有。”况钟又问：“左邻右舍之中，今天没来的，可有好赌的？”总甲想了一想，想出一个人来，就是娄阿鼠。

况钟问：“娄阿鼠以何为生？”

“不务正业，能骗骗一点，能偷偷一点，弄到了钱就进赌场，输得精光就再骗再偷。”

“嗯。娄阿鼠与尤葫芦可有来往？”

“娄阿鼠除了尤葫芦的肉不肯还钱，两人就断了来往。”

过于执在一边听着只是冷笑：“嘿嘿，一颗骰子也用得着这样深究？真叫做枉费心机！”他本来在心里讲，不知怎么的从口里脱了出来。

“贵县有要紧公务，就请先回吧。”况钟一句话，把过于执轰出了门，继续仔细查勘。

况钟查勘现场得到了线索，即命亲随扮成货郎，挑一副小担，随秦老寻访娄阿鼠的下落。两个人东打听，西打听，忙了好多天才打听得实：娄阿鼠住在惠山脚下岳庙旁边的一间草屋里，两个人就直奔惠山而来。

亲随问秦老：“老伯，娄阿鼠是个什么模样？”

秦老正要开口，看见前面闪过一个人影，就附着亲随的耳朵说：“前面那个人好象就是娄阿鼠……真的，正是他！不要打草惊蛇，我先躲一躲，你追上去。”

秦老躲在路边草丛里，亲随加快脚步追上去，走近娄阿鼠身边，各不弄咚——摇了一下卜浪鼓。娄阿鼠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正好打个照面。亲随挑着小担兜了个圈子，回来找着秦老，两个人远远尾随着娄阿鼠，看清了他的去向，赶紧回去禀报况钟知道。

有道是“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”娄阿鼠做下了那么一件

大案，整天担惊受怕，日子真不好过。他一路走，一路想：“哎呀，自从那个短命的况钟来到无锡，害得我心惊肉跳，在乡下躲了这许多天，实在气闷！”一气闷，老鼠就出洞了。娄阿鼠想到岳庙里去走走，岳庙里的老道士常常进城去买香烛，向他打听打听城里的风声，顺便求个签，问问吉凶祸福。

娄阿鼠走进岳庙一看，老道士不在，进城买香烛还不曾回来。他就跪在东岳大帝像前求起签来，嘴里念道：“东岳大帝呀，若是我娄阿鼠平安无事，就赏我一个上上签。”他正要把头磕下去，猛不防背后一声唤：“喂，老兄！”吓得他差点掉了魂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测字的先生。

“你，你吓了我一跳！”

“请问老兄，可要测字么？”

“我在这里求签。测字？不要，不要！”

先生说：“求签不如测字。心中若有疑难之事，要问吉凶祸福，只要测个字，便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若要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找人能逢，谋事能成，赌钱能赢，测个字便知分晓，真个灵验万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娄阿鼠听得进去，他问：“这测字，怎么个测法呢？”

“容易容易，你老兄若有什么心事，只要随便写一个字，便可判断吉凶。”

娄阿鼠听了直摇头：“测不成，测不成，我一个字也不认得，一个字也不会写。可是测不成？”

“随口说一个字也可以。”

“先生，说一个字也可以？哦，小弟的贱名叫娄阿鼠，这个老鼠的‘鼠’字，你可测得出？”

“测得出，测得出！”

娄阿鼠掇了一条长板凳来，请先生坐下来慢慢地测。他双脚一跳，蹲在长板凳上，仔细听先生说些什么。

先生问：“老兄，你测这个字，要问什么事？”

娄阿鼠四下里看看，没有别人，就低声说：“官司——”

“啊，官司——”

先生话刚出口，嘴就被娄阿鼠捂住：“先生，轻点呀，轻点！”

“啊，这件事声张不得，我就轻点。你听我说，‘鼠’字十四划，是个双数，属阴，老鼠又属阴类，阴中之阴，是幽晦之象。若问官司嘛，一时还不明白。”

“是呀，这官司明白是不曾明白。不知日后有什么是非连累？”

“老兄，请问你这个字是自己测的，还是代别人测的？”

娄阿鼠可机灵，“啊，是代别人测的，别人测的。”

先生推敲了一番，说：“依这个‘鼠’字看来，只怕不是代测的。”又揣摩了一会，惊叫起来，“啊，还是为祸之首呢！”

娄阿鼠听先生说是为他自己测的，心早就慌了：“淮河之水？什么淮河之水？”

“不是淮河之水，是为祸之首，也就是罪魁祸首。你想，老鼠是十二生肖之首嘛……嗯，嗯，依字义来解，一定是偷了人家的东西，引出了这桩祸事来。老兄，测得可对？”

一句话把娄阿鼠的底捅穿了。娄阿鼠定了定神说：“先生，你嘛，码头

跑跑，我呢，赌场混混。自家人，用不着来这一套江湖诀。啥哟，人家偷东西，你也测得出的？”

先生说：“不要急，你听我慢慢说来。老鼠善于偷窃，所以有这样的断法。还有一说，那人家可是姓尤？”

娄阿鼠听到这里，吓得灵魂出窍，身子往后一仰，从长板凳上跌了下来。“哎哟，哎哟，叫你不要用江湖诀，江湖诀又来了，我不相信人家姓什么你也测得出来。”

“有道理的，老鼠不是最爱偷油么？”

娄阿鼠一想，是有道理：“对！老鼠偷油，偷油老鼠。先生管他油也罢，盐也罢，你看我往后可有是非口舌连累？”

“怎么连累不着？眼下正交子月，只怕这官司就要明白了。”

娄阿鼠惊慌失措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哎呀，明白是明白不得的。”

先生说：“老兄，你究竟是自己测的，还是代别人测的？你只要说得清，我就能与你指得明。”

“先生，你等一等。”娄阿鼠走到一边，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意，回来说：“先生，我是代……”

“哈哈，老兄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说出来，我或许可以与你指引方向，避避灾难。”

娄阿鼠这才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为自己测。”

“若是自测，本身就不落空了！此话怎讲？‘空’字上头是个‘穴’，加在‘鼠’字头上，就成了个逃窜的‘窜’字。”

“先生，可窜得出去？”

“要窜是一定窜得出去的。不过，老鼠生性多疑，若是疑神疑鬼，只怕弄得进退两难，就窜不出去了。”

娄阿鼠松了一口气：“先生测字真是灵验，我一向疑神疑鬼。依先生神断，我几时动身最好？”

“若要走，今日就要动身，到了明日，就脱不了身了。还有，你须从水路往东南方向去，方得平安无事。”

东南方向，水路去，娄阿鼠扳着指头数：“无锡、望亭、关上、苏州……”想到熊友兰苏戌娟两个关在苏州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。

先生接着说：“苏州过去是嘉兴，再过去是杭州。杭州是个好地方哪！老汉有只便船，正好今晚起锚，要往苏杭一带去赶新年的生意。老兄若不嫌慢，与老汉同舟就是了。”

“啊呀，你不是测字先生。你是我的救命菩萨哉！”

不用多说，这测字先生就是况钟。娄阿鼠这个杀人凶手，竟自己上了知府大人的船，到苏州府去了。

知府回衙，凶手落网。

况钟回到苏州，早有差人来报：在无锡娄阿鼠家，查出他床底下有个地窖，内藏各种开锁的钥匙，各种骗人的赌具，还有钱袋一个。

况钟当即升堂，这天正好半月期满。半个月中，他担着心，捏着汗，自己丢官事小，两个无辜百姓的性命要紧。如今雾散云消，水落石出，况钟顿

走江湖的人常常胡诌一些话来骗人，这种话叫做“江湖诀”。

窜，繁体字为 。

觉心宽神爽。况钟在堂上坐定，命传苏戌娟，问她：“你可认得这个钱袋？”

苏戌娟一眼就认出来了：“这钱袋是我爹爹的，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你说是你爹爹的，有何凭证？”

“爹爹的钱袋曾烧了一个小小的洞，我用线缝补，绣成了一朵梅花。”

苏戌娟正说着，衙役来禀：都爷派人来了。况钟命将苏戌娟暂且带下去，吩咐衙役说：“有请。”

来的正是都察院的中军。他狐假虎威，大模大样走上堂来，对况钟说：“太爷去无锡、常州查勘，言明半月为期。今日期满不见回报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

况钟冷冷地说：“半月虽满，并未逾期，略等片刻，即当据实回报。”

中军气势汹汹说道：“都爷已调无锡县过于执前来问话。据报太爷捕风捉影，捏造凭证，颠倒是非；假私访之名游山玩水，分明故意拖延斩期，包庇死囚。都爷十分恼怒，命您即刻到都察院进见。”

看来中军这样嚣张，他已经断定况钟这一回不是罢官就是削职。况钟请他在一旁坐了，说了声“请稍候”，就命带娄阿鼠。

“娄阿鼠，你杀了尤葫芦，盗了十五贯，还不从实招来。”

娄阿鼠叫起冤枉来。

“你还认得岳庙里的测字先生么？抬起头来！”

娄阿鼠不看便罢，抬头一看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可是他还要抵赖：“一无人证，二无赃证，大老爷不能冤枉良民。”

况钟命左右拿钱袋与他看来。

娄阿鼠见了钱袋，浑身发起抖来：“这，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你藏在地窖里的东西，怎么就不认得了？”

娄阿鼠还诳说这是他自己的东西，问他有何记号凭证，他说记不得了。况钟传秦老作证，秦老说他时常帮尤葫芦买猪，看他带的就是这只钱袋；去年尤葫芦吃醉了酒，把钱袋烧了指头大一个洞，他女儿苏戌娟在圆洞上绣了一朵梅花。娄阿鼠看看抵赖不过，只好从实招了。

老鼠到底窜进笼子里去了。况钟犹如快刀斩乱麻，一桩无头冤案，不到半个月，他就审理得一清二楚。他叹了口气，对中军说：“虽然已经三审定案，直到如今才人赃俱获，你说怪也不怪？”

中军答不上话来，坐在一旁犹如木鸡。

况钟又命传苏戌娟、熊友兰，当堂开了刑具，吩咐亲随与熊友兰十五贯铜钱，仍旧随陶复朱去做生意去；与苏戌娟十两银子，去皋桥投靠姨妈。

“慢！”中军还想显显都察院的威风，站起来说，“未曾禀报都爷，不得擅自释放囚犯。”

况钟不慌不忙对他说道：“不劳操心。放了两个假凶手，我还他一个真凶手！——苏戌娟，熊友兰，你们走吧！”

苏戌娟熊友兰两个死里逃生，怎么不感激这位青天大老爷？他们跪下谢了又谢，才各自去了。

中军摇摇头说：“这样的知府，真是少见。”

况钟说：“这叫做少见多怪！”

中军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半天才想出一句酸话来：“哎呀，太爷高才，还在都爷之上。这回平反冤案，功劳不小啊！”

“包庇死囚，罪名太大，功难抵过，也未可知。”

“ 哪里的话！太爷爱民如子，必然加官进级。 ”

况钟嘿嘿一笑：“ 这顶乌纱帽能保得住，就是下官的万幸了！ ”

清风亭

正月十五灯山会，看灯的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只有城郊张元秀老两口，冷冷清清，守着一盏小油灯。

张元秀对他老伴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这里年年有个灯山会，听说今年的格外热闹哩。”

他老伴姓贺，左邻右舍都叫她贺妈妈。贺妈妈心里一动，说：“老老，我们何不也进城去逛上一逛？”

张元秀摇摇头说：“你我都是六十岁的人啦，还凑什么热闹？不去了吧。”

贺妈妈说：“话不是这样讲，我二老好比风前烛，瓦上霜，只怕来年有你无我。趁如今还走得动，还是前去逛一逛的好。”

张元秀听老伴这么说，也站起身来。老两口离了柴门，进城看灯去，直看到夜半灯火阑珊才想着回家。大路之上人头拥挤，老两口就走周梁桥那条小路。

刚才城里灯火辉煌，一出了城，眼前是黑乎乎的一片，老两口你扶着我，我搀着你，慢慢地走。忽然贺妈妈惊叫一声：“老老，你听，有鬼叫！”张元秀说：“哪有什么鬼？”他侧耳一听，笑着说：“是婴儿啼哭之声。”这就怪了！天寒地冻的，这野地里怎么会有婴儿啼哭？老两口顺着声音去寻。“哇，哇，哇——”张元秀蹲下身子一摸，摸到一个布包，啼哭之声就是从这布包里透出来的。没话说，他们把这布包儿抱回家去。

“妈妈，快点个灯来！”

贺妈妈点了灯来，解开布包一看，嘿，可不是，里面是个男娃子。布包里还有一块白布，上面写着几行红字，写的什么，不知道，老两口都不认字。

贺妈妈咧开了嘴，说：“老老，我们没儿没女，看，老天爷可怜我们，送我们个男娃子。”

张元秀也乐了，“好是好，可是拿什么喂养他呀？”

“嗨，我们开的豆腐店，天天给他豆腐浆吃，再和点米汤，不就成了吗？老老，说正经的，你快给他起个名儿吧。”

“我们就叫他继保吧。”

贺妈妈连连点头：“呃，继保，好，好！我们如今是有了儿子的人了。哈哈……”

这男娃真的是老天爷所赐，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张元秀一琢磨，嗯，这孩子的来历准在那几行红字里，就拿了那块白布到学堂里去，一问老先生，才知道这叫血书，那红字是用血写的。写的什么？老先生念一句，张元秀往心里记一句；张元秀请老先生连念三遍，他也就在心里记住了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：本城有个书生姓薛名荣，娶娘子严氏，三年没生孩子，又娶了周氏，不久就怀了孩子。这年正好是“大比之年”，薛荣进京赴考去了，家里的事自然由大娘作主。这大娘象蛇一样毒，象狼一样狠。她看见周氏生下来一个男娃子，就叫佣人瞒着周氏，把婴儿用布包了扔到城外河里去。这佣人心中不忍，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氏。周氏知道自己的儿子保得了今天，保不了明天，总有一天要死于大娘之手，就狠了狠心，咬破手指，写了血书，求那个佣人用布把孩子包好，放在路边，指望哪个好心的人抱了去，把他抚育成人。

张元秀听了伤心，把血书藏在怀里，回到家里，一一告诉了老伴。从此，

老两口带着继保过日子，真个是：无钱有子不为贫，有子无钱也高兴！他们除了磨豆腐，还打草鞋卖，一个子一个子的积钱，继保要吃要穿，还要让他念书哪。

一眨眼，继保长大了，张元秀老两口背也驼了，眼也花了，还是磨豆腐，打草鞋，为的供继保念书。这一天，老两口坐着说话。

“妈妈，日子过得也真快，那年是癸亥年，正月十五元宵节抱来了小继保，不觉已是一十三年了。”

“是啊，都长这么高了。”

“磨豆腐，卖草鞋，到底多了个帮手。”

“老老，你别老叫他做这些粗笨活儿，还是让他安心念书吧。”

“对，对！那你快煮饭去，继保放午学回来就要吃的，不要耽误了他念书。”

“知道了！”贺妈妈到厨房煮饭去了。

饭刚煮熟，继保回来了，把书包往地上一扔，呜呜呜哭了起来。

这是怎么啦？张元秀忙问：“儿啊，不到放午学的时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把书包扔在地上？哦，哦，莫非学堂里有人欺侮你，快对为父说，为父是不依他们的。”

继保把眼泪一抹，冲着张元秀说：“我来问你，我母亲多大岁数？”

“七十三了。”

“我呢？”

“你今年十三岁哇！”

“是啊，六十岁的老妈妈会生孩子吗？在学堂里，人家对我说，女人家过了五十就不会生孩子了，他们都骂我是野种。呜呜呜，看来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……你快说，我的亲生父母在哪儿？要不，我就死在你们面前……”

继保这几句话，象个晴天霹雳，轰得张元秀的脑袋嗡嗡作响，半天想不出一句话来。贺妈妈在灶下全听明白了，赶忙出来对继保说：“儿啊！我二老就是你的亲生父母。”说着拉住他的手，“快随娘吃饭去吧。”

想不到继保撒开手，拿头朝贺妈妈一顶，说道：“你不是我的亲娘，去你的吧！”拔腿就往门外跑。

贺妈妈一个踉跄跌倒在地，一时爬不起来，急忙叫道：“老老，你这老糊涂，孩子跑了，还不快去把他追回来。”

张元秀这才如梦初醒，拿了根拐杖，跌跌冲冲往外走：“继保，我的儿，你往哪走呀？快回来，快回来……”

七十三岁的老人家，怎么追得上十三岁的小猴子？继保一直跑到清风亭，站住不走了，心想：我这是往哪里去呀？又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，在哪里住？回去吧？不！学堂里，人家都穿好的，吃好的，就数我穿的旧，老吃豆腐渣，还让人家笑话……

这边张元秀气喘吁吁的，也赶到了清风亭：“继保我的儿，快随为父回去吧。”

“我不，我不！你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。”

一老一少又争吵起来。这时候正好走过一个女人家，背着包袱，挟着雨伞，就问继保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跟老人家顶嘴呀？”

继保看见有人来，胆子就壮了，走过去对那女人家说：“你听我说，婆婆……”

张元秀没听清楚，说：“儿啊，你与人家不认得，怎么见面就问人家要馍馍。你要吃馍馍，随为父回去，让你母亲蒸给你吃。”

继保瞪了张元秀一眼：“去你的，我是说‘婆婆’，谁跟人家要馍馍？”转身对那女人家说：“婆婆，他要打我。你看，他手里拿着拐杖。”

女人家信以为真，就上前来相劝：“公公息怒，小孩子做了错事，教训他几句也就是了，怎么拿拐杖打他？”

张元秀听了直摇头：“哎呀，我和老伴都上了年纪，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疼还疼不过来，能拿拐杖打他吗？儿啊，你怎么学会了说谎骗人。”

“你才说谎骗人。你不是生我的父亲，倒说我是你亲生的儿子。”

女人家还把她们当作祖孙俩呢，听继保这么说，也觉得奇怪，就问张元秀：“公公，今年高寿？”

“老汉七十三了。”

“你老伴呢？”

“与我同年，也是七十三。”

“这孩子呢？”

“他嘛，今年十三岁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这孩子不是你们生的。”

孩子都哄不了，能哄住这女人家吗？张元秀想，今天只好实说了吧，让继保听了也好知道我二老救命养育之恩。他把心一横，就从十三年前，正月十五元宵节进城看灯说起，一直说到他摸着一个布包。叹了口气，指着继保说：“唉，这布包里面就是这孩子。”

那女人家忙问：“布包儿里面可有血书？”

“有啊，白布上写的红字……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女人家顾不上答话，抱住继保大哭起来：“我的儿啊……”

张元秀目瞪口呆：“什么，什么，刚跟你说了几句话，我的儿子变成你的儿子了？”

女人家说：“他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呀！”

说来也真巧！那女人家正是薛家的二娘周氏，继保的生身母亲。血书上写的话，她记得清清楚楚，一句不漏，一句不差。十三年，她想儿子想断了肠，总以为不是冻死，就是饿死了，如今在这清风亭母子相会，一时说不出是悲是喜，抱住继保只是哭。

这周氏独自一个人往哪里去呢？原来薛荣进京赴考，偏偏中了，就被派往边关任职，只因关山阻隔，十三年与家中音书未通，近日方调回京城做官。薛荣赶紧差人送信回家，叫大娘执掌家务，接二娘到京城去住。哪里知道他当年一离开家，大娘就把周氏打入磨房，叫她白天挑水，夜晚碾麦，折磨得周氏怀孕不到足月就产下了孩子，又下毒手把这才出世的婴儿扔在了野地里。大娘见了薛荣的家书，一想不好，周氏到了京城，把这十三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，哪还了得？她与贴身的丫头谋划了一条斩草除根之计，等到半夜把周氏害死，再写封信到京城，说她没有福气暴病身亡，了却此事。俗话说“隔墙有耳”，这事让先前那个善心的佣人听见了，赶紧告诉了周氏，帮她收拾包裹，放她出了后门，好到京城去寻找薛荣，想不到在这清风亭母子相会。

一个是继保的生身母亲，一个是救了继保的命，又把他抚育成人的养父，继保这孩子该怎么办呢？

周氏把继保搂在怀里说：“儿啊，为娘到京城去，你且在这里住着。等为娘找到了你爹爹，再派人来接你和两位老人家。”

张元秀实在舍不得继保，忙说：“是啊，儿先跟为父回去……”

继保却耍起刁来：“我爹爹是做官的，不是磨豆腐的，跟着你尽吃豆腐渣。”

一句话把张元秀气得浑身发抖，两眼发呆，说道：“豆腐渣，豆腐渣，没有它，你能长得这样大吗？”

“反正我也长大了，要到我亲爹那里去吃鱼吃肉了。亲娘，我们快走呀！”

周氏听继保这样说，把脸一沉：“为娘不走了，也不要你这个儿子了。为娘只是生了你的身子，没有你养父养母，你哪里还有命？没有你养父养母十三年的辛苦，你能长得这么大？你小小年纪，一眨眼工夫，就把救命养育之恩忘得一干二净啦？”

张元秀在一边说：“我，我，我也不要你这儿子了！”

继保这才着了急，亲娘不要他，连养父也不要他。他站在两个人中间，哇的一声哭起来。

张元秀见继保哭了，倒心疼起他来，拿袖子给他抹了眼泪，一边对周氏说：“这孩子心不在这里了，还是你这亲娘带他走吧。”

周氏听张元秀这么说，也就点了头，带着继保走了。

话是那么说，张元秀眼睁睁望着儿子走了，不觉一阵酸辛涌上心头，身子一仰，晕倒在地。周氏听到声响，回头见张元秀倒在地上，急忙转身回来把他扶起，叫着：“公公醒来，公公醒来！”好不容易把张元秀叫醒，只得安慰地说：“公公不必悲伤，日后自有相逢之期。”

张元秀勉强撑起身子，望着继保说：“儿啊，你要走了？当真要走了？你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”

周氏忙说：“儿啊，还不快给你爹爹跪下，拜谢救命养育之恩。”

这一回，继保乖了，扑通一声跪下说：“爹爹，你回去对我那母亲说，孩儿认了亲娘，不回去了。”

张元秀把继保拉了起来，为他拍去膝上的灰尘，一字一泪地说道：“儿，你跟你母亲去见做官的父亲吧。你必须好好读书，日后长大成人，回来的时节，来看看我二老。倘若我二老无福，等不到那一天，你买几佰纸钱，在我二老坟前烧化烧化，叫我二老几声，拜我二老几拜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再也说不下去，转过身子，扶着拐杖回家去了。

又过了十年，张元秀老两口已经八十三岁，真的是风烛之年了，哪里还磨得动豆腐，打得动草鞋，只好向左邻右舍乞讨一口剩饭残羹充饥。这饥寒固然难忍，想起继保就更加伤心。前些日子，贺妈妈得了一病，躺在床上，不饮不食，这天才好了些，挣扎起来走动走动。

张元秀忙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

“病体好了些，走动走动，难道你还盼我不好吗？我来问你，我这病从何而起？”

“还不是为了继保。”

“是啊，好端端的一个儿子，被你这老天杀的放走了。十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那天想得苦了，只觉得胸口一闷，才有这场大病。”

张元秀何尝不是朝思暮想，只好劝慰老伴：“妈妈，他不是你生的，你就不要想他了。”

贺妈妈听了这话，更加伤心：“虽说他不是我十月怀胎，想那十三载，莫说是个人儿，就是一块石头，被我今日磨，明日磨，也磨得光光溜溜的了。”她越说越气，“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，我与你拚了。”说着举起拐杖就要打。

张元秀也生了气，举起拐杖说：“我好言相劝，你不听也罢，倒要打起我来？来，来，来，我还拚你不过吗？”

“我们来拚！”

“我们来死！”

老两口打架，一碰一起倒，贺妈妈挣扎起来一看，不好！老老倒在地上直喘粗气，起不来了，又是急，又是恨，想扶他起来，哪里扶得动。张元秀半天才缓过气来，慢慢地挣扎起来说：“妈妈，不要为这小畜生伤了我二老的和气，不要想他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不想他了。”

“是啊，不要想他了，后面歇息去吧！”

“老老，我心中烦闷，你还是搀我到外面去走走。”

张元秀只得依她，走出柴门，缓缓地往那十字路口走去。

“老老，这条路往哪里去的？”

“往四川去的。”

“那条呢？”

“往湖广去的。”

“中间这条——”

“啊，中间这条道路，是往清风亭去的。”

这“清风亭”三个字，又勾起了老两口的心事。

贺妈妈说：“中间的道路往清风亭去的？你我的儿子是由这条路去的啊！老老，我们来叫哇，叫他回来。”

老两口在中间这条道路上，一边走，一边叫：“张继保！”“小姣儿！”“你由此道而去——”“为何不从此道而回？”“继保，为父的在此盼你。”“姣儿，为娘的在此想你。”任凭他们怎么叫，他们的儿子是叫不回来的了。

叫不应儿子，只好回家去，贺妈妈还频频回首，往那条路上望。

“啊，老老，你看，你看，你我的儿子回来了。”

张元秀擦了擦老眼，看了又看。

“啫啫啫，就在那棵大树底下。”

“哎，那不是你我的儿子，是个放牛的小牧童。”

“怎么不是？你我的儿子围的不也是红肚兜吗？”

“你好糊涂！继保今年都二十三岁了，还那么小，还围红肚兜吗？”

“那你我的儿子呢？姣儿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继保，你在何方？”

老两口一路走，一路叫。走出不多远，他们叫不动也走不动了，一早起道此刻，他们还没吃过一点东西哩。这也好，既然出了门，就在外面讨点残羹剩饭充饥吧。张元秀搀着老伴向前走。望见不远有户人家，走近一看，原来到了清风亭。

“老老，你我的儿子就打此亭而去的吗？哎，这不叫清风亭，该叫望儿亭。”

张元秀想起十年前的情景，更是悲恸：“不叫望儿亭，该叫断肠亭。”

老两口再也迈不开步，就在亭子里靠着柱子坐下，耷拉着脑袋，眯缝着

眼睛，歇口气儿。这时候来了一个人，一边走，一边叫唤：“闲人快闪开，闲人快闪开哪——”来到亭子眼前一看，嗐，里面坐着两个老乞丐，正想把他们轰走，再一看，认出来了，忙叫了声：“张家伯伯。”

张元秀迷迷糊糊，好象听见有人叫唤，又好象什么也没听见。

贺妈妈倒是听见了：“老老，有人叫你。”

张元秀摇摇头说：“穷得这样儿，哪里还会有人叫我们。”

“张家伯伯，张家伯伯——”那人又叫了两声。

张元秀这才慢慢抬起头，睁开眼：“啊，是哪个？”

“是我，是我周小乙，小时候常到你家玩耍，你老人家怎么就忘记了？”

“啊，是周小哥——”张元秀想起来了，这小乙哥小时候常跟继保一起玩耍的，就问：“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”

周小乙说：“张家伯伯，我新近在这地方当了一名地保。”

冷不防贺妈妈站起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哭叫起来：“继保，你回来了！儿啊，你回来了！”

周小乙吃了一惊，扶住贺妈妈，问她：“妈妈，你做什么？”

贺妈妈还是“继保”“儿啊”的叫。张元秀明白了，忙说：“妈妈，他是地保，不是继保！小乙哥，她想儿子想疯了。你不要见怪。”

“不要紧，不要紧。”周小乙扶贺妈妈坐下，就问：“张家伯伯，你二老怎么落到这般光景？”

这一问，正触到了张元秀的痛处。老人家哽哽咽咽地说了一道。周小乙听了，连声说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忽然，周小乙想起了眼前的一件事来：今年的新科状元是本县城里的人，今天回乡祭祖，路过这里，要在清风亭歇马，他就是来打扫道路，驱散闲人的。这本来是地保的差使，奇怪的是昨日跟着县太爷迎接这新科状元，他偷偷朝上面看了一眼，这状元竟象一个人……周小乙前后左右看看没有人，压低嗓门对张元秀说：“这新科状元就象你的儿子继保，面貌一模一样。”

张元秀一怔，问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你可知道状元公姓甚名谁？”

“姓薛名藻。”

“是了，是了，他亲娘说过，他家姓薛。小乙哥，你为何不认他一认？”

周小乙吐吐舌头说：“他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敢去认他？我能说：‘继保兄弟，好久没见面了。怎么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你的小乙哥。咱们不是常来这清风亭捉蛐蛐儿玩吗？’嗨，这不是拿自己的脑袋当皮球玩吗？你二老不同，你们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再生父母。别说他是个状元，就是皇帝老子，也得认这门亲。我看哪，你们先去逛逛，等他在亭子里坐定了再来相认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听到远远传来锣声。周小乙忙扶二老出了清风亭，让他们躲在近处，这才拉开嗓门叫唤起来：“闲人快闪开，闲人快闪开哪——”

新科状元来到路边下马，走进亭里坐下，就叫：“传地保！”

周小乙低着头，弯着腰，进来扑通跪下，说声：“与状元老爷叩头。”

薛藻问：“地保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周小乙心里嘀咕：“你不认得我也罢，连这清风亭也不认得了？”便回话说：“清风亭。”

薛藻听到“清风亭”三个字，好象被蜜蜂儿螫了，身子不禁一抖。“啊，清风亭——我在此处稍歇片刻，不许闲杂人等来往。”

周小乙心里说：“闲杂人等一个也没有，只有你的老爹老娘在这里。”他退了出来，招呼张元秀老两口说：“快些去，认儿子去！我去替你二老准备两顶轿子。”

老两口来到亭前，拿袖子擦了擦老眼，往里一张，中间坐着的果然是他们朝思暮想的继保。这继保十年前随他亲娘去到京城，找着亲爹，一家团聚，自然欢喜。继保既已归家，就改名叫薛藻。薛荣和周氏几次想派人去接张家二老，不巧得很，只因薛荣几次调任，没能如愿。这回薛藻中了状元，按例要回乡祭祖，薛荣和周氏千叮万嘱，叫他祭祖回来，一定要接张家二老到任上供养，以报救命养育之恩。

如今薛藻头戴乌纱，身着红袍，腰围玉带，左右站着跟班和皂隶，好不威风。他正要起身，看见进来一个老人，老了，衰了，一头的白发，一身的褴褛，他一眼就认出是他养父张元秀。

“儿啊，恭喜你做了官。为父的来了。”

薛藻这时候就象刚吃罢山珍海味，忽然闻到豆腐渣的馊味，挤着鼻子，皱起眉头。唉，真不该在这清风亭歇马！想我薛藻是天子门生，琼林宴上簪花，紫禁城中走马，怎能认这门穷亲？我父母也是不通人情，不知世故的，还叫我接两个老而不死的到任上去供养。倘若被人知道了我的养父养母是磨豆腐、打草鞋的，传说出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罢，罢！我回去对父母说，他们黄土盖脸，死去多年，也就掩饰过去了。想到这里，薛藻绷起脸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冒认官亲？”

“呀，老汉张元秀，你怎么都不认得了？”

“！你姓张，老爷姓薛，你来认的什么亲？你这老乞丐，不是看你年纪大了，定要重责不饶。”

张元秀万万没想到自己疼不够爱不够的儿子，竟会这样翻脸不认人。他一口怒气咽不下去，就当众说起往事来。两边的跟班和皂隶偷眼看那状元公，见他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心里也都明白了。没有人来难为他老人家，任他说下去。

薛藻恼羞成怒，大喝一声：“还不快把这老乞丐赶了出去！”

皂隶怎敢不依，扭着张元秀赶出清风亭。

贺妈妈见老老这般模样，就说：“儿子不认爹，还能不认娘？”说罢，拄着拐杖，走进亭去。

“儿啊，为娘的来了，你就该相认。”

薛藻早已横下一条心，他看也不看一眼，喝道：“大胆老乞丐，敢来冒认官亲？赶了出去。”

“儿啊，自从你去后，我二老朝暮思念，把肝肠都想断了。”

“快赶了出去！”

皂隶只得又把贺妈妈扭了出去。

老两口泪眼对泪眼。张元秀说：“妈妈，他连你都不认了。这倒干净！走，走，走！”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这半天未进饮食，实在饿坏了。妈妈，我二人挨门挨户去讨口冷饭吃。”

“挨门挨户去乞讨？老老，我走不动了。”

“走不动了？难道我二人就饿死在这清风亭前不成？”

偏偏又说到清风亭。贺妈妈伤心得哭着说：“我二人去求求他吧……”

“你说去求谁？”

“去求那小畜生。不信他不给我们一口饭吃。”

老两口一个叫着“状元公”，一个叫着“大老爷”，又来到亭里。

张元秀说：“状元公，我们也不要你认什么亲了，你只当我们是没儿没女的孤老头孤老太……”说到这里哽住了。

贺妈妈接着说：“大老爷。我二老今年八十三，衣食无着，你就可怜可怜，有吃不了的剩饭剩菜，与我们一碗半碗充饥；有穿不了的破衣破衫，与我们一件两件挡寒……”

他们见薛藻仰着头，绷着脸，只是不理睬他们，便双双跪下：“状元公，大老爷，我二老与你跪下了。你只当恤孤怜贫。周济我们些儿，为你的子孙积点德吧。”

一番话，说得左右的跟班和皂隶个个心酸，一齐跪下求告：“大人开恩，赏他们一些银钱，叫他们去吧。”

薛藻只得说：“看在你们份上，赏他们二百铜钱。”跟班取出铜钱，交与张元秀。张元秀接到手里看了，叫了声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快起来，状元老爷赏下来了。”

“哦，赏下多少？”

“妈妈，我二老抚养他一场，如今赏我二老二百铜钱。”

贺妈妈从地上挣扎起来：“二百铜钱——赏与我们的？”

“是啊，妈妈，我们去吧！”

贺妈妈推开老老，走到薛藻面前，叫一声“张继保，小奴才！”就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我二老抚养你十三载，你忘恩负义，丧尽天良。这二百铜钱，你与我二老，够还你吃的？够还你穿的？够还你读书买笔墨纸砚的？这二百钱我们不要，我与你拚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向薛藻扑去。薛藻只一推，把老人家推倒在地。她叫一声：“天哪——”爬起来，一头向石柱撞去，倒在地上再不动弹了。

“妈妈，妈妈——”张元秀抚着老伴的尸首，痛哭了几声，也以头触柱，跟着老伴去了。

那薛藻呢？上了马，头也不回，进城去了。

他骑在马上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心想：“两个老朽既死，我回去时，原先编的那篇谎言也用不着说了。”

清风亭、清风亭，人去亭空，只留下两具尸首；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周小乙。周小乙惊呆了，口里念着：“好狠心，好狠的心……”

不多一会，乡亲们来了，见此情景谁不伤心？正是：官是官来民是民，穷人怎能攀富人？十三年恩养反成恨——周小乙拾起铜钱说：“报恩只有这二百文。”

乡亲们说：“就拿这二百铜钱，去买两张芦席，把老两口子埋葬了吧！”

周小乙摇摇头说：“不妥，不妥！老两口被这两百铜钱气死，我们拿它买芦席送葬，岂不更伤他们的心？依我看，这两百铜钱该拿去打个铁箍，箍在张继保家的祖坟上，免得千人骂，万人骂，把他家的祖坟骂裂了。”

这老两口子怎么办？乡亲们说：“还是咱们穷人帮穷人，凑几个钱，把他二老葬了吧。”

他们正在凑钱，周小乙叫的两顶轿子来了。周小乙叫道：“放下，放下，快把轿子放在一边，还劳你们的驾，抬他二老送葬去。”

四进士

毛朋、田伦、顾读、刘题，四个人是同科的进士。他们春风得意，朝廷都授了官职：毛朋是河南巡按，田伦是江西巡按，顾读是信阳州道台，刘题的官小一点儿，是信阳州所属上蔡县正堂，也就是县太爷。这一天，四人相约来到双塔寺，明天就要分道扬镳，各自上任去了。

那时候的习俗，同科考中的人不论年令大小，都是“同年”，相互称呼“年兄”。毛朋说道：“众位年兄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得相会。小弟思量，你我既为朝廷命官，当视百姓为子女，与他们排忧解难，使他们安居乐业，这才是道理。你我何不就在这双塔寺的神明面前明誓，以表寸心？不知众位年兄意下如何？”

田伦、顾读、刘题同声称好。他们就一同跪在神明面前明誓：“此番上任去定要做个清官，谁要是徇私枉法，残害百姓，当备棺木一口，仰面还乡。”

第二天，这四位进士走马上任。今后是否遵守誓约，要看他们各人走的什么路，办的什么事。如今先说毛朋。

俗话说：“巡按出朝，地动山摇，逢龙除角，遇虎拔毛。”原来巡按权力不小，是代表朝廷考察各地官情的。毛朋手捧皇帝赐给的上方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。他巡视了北边的三个府，转到南边来，巡视这下五府。一天来到上蔡县境内，他不去惊动县太爷刘题，脱去乌纱蟒袍，换了青衫小帽，打扮成一个算命的先生，身边只带一个亲随，这叫做微服察访。二人行行走走，从一座柳树林旁边经过。忽然听见树林里传出骂声哭声。进去一看，只见一个汉子举起拳头，正朝一个小娘子打去。

毛朋咳嗽了一声，那汉子听得有人来了，连忙收住拳头：“啊，啊，原来是一位算命先生。”

毛朋问他：“你为何打人？”

“先生有所不知，她哥哥得了我三十两银子，将她嫁与我了，她却不肯跟我走。”

毛朋说：“哼，哼！哪有这样的婚嫁，分明是买卖人口哇！新任巡按大人贴出告示：卖人的人，重责四十大板；象你这买人的人，不吃亏，也没便宜，同样重责四十大板。你这汉子知道么？”

汉子听了吓了一跳：“我哪里知道这是贩卖人口呀？还好你是个算命先生，如若是巡按大人，这四十大板，我是挨定的了。”

毛朋笑了笑，转身问那小娘子：“你为何落到这个地步？”

小娘子泣不成声。原来小娘子姓杨名素贞，嫁与本县姚廷梅为妻，不想大嫂田氏想独占家产，竟与其夫姚廷椿同谋。将她丈夫姚廷梅用药酒毒死。

毛朋又问：“兄弟姐妹，有骨肉之情。你亲哥哥怎么又将你卖与人家？”

杨素贞又哭诉起来：“我那哥哥杨青，是个不长进没出息的人，终日不干正事，专吃昧心饭。定是大嫂田氏与他串通，才做出这丧天害理的事儿来。我哥哥诬我说母亲病重，要我随他回家探望，走到这柳树林里，他管自走了，却来了这位客官，自称姓杨名春，拿出一张婚书，说我哥哥已将我嫁与他了。我怎肯跟了他去？他便骂我，还要打我。”

杨春听了说道：“哎呀，我哪里知道这许多曲曲折折的事。唉，怪可怜的。”

毛朋说：“这小娘子身世可怜，你何不放她回去？”

杨春觉得为难：“先生，我这不是人财两空了吗？”

毛朋说：“老兄既然为难，也不必勉强。我劝小娘子跟了你去。——小娘子，你尽管大胆跟了他去，到前面大路边一户人家门口，叫一声‘异乡人好命若！’自有人来解救你。”说完，就带了亲随出柳树林去了。

杨素贞走又不是，不走又不是，一眼看见自己左手腕上的镯子，不由得痛哭起来。

杨春说：“你哭了这大半天了，还没哭够呀？”

杨素贞说：“客官有所不知，我公公在世之日，留下镯儿一对，我夫妻各带一只，相约夫死妻不嫁，妻死夫不娶，今日见了这镯儿，叫我怎不痛心啊！”说了又哭。

杨春想：她说出千般苦，万般苦，铁石的人儿听了也伤心。他对杨素贞说：“唉，三十两银子，算我扔在河里了。小娘子，你，你自己走吧。”

杨素贞千谢万谢，走出几步，又回来说：“客官，那张婚书还在你手里哪。”

杨春拿出婚书说：“人和银子都不要了，婚书要它何用？”随手把婚书撕得粉碎。

杨素贞谢过了，才走出几步。杨春把她叫住：“小娘子，你往哪里走？”

“我么，回婆家去。”

“你那大嫂田氏怎能容你？岂不是羊入虎口？”

“那我就回娘家去。”

“倘若你哥哥再把你卖了，那时候你要找第二个杨春哪，怕就没有了。”

杨素贞听了又哭起来，“天哪，我杨素贞如今是走投无路了。”

杨春说：“唉，这样吧，你姓杨，我也姓杨，五百年前是一家。我和你结为仁义兄妹，好与你伸冤告状去。”

杨春三十二，杨素贞二十八。杨素贞跪下说：“兄长请上，受小妹一拜。”杨春也忙跪下：“贤妹少礼。”

就在这时候，毛朋又来了。他原来打算在大路边一户人家等杨素贞，只要听她叫一声“异乡人好命苦”，就赏杨春四十大板，问他一个买卖人口之罪。等了许久不见人来，他回到柳树林来察看动静。

“哎呀呀，小娘子，方才你不肯随他去，如今你二人怎么拜起天地来了？”

杨春抢先说：“先生，我与她结为仁义兄妹，我要替她伸冤告状。”

毛朋说：“真是十分难得——老兄倒是个好人哪！”

“我本来是个好人哪！”

毛朋心里说：不然的话，四十大板不把你的屁股打烂才怪呢。又问：“你们要告状，可有状子？”

杨春说：“进了城请人代写。”

毛朋说：“这就费事了。我来替你们写一张。”他吩咐亲随取出文房四宝，将杨素贞的冤情一句一句写下：“具告状人杨素贞，年二十八岁，系河南上蔡县四都八甲姚家庄人氏，状告大伯姚廷椿、大嫂田氏谋财害命，胞兄杨青贩卖胞妹事……”如此这般，读了一遍。杨素贞和杨春谢了又谢，自去告状了。

此案发生在上蔡县，三个被告又都是上蔡县人，杨素贞本应去上蔡县衙告状。可是上蔡县正堂刘题是个头号的糊涂官，到任之后，好酒贪怀，不理

民词。杨素贞就跳过了县衙门，去到信阳州道台衙门告状。

不一日，兄妹二人来到信阳西门外，不想碰上了地痞流氓刘二混。刘二混游手好闲，专靠蒙、坑、诈、骗为生。连日来他赌运不好，差点儿把裤子都输给了人家。这一天，他带了几个光棍在城门口遛跬，想找点零花的。

杨春是个老实人，他来到城门口，忽然想起刚才在一个小店里吃饭少付了钱，就对杨素贞说：“贤妹在此等一等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就回去付钱了。

刘二混看见杨素贞只一个人，使了个眼色，几个光棍就一哄而上，又是推又是搯的，把杨素贞拥进城去。杨春回来不见了杨素贞，急得一边叫一边找。刘二混就过来跟他混了。

“哎呀，大哥，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……哦，南京水西门，好地方……大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这地方专欺侮外乡人，你背着这么大一个包袱，更得小心提防。我嘛，是个好人，最爱交朋友，就是不服气这个。这样吧，你把包袱交给我，我帮你背着。你跟着我大摇大摆走进城去，我再把包袱交还你。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杨春信以为真，把包袱交了给他，说道：“我那妹子准是进城去了，我们快追她去。”刘二混说：“可是身穿素衣，头戴白花的小娘子？我看她沿着这护城河往东边走了。大哥还不快去追她。”杨春一着急，转身就往东边去找，哪里有杨素贞的影子，再回来找刘二混，刘二混早已溜之乎也。这杨春走失了妹子，又被拐走了包袱，只得连连叫苦。

话分两头，杨素贞让那些光棍挤进了城，刘二混背着包袱也追了上来。一伙流氓围着杨素贞嘻嘻哈哈，动手动脚，急得杨素贞又哭又叫。

这时候走过来一个人。此人姓宋名士杰，本在道台衙门当一名刑房书吏，办理刑事案件，虽然人物不大，在信阳城里却大大的有名。他急公好义，爱打抱不平，办案不徇私情，就为这个顶撞了上司，被革了职，如今在西门开个小小的客店，和他老伴将就着过日子。今天几个朋友约他吃酒，他出门不远，正好碰见刘二混一伙在捣乱。他想小娘子遇上了这伙光棍，肯定要吃大亏，该救她一救；又一转念：老伴因为我多管闲事被革了职，不许我再管闲事，这一回我不管了。他正要往前走，听见杨素贞叫一声：“我异乡人好命苦！”他急忙站住：“哎呀，这信阳城里，我宋士杰不管，还有谁来管？这这……还是先和老伴商议商议再说。”

宋士杰的老伴姓万，人家都叫他万妈妈，性格脾气和宋士杰一模一样，也是一副热心肠。她看见宋士杰回来，就问：“老头子，你说朋友约你吃酒，怎么刚出门就回来了，你这酒吃得好快呀！”

“妈妈，我上得街去，见一伙光棍，追赶一个小娘子，只怕那小娘子要吃大亏。这酒我也无心吃了，回来和你商议商议，我们去救她一救。”

“怎么，你这老头子，你的老脾气真个改不了，又要管闲事。要管你去管，我可不管。”

“我本当不管，那小娘子叫道：‘异乡人好命苦！’妈妈，念她是个异乡人，救她一救吧。”

任凭宋士杰怎么说，万妈妈就是两个字：“不管！”还说“不管定了！”

宋士杰知道她嘴硬心软，故意说：“不管，是啊，是不该管！救人一命，少活十年哪！”

万妈妈说：“你这老头子真是越来越胡涂了，谁不知道救人一命，多活十年，你怎么说少活十年呢？”

“你晓得多活十年，为什么不去救她？”

万妈妈笑了：“哈哈，你拿话来引我呐。”说完，蹬蹬跑进厨房，拿了一根擀面杖出来说：“老头子，走哇！”这不，她比宋士杰还急呢。

老两口一出门，巧啦！正好那伙光棍追着杨素贞打门口走过。万妈妈抢上一步，举起擀面杖往光棍们头上乱打，打得他们抱着脑袋都跑了。刘二混一看势头不对，背着拐来的包袱正想溜，被宋士杰拦住了去路。

“啊，原来是宋家爷爷，你好哇！”

“好哇！”

“哈哈，回头见！”刘二混说着，转身就要走。

宋士杰又把他拦住，说道：“娃娃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你想抢人，该当何罪？”

刘二混斜着眼睛说：“宋家爷爷，我们的事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手下几个兄弟没钱花了，你别拦了人家的财路哇！回头见。”

“娃娃，遇见你宋爷爷，你休想过去。”

刘二混看看混不过去，耍起赖来：“哈哈，我开口一声‘爷爷’，闭口一声‘爷爷’，我看你这样儿是不识抬举。”

“你这小奴才，要造反哪？”

“造反就造反，今天就打你这儿起。”刘二混甩着包袱，一边大声嚷嚷，一边往后退，正好万妈妈从他背后走来，叫声“好小子”，啪的赏他一擀面杖，痛得他扔下包袱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万妈妈拾起包袱，带了杨素贞先回家。

杨素贞说不尽的感激：“多谢妈妈，多谢妈妈！”

万妈妈说：“别客气，别客气！快坐下歇歇。”

宋士杰回家来，看她们说得那么亲热，使个眼色把老伴叫到一边，问她：“妈妈，将她救下，叫她走哇！怎么领到家里来了？”

万妈妈说：“老头子，咱们家开的是店，卖的是饭，有了客人，不往里面让，难道往外面推吗？”她回到杨素贞身边问个没完：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哪儿人？……杨素贞越说越伤心，万妈妈听着也陪着抹眼泪。

“小娘子，你越衙告状，可有状子？我那老头子吃过几年衙门饭，你那状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让他帮你改一改。”

杨素贞拿出状子，宋士杰看了连叫三声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接着又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好是好，可惜是张废纸。那道台衙门好比鬼门关、阎罗殿。小娘子，你一个女流之辈，怎能告得了状？”

杨素贞听了忍不住又哭起来：“如此说来，这满腹冤仇，无处申诉了么？”

万妈妈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！唉，真是可怜！我这个人哪，是刀子嘴，豆腐心，见不得这个。嘿，话又说回来啦。你与我非亲非故——要是沾上这么一点儿亲末，这场官司，哼哼，我替你打。”

这杨素贞也真机灵，听万妈妈这么说，就双腿跪下，认她做了干妈：“妈妈请上，受女儿一拜。”

万妈妈无儿无女，今日得了这么个女儿，乐得眉开眼笑，忙拉起杨素贞说：“哎呀，好孩子，你真聪明！快快坐下，天大的事，有干妈我哪！”她一看宋士杰坐在一边打瞌睡，走过去叫他：“过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：给我干女儿告状去。”

宋士杰打瞌睡是假，他闭上眼睛在听她们两个说话呢。他故意问：“你

哪来的干女儿？”

“哟，你还不知道，杨素贞拜在我名下，她是我干女儿，我是她干妈。不该你去替她告状吗？”

“哦，她是你干女儿，你是她干妈。哈哈，与我有什么干系。”

“对呀，干女儿还没拜过干爹呢。孩子，快过来给你干爹叩头。”

杨素贞连忙跪下叩头，宋士杰伸手去扶，啪，万妈妈把那张状子放到他手心儿里，说“告状去！”

“告状还是要干女儿自己去哇。哎呀，儿啊，我且问你，你胆大胆小？你若胆小，回上蔡县去告。若是胆大，随为父到道台衙门去击鼓鸣冤。”

杨素贞说：“爹爹呀，我若胆小，不来越衙告状了。”

“好哇！既然胆大，随为父走哇！”

宋士杰带了杨素贞来到道台衙门，拿起鼓槌，咚咚咚敲了三下堂鼓。这可不得了！道台大人立刻开堂。道台大人就是顾读，在堂上坐定，传击鼓人上堂。

宋士杰取出状子递与杨素贞，对她说：“儿啊，状子在此。你拿去顶在头上，大胆上前。”

顾读正在睡午觉，被那鼓声扰了清梦，岂能不恼？他一拍惊堂木，说：“本道台升堂自有日期，你这小女子擅击堂鼓，分明是个刁妇——来，扯下去打。”

杨素贞说：“大人哪，小女子满腹含冤，才敢击鼓……”

顾读说：“免刑传状。”看完状子，他问：“杨素贞，你从上蔡县到这里来越衙告状，住在哪里？”

“小女子住在干爹家里。”

“你干爹是谁？”

“宋士杰。”

顾读听说宋士杰，心里不免一惊：“这老头儿还在呀？听说他以前在这道台衙门做过刑房书吏，打官司是个行家，倒要防他一着。”

“来，传宋士杰——啊，你是宋士杰？杨素贞住在你家里，定是你挑唆她来告的状。”

宋士杰不慌不忙说道：“大人，小老儿以前在道台衙门当差，有一年去上蔡县办事，住在杨素贞她父亲家里。杨素贞那时候才这么长，这么大，拜在我名下，认为义女。几年书不来，信不去，她父亲已去世了。她长大成人，许配姚廷梅为妻，不想闹出这一桩冤案。她来信阳越衙告状，干女儿不住在干爹家里，难道住庵堂寺院不成？”

顾读心想：“好一张利嘴！这宋士杰果然厉害。”就收下状子，叫他们父女二人先回家去。

宋士杰带了杨素贞出了衙门，说道：“儿呀，回得家去，叫你干妈多做些个馍，你我父女吃得饱饱的，打这场热闹官司！”

那顾读见是一桩人命案子，不敢怠慢，即派班头丁旦带了公文，到上蔡县去捉拿姚廷椿、田氏、杨青三人听审。

丁旦急急忙忙赶到上蔡县衙门，等了半天，两个公差才从后堂扶出个醉醺醺的县太爷来，他就是刘题。

刘题问：“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在老爷想睡觉的时候来。你有何公干？”

丁旦拿出公文，递了上去：“有公文在此，贵县请看。”

刘题一看是上司发来的公文，一吓，热酒都变成冷汗出了。慌忙拿了一支火签，交与那两个公差，叫他们带了丁旦去捉人。

丁旦等三人就近先到杨青家，与他看了火签，就要锁了他走。

杨青知道官府提审，怕人跑了，要拿铁索锁了带走，倘若往公差手里塞些银两，就可以免去一锁。杨青卖胞妹得的三十两银子早就输得精光，哪里拿得出钱来孝敬公差？就说：“姚家有钱。路远不好找，我带你们捉。”

杨青带了丁旦等三人，来到四都八甲姚家庄，自己先进屋去，告诉姚廷椿和田氏说：“大事不好！杨素贞在道台衙门告下大状，公差来捉我们了。”

姚廷椿和田氏慌了手脚。杨青说：“我是个穷光蛋，不在乎。你们是大户人家，让公差锁了走，多丢脸。我看快拿一百两银子送与公差，然后再想法子。”

姚廷椿只好拿出两封银子来，五十两一封，正好一百两，杨青走出门来对两个公差说：“这里有五十两银子，拿去买杯茶吃。”

两个公差接过银子，一个挤了挤眼，一个撇了撇嘴，乖乖儿把五十两银子递与丁旦。

丁旦问：“这银子拿得的吗？若被你们太爷知道……”

“我们太爷是个酒胡涂，你尽管放心拿着。”两个公差说罢，进屋去见了姚廷椿和田氏就要锁。

姚廷椿和田氏急了：“不是送了银子啦，还锁人哪？”

“五十两银子都送与道台衙门的班头了。”

姚廷椿一把拉住杨青：“我不是交与你一百两吗？”

杨青只好从腰包里拿出另外一封五十两银子来：“我还当是送与我的呢。拿去，拿去！”

两个公差料他们也跑不了，就把五十两分了，叮嘱他们三个随后就到信阳道台衙门听审，顾自先走了。

一百两银子免了一锁，可是大事还在后头呢。田氏忽然想起她兄弟说过，新任的道台是他的同年，何不叫她兄弟修书一封，说个人情？事不宜迟，田氏连夜赶回娘家去求她兄弟。

田氏的兄弟就是田伦。田伦不是当了江西巡按，上任去了吗？原来他还没到任上，父亲去世了。按当时的规矩，死了父亲得守墓三年，这叫“丁忧”。其实很少有人真的在野地里搭棚守墓，不过在家里闲居三年罢了。

田氏回到娘家，对他兄弟田伦说：姚家二房的媳妇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丈夫，反而到信阳诬告她。田伦听了只是摇头：这人命官司，岂能只听一面之词？至于修书说情，更是万万不能。

田氏哀求不成，就要起赖来。“兄弟，你不管我？好，我走啦！在公堂上我就喊呀，叫呀：‘田伦是我的兄弟，我是田伦的姐姐。你们看看，丢脸不丢脸？’”田伦还是不应。田氏耍赖不成，把老娘请了出来，拉着老娘一齐向田伦跪下。这一下，田伦吃不住劲了，双手扶起老娘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孩儿修书就是了。”当下照田氏说的，颠倒黑白，写了一封书信，末尾再三致意，请顾读念同年之情，多多照应。俗话说：人命关天。这桩人命案子，凭这几张纸儿就能买下那么大的大人情吗？田伦封了三百两银子，随书信送与顾读。派了张三李四两个当差的，立即起身到信州去。

张三李四把三百两银子连那书信，结结实实打了个包袱，背在身上，直奔信阳而去。他们到得信阳，天已晚了，只得找个客店住下；说也真巧，正

好住在宋士杰的店里。宋士杰把他们让到上房。两个人要了明灯一盏，暖酒一壶，关上房门吃酒。

宋士杰是个细心人，见这两个公人背着包袱，来得有些蹊跷，就站在外边贴着门儿听他们说些什么。张三李四三杯黄汤下肚，两个人就闲聊起来。

“伙计，这田、顾、刘，听说是同年哪。”“不错，是同科的进士。”“唉，官官相护，百姓吃苦。”“噫，你管得了许多？咱们喝酒！这年头，就是：酒酒酒，终日有。有钱的在天堂，没钱的入地狱。伙计，干——”“干！”

“田顾刘”是什么人？宋士杰心里一琢磨：是了，上蔡正堂刘题，信阳道台顾读，这姓田的……哦，未曾上任的江西巡按田伦，莫非是他不成？“酒酒酒，终日有。有钱的在天堂，没钱的入地狱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他越想越觉得蹊跷，刘题任职在上蔡……难道这两个当差的与眼下这桩案子有些干系？他们背的包袱分量不轻，里面装的又是什么？宋士杰左思右想，不如到了半夜拨开房门，取出包袱来看上一看，如若与干女儿的官司有关，也好早作准备。

赶了一天的路，又吃了几碗酒，张三李四吹了灯，早睡熟了。宋士杰拨开房门，取出包袱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如若被人见了，罪名不轻，只是为了干女儿的官司，也顾不得了。他解开包袱，银子三百两，还有书信一封，拆开书信，凑近烛光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田伦顿首再拜……”正要往下读时，背后响起脚步声。他吓了一跳，赶紧吹熄蜡烛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老伴拿着个纸捻来了。

“老头子——”万妈妈刚喊出来，被宋士杰一把捂住了嘴。

“老头子——”万妈妈轻声说，“半夜三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宋士杰指指上房说：“里面有客人——我嘛，为干女儿办点公事。快把蜡烛点上，你去睡吧！”

万妈妈吹着了纸捻，点着了蜡烛，回房去了。宋士杰急忙读信，“哎呀！原来是田伦写给顾读的密信。若是顾读贪赃枉法，我干女儿的官司岂不输定了？这封密信是件铁证，但是不能截留。顾读不见密信，一问便知道是谁做的手脚，不说干女儿的官司落了空，连我的性命也保不住了——”宋士杰听了听上房没有动静，就解下身上穿的夹袍，将密信看一句，抄一句，一句不漏，全抄在衣襟里子上。然后把密信照原样封好，和银子一起包了。张三李四依旧鼾声如雷。宋士杰心里说：“这两个娃娃年纪轻，不会办事。倘若老汉将书信上三百两银子那个“三”字，加上两笔改成“五”字，这两个娃娃就交不了差啦。”他将包袱放回原处，走出上房，带上房门，这时才觉得浑身冰凉，原来内衣全被冷汗湿透了。“好了，好了！那顾读秉公而断，倒也罢了；他若贪赃徇私，这衣襟就是他大大的对头！”

第二天，密信和银子都到了顾读手里。顾读沉吟了半晌：看在同年的情份上，倒要替田伦担待担待；还有一句话不好明说，就是看在三百两银子的面上，得准下这个人情。何况密信上写道：“官司了结之后，还当重谢。”他也并没有忘记双塔寺的盟誓：“谁要是徇私枉法，残害百姓，当备棺木一口，仰面还乡。”他想：“既然田伦把盟誓当作儿戏，我顾读又何必认真？只是毛朋就要来下五府巡查，这倒要提防一二的。”

这天顾读升堂，丁旦把人犯姚廷椿、田氏和杨青带到。顾读随便问了几句，就把他们交保释放了；跟着传杨素贞上堂，劈头一句：“杨素贞，你好大胆，敢来告谎状！你如何害死丈夫，还不从实招来。”不由杨素贞分说，

就动拶刑。十指尖尖痛连心，杨素贞受不了皮肉之苦，只好认下毒死亲夫的大罪。顾读吩咐将杨素贞收监。

一桩人命案子，就这样草草了结。顾读正要退堂，忽听外面有人大喊“冤枉”。顾读忙问：“什么人鸣冤？”

“启禀大人，鸣冤的是宋士杰。”

顾读心想：“哦，是宋士杰，只怕此事瞒不过他。我自有办法叫他下回不敢再来。”就命传宋士杰。

宋士杰上得公堂，叩了头说：“大人，你办事不公。原告收监，被告交保释放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“杨素贞毒死亲夫，反而诬告姚廷椿和田氏。她告的谎状。”“大人，你说杨素贞毒死亲夫，她不去逃命，倒来你这里送死吗？”

顾读无法回答，却反问：“宋士杰，你先为杨素贞告伏，今日又为她鸣冤，莫非你受了她的贿？”

“我受贿？”宋士杰心里暗笑。“受了不多。”

顾读想：“这老家伙胆小，被我一吓，就承认了。”就追问：“你受贿多少？”

“不多不少，三百两。”

三百两，正是顾读收下的那个数目，顾读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啊，来，扯下去打！”

“大人，我无有过错，你打我不得。”

“打了你，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过错了。”

宋士杰明白，今天不挨上几板子，这位道台大人也不好退堂，就在地上一扑：“来来来，打呀！”

宋士杰挨了四十大板。他年纪大了，可不好受啊！

顾读冷笑一声，问他：“宋士杰，我打得你可公？”

“你说不出为何打我，打得不公。”

“不公也要公。从今以后，你少来见我。”

“见见何妨？”

“你再见我，我定要你的老命！来，把他轰了出去！”

宋士杰不等人家来轰，挣扎起来往外走。他出了公堂，回头瞪了顾读一眼，嘴里念道：“走着瞧！还不定谁要谁的命呢。”

宋士杰回家来，可急坏了老伴万妈妈。他心疼老头子，又心疼干女儿；每天料理老头子养伤，还得给干女儿送饭。许多日子过去，宋士杰的伤倒是好了，干女儿的冤情还无处可伸，她这口怨气还无处可出。这一天大街之上沸沸扬扬，都说河南巡按到信阳下马了。宋士杰一喜，提笔写好一张状子，决意去拦轿告状。

老人家出了门，正走在大街上，对面跑来一个汉子，把他撞倒在地。

“娃娃，回来，回来！”

汉子回头一看，才知道把个老人家撞倒了，急忙回来扶他。

“娃娃，常言说得好：‘低头走路，抬头看人。’老汉偌大年纪，你把我撞倒在地，一言不发，扬长而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

汉子说：“老丈恕罪。我杨春因有急事在身……”作了个揖转身就走。

这汉子原来就是杨春呀！宋士杰听干女儿说起过。他急忙喊：“娃娃，回来，回来！”

杨春说：“老丈，我已向你赔了礼，还叫我回来做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说……你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杨春。”

这回宋士杰拿准了，一把拉住他的手说：“杨春哪，我不是外人，你是我的干儿子。”

杨春一听可生气了，回了一句：“我是你的干老子。”

“噯，你这娃娃怎么这样讲话？”

“你怎么这样讲话？”

“娃娃，有个杨素贞，你认得吗？”

“是我的干妹子。她在哪里？”

宋士杰哈哈大笑：“好哇，杨素贞是你的干妹子，她是我的干女儿，你岂不是我的干儿子吗？”

杨春也笑了。“我花了三十两银子，买出一个干老子来了！”

杨春那天与杨素贞失散，又被人家骗去了包袱，一急一气，害了一场大病。近日好了，他听说巡按大人来此下马，正要寻找他义妹，一起去告状，不想在这大街之上碰上了宋士杰。义妹和包袱都有了下落，眼下第一件大事，就是为义妹伸冤了。

宋士杰说：“我这里状子已经写好，不告姚、田、杨，告的是田、顾、刘。”就叫杨春附耳过来，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，“娃娃，告倒了田、顾、刘，也就告倒了姚、田、杨，我的干女儿、你的干妹子才能得救，一桩人命案子才能翻得过来。”

这时候，远处传来鸣锣开道的声音，巡按大人从那边过来了。宋士杰拿出状子，杨春见了就说：“告状啊，我去！”拿过状子就走。状子上写的告状人，明明是宋士杰，怎能让杨春去呢？要知道，那时拦轿鸣冤告状，要先吃四十大板。宋士杰想：“我刚刚挨过四十大板，再也挨不起了。看杨春这娃娃年轻，长得结实，就把这四十大板照顾了他吧。”

宋士杰在街口等了好久，不见杨春回来，有些放心不下，心想：“这娃娃莫非挨了板子走不动了？”正念着，杨春兴冲冲地回来了。

“娃娃，你回来了，状子递上去了吗？”

“递上去了。”

“递上去了？”宋士杰朝他左看右看，叫他走过去，又走过来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娃娃，你没把状子递上去。”

杨春觉得奇怪：“状子明明递上去了，干爹怎么说没递上去呢？”

宋士杰说：“娃娃，对你实说了吧。拦轿鸣冤告状，先挨四十大板。我刚刚挨过道台大人四十大板，眼下的四十大板送与你，就算我干爹的见面礼。如今你两条腿好好的，可见状子没有递上去。”

杨春这才明白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幸亏今天只碰上一个干老子，若是碰上两个，我的两条腿不就打烂了。”原来他拦轿告状，巡按大人果然大喝一声：“扯下去打！”杨春哪里料到有这一着，急得叫起屈来：“我异乡人好命苦啊！”巡按大人看了他一眼，点头说：“念他是个异乡人，四十大板免了。”杨春递上状子，巡按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杨春如实说了。巡按说：“你叫杨春，状子上怎么写的宋士杰？”杨春倒也机灵，回说：“宋士杰是我干爹，他年纪大了，叫我代他告状。”巡按收下状子，命宋士杰三日之后听审。这巡按大人正是毛朋，告状的杨春和冤主杨素贞，

他早在柳树林里都见过面。这回来信阳，正要看看这桩案子是否已经了结。

宋士杰听杨春说了，连连夸奖他：“娃娃，你真会说话！你看这场官司是输，是赢？”

杨春说：“我看一定能赢。”“管他是输是赢。娃娃，跟干爹回家吃饭去，吃饱了，好打官司。”宋士杰领了在大街上认的这个干儿子回家去了。

三日之后，各处官员前来参见巡按大人，散去后，只田伦和顾读二人陪着说话。

毛朋说：“二位年兄久违了。为何不见刘年兄？”

田伦、顾读说：“适才已来参见，只因官卑职小，不敢陪坐。”

毛朋说：“年兄年弟，何论官职大小？小弟有事正要问他。来，请上蔡县刘大人。”

刘题进来坐定，毛朋就问：“刘年兄，请问上蔡县的民情如何？”

刘题赶忙站起来回答：“官清民安。”

“既是官清民安，为何有人越过你那县衙门，来信阳道台衙门告状？你可知道此案的情由？”

刘题目瞪口呆，半天才想起道台衙门曾派人来过，他连公文也没有看，原告是谁，被告是谁，他全不知道。毛朋倒已查得明白，这位刘年兄好酒贪杯，不理民词，就命他回衙听候处理。看来这正堂，刘题是当不成了。

毛朋对田顾二人说：“二位年兄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二位年兄台前请教。”

田顾二人说：“大人请讲，怎说‘请教’？”

毛朋说：“田年兄，小弟一路而来，查得有个官员密信求情，该当何罪？”

“这……”这不是问到田伦头上来了吗？田伦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论律当斩。”

“啊，论律当斩。领教了——顾年兄，小弟又访得有个官员贪赃徇私，将一桩人命案子审颠倒了。这又该当何罪？”

“这……”这又问到顾读头上来了。顾读如坐针毡，只得回答：“论律当斩。”

“领教了。呀，二位年兄，有人把你二人告下了——来，带宋士杰。”

顾读慌了，悄悄地离了座，走下堂来，正好遇见宋士杰进来，叫了一声：“宋士杰。”

宋士杰站住说：“哦，原来是顾大人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我说过嘛：见见何妨。”

“宋士杰，此番去见巡按大人，当讲的讲，不当讲的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你要小心了。”

“呵呵，顾大人，这里可不是你的衙门，你不要发威。见了巡按大人，当讲的讲，不当讲的，也要讲他几句。”

宋士杰走上公堂，叩了头。毛朋说，“宋士杰，你一张状子告了田、顾、刘三位大人。如今当着田、顾二位大人，将状子上的情由一一讲来。若有一字差错，定要你的老命。”

宋士杰从张三李四住店讲起，讲到听见“有钱的在天堂，没钱的入地狱”，因此起了疑心……

毛朋问：“起了疑心便怎样？为何不往下讲？”

“小民有剁手之罪。”宋士杰知道撬门窃取有罪。

田、顾二人忙说：“快剁了他双手。”

毛朋说：“且慢！免去此刑，往下讲。”

宋士杰讲怎样拨开房门，取出包袱，见里面是三百两银子，还有一封书信……

“见到书信又怎样？为何不往下讲？”

“小民有挖目之罪。”宋士杰知道偷看人家书信有罪。

田顾二人忙说：“快挖去他双目。”

毛朋说：“且慢。一概免去，往下讲。”

宋士杰这才往下讲：“小民拆开书信一看，原来是田大人与顾大人求情……”

田顾二人心想：“就算被他偷看了书信，这书信并未落在他手里；他拿不出证据，便是诬告。”于是喝道：“宋士杰，你这刁民！口说无凭，拿证据来。”

宋士杰心想：“你们二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”就一口气说下去：“小民见此事重大，一字套一字，一句套一句，将那书信腾写在衣襟上，”说到这里，脱下夹袍，翻开里子，说道：“大人请看！”

毛朋看了一遍，又复看一遍，吩咐将这件夹袍入库，命宋士杰在堂下侍候。

宋士杰退了下去，顾读跟在后面说：“宋士杰，你好厉害的衣襟！”

宋士杰回敬一句：“顾大人，你好厉害的板子。”

顾读瞪了他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哼，回得衙去，定要你老命。”

“哈哈，顾大人，你还回得去吗？”宋士杰管自下堂去了。

顾读被宋士杰这句话说得心都凉了，转身埋怨田伦说：“你不该与我那封书信。”

田伦也早吓得掉了魂：“你还来说我？你不该收我那三百两银子。”

毛朋把脸一沉，说：“二位年兄，可还记得双塔寺盟誓之事？小弟不才，受了河南巡按之职。查来查去，不想这‘赃官’二字，竟应在二位身上。可叹，可叹！”

田、顾二人一齐跪下哀求：“还望大人念同年之情……”

“嘿嘿，小弟念同年之情，将你们二人轻轻放过，将宋士杰重复判了，岂非也是个徇私枉法的赃官？小弟得罪了！升堂——”

听得一声“升堂”，一班门子、皂隶、刀斧手，整整齐齐在两边站了。好不威严！

毛朋在堂上坐定，喝一声：“ ，胆大田伦顾读，身为封疆大臣，竟然密信求情，贪赃枉法，放走杀人凶犯，残害善良百姓。知法犯法，罪上加罪！来，将二人看押，听候圣旨发落。”

两个人被押了下去，又押上来三个人来：姚廷椿、田氏、杨青。杨青丧尽天良，卖了胞妹，发往边关充军。姚田二人为霸家产，合谋毒死胞弟，理当问斩。毛朋发落完毕，吩咐监中取出杨素贞，当场开释，令其义兄杨春领去。然后传宋士杰上堂，问他：“大明律法：‘民不告官’。你如今一状告倒两员封疆大臣，一个百里县令，该当何罪？”

原来皇帝老子的天下，只有官管民，哪有民管官。如果没有“民不告官”这条法律，贪官污吏多如牛毛，各处的老百姓都来告官，岂非天下大乱？因而定下这条法律。宋士杰当过刑房书吏，怎么会不知道。他见义勇为，顾不

得这许多了。

毛朋说：“论律当斩。念你年迈，发往边关充军。来，带上刑具。”

怪事！杨青卖了杨素贞，发去充军；宋士杰救了杨素贞，也发去充军。

宋士杰下得堂来，杨春和杨素贞已等他多时，见他披枷带锁，迎上去叫一声“干爹”，一齐痛哭起来。

宋士杰见到杨素贞，又悲又喜。“儿啊，你的一桩冤案，今日总算明白了。”

杨素贞哭着说：“干爹，可是你老人家吃苦了。”

宋士杰指指他们二人，叹口气说：“你家住河南上蔡县，你家住南京水西门，老汉我和你们素不相识，说得上什么亲？我为什么挨四十大板，又为什么披枷带锁去充军？唉——我偌大年纪，去到边关，料难生还。只可怜你们干妈孤身一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泣不成声了。

杨春和杨素贞心都碎了。心想：这巡按大人虽好，也是不公平！他们朝堂上一望——呀，这巡按大人不就是柳树林里代他们写状的算命先生么？

宋士杰听他们如此说，心里一琢磨，转身回到公堂之上。“大人，小民告官，是为杨素贞打抱不平啊。”

毛朋说：“已从宽发落了。”

“大人，小民为她告状，披枷带锁，发去充军。那为她写状的呢……”

毛朋被宋士杰问得答不上话来，点点头说：“宋士杰啊，你好厉害！”当即吩咐与他开枷，免去充军之罪，然后走下座位，问他：“宋士杰，你可有后？”

“小民无儿无女。”

“好，好！杨春做你的儿子，杨素贞做你的女儿。”毛朋叫杨春和杨素贞过来，“快与你们的爹爹跪下。老爷我作主，将你三家合成一家。”

杨春和杨素贞一齐跪下，把“干爹”的“干”字省去，“爹爹”、“爹爹”，叫得宋士杰热泪滚滚而下。还不知道那万妈妈得知从今有此一儿一女，该怎样欢喜哩。

正是：萍水相逢原是客，几经忧患一家人。

曲原作的语言。《连升店》是京白，这好办。地方剧种在唱腔和表演上各具特色，这些在剧本上是看不见的，可以这样说，特色就表现于各地的方言。我还是照此办理，只是删改了少年读者难以理解的一些词语。

为少年儿童提供的读物，思想内容自然应当有所选择。而古代戏曲，即使基调是好的，也难免夹杂着一些粕糟，如《打桑园》后面一大段，写钟离春向齐王讨封，最后做了齐王的正宫娘娘，又如《送饭》后面一段，写小艾拜禁子为干爹，耍了个小聪明，向禁子要到一个钱。这些都有损于主人公的形象，而且使剧情离了题，我就斗胆把这些情节删去了。《一只鞋》是根据四川省戏曲研究所编的《四川地方戏曲选》（1960年7月版）改编的，戏是好戏，但须作较大加工。如毛大福上街卖扇坠的情节显得牵强，且与这一人物安于清贫的性格不相协调，我改为公差吃了限杖，路过毛家丢讨棒疮药而发现扇子，就顺理成章了。此外，我也偶有增添笔墨之处，这些或可供川剧团作参考。

鲁兵